

870

# 我弟伊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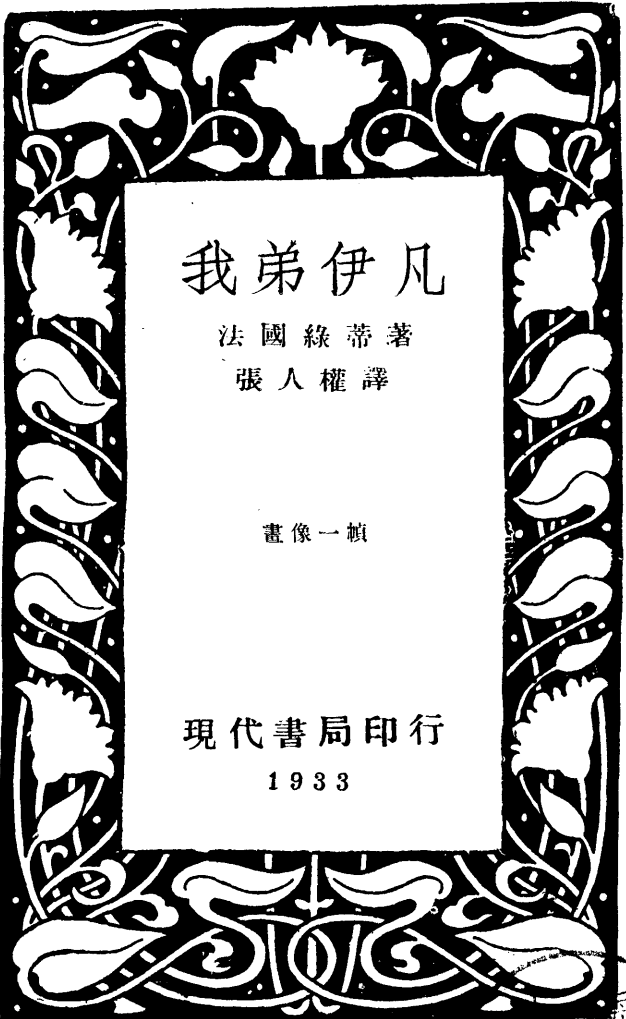
法國綠蒂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424B



我弟伊凡

法國綠蒂著

張人權譯

畫像一幀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1567598~~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綠蒂 畫像

## 獻亞爾封史都德

這一冊是我要盡我微忱獻給你的一篇小故事，請收納者個。

有人已經在說我的書裏常常帶有過甚的眩亂人心的愛情了。這一回可是祇有一點兒正正經經的愛情，而且祇在末末了帶到一點兒。

是你給我這個建議，叫我寫一個水兵的生活，並且要“把海上曠廓的單調意味放將進去”。

我在這本書裏所敘述的，對於海軍軍法牽連得雖力求輕微，但恐怕終究要爲我樹敵。可是你既歡喜海上一切的景物，甚至如風，霧巨浪，——甚至如混璞而勇敢的水兵，——你當然了解得這冊‘我弟依凡’。——那就是使我釋然。

比挨綠蒂

# 我弟伊凡

我弟依凡這冊“水兵雜記”，與所有旁的水兵們所有旁的雜記冊一個樣兒。

書面包的是一張黃色的羊皮紙；牠因為在各種船箱中旅行海面已久，所以已經絕無鮮色。

書面上有這麼幾個大字：

凱瑪丹克，二〇九一。朋。

凱瑪丹克，是他的姓氏；二〇九一，是他在海軍中的號碼；朋，是他籍貫朋埠（Paimpol）的前一字。

翻將開來，第一頁上先有履歷如下：

“凱瑪丹克（依凡瑪利），依凡瑪利及約翰娜唐復克之子。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聖保爾德隆（屬

非尼斯單府)，Saint Pol de Leon ( Finistere )。身裁，一公尺八公寸。髮椶色，眉椶色，眼椶色，鼻中材，下顎如常人，額如常人，面長圓。

“特點：胸左部刺有錨紋，右腕刺一鋤一魚。”

此類刺花，在十年之前，還時行于水手羣中。這些兒是在花神號 ( Flore ) 船上出于一個遊手好閒的朋友之手，如今在依凡看來，竟成了一種恨事，他毀身想磨滅去了這些兒者已不祇一次了。——想到他已被號記得牢牢實實，人家從這些藍色的小花紋上將無處無時不認得他，真使他絕對地熬受不了。

展過這一頁來，就看見一組印刷的雙摺頁，上面以一種簡潔明白的文筆細敘着種種水兵所應知的規則，並附有相當在犯規時所應受的懲罰條例，——輕如幾夜鐵索所抵的擾亂罪，重罪至懲以死刑。

不幸這老例文章，尋常的對於一般水兵，特別的對於我這可憐的依凡，從來也不足以引起應有的敬畏之心。

隨後展過來有幾頁是手書的，上面寫着船隻的名字，並附藍色的圖記，數碼與日期。風雅的長官，還在這一部份點綴着倩美的簽名。他就在這頁上記他所經的行役，並瑣瑣屑屑登着他賺來的薪給。

起初幾年，他每月所得，凡十五法郎，其中他留出



十法郎給他的母親；這幾年他就在作船上桅檣的這幾支搖幌的粗木柱上半裸地躺着過去，他心無罣礙，在海面動定無常的曠野上逡巡；幾年眩亂的時日中，他情竇初開，愛情漸在他混璞天真的心懷內成了形，——隨即演化成爲麤俗的醉態，成爲童稚純樸的夢幻：忽地在乘風所之的去處，忽地有女人投入他的懷抱；迨他以至大的自訟，心性可怖地覺醒轉來，就卽在這漂浮寺院的約束中重返入海洋上的僧侶生涯；這一本水兵雜記冊上累年積起來的這些數碼，名字與日期的背後，却隱藏有這種種的情景。這些萎黃的書葉間，有一大篇情節又離奇又沉痛的怪詩章整整地寫在那兒。

## 二

一八五一年八月二十八日。非尼斯單，聖保爾德隆地方却是一個晴明的夏日天氣。

在勃勒大尼（Bretagne）映着的淡薄的太陽，在微笑，在爲這新生的嬰兒申慶祝之意，這人後來是該當愛太陽愛勃勒大尼一至於此了。

依凡出世就是一個全身滾圓而作古銅色的胖孩兒樣子。在他誕生時到來的一班好婦人給他取個渾名叫‘善瑞爾陀’ Bugel-Du，在國語裏就是‘黑小团’的

意義。這種古銅的膚色，至少是由於家族中得來的，凱瑪丹克氏父子相傳，都是久操水手生涯，在海上薰風中歷練出來的人物。

聖保爾德隆的一個晴明的夏日天氣這句話，就是在說這個漫霧區域中所罕見的一回事：一種悽然的光亮，發散在萬物的上面；這中世紀的古城好像是在迷霧裏從他悶睡中蘇醒轉來，面目也爲之一新；蒼老的花崗石在陽光中薰灼；克雷士蓋鐘塔（Creizker）是勃勒大尼諸鐘塔中的雞羣之鶴，這時牠那些鋪着黃色茵類的細花紋，在蒼穹裏滿沐着光明。而這片野地的四圍，紅色的叢樹裏，金色的荆棘裏，處處都在發散一種野花的清香。

洗禮中，由一個少女做教娘，一個水兵做教爹；隨後是古爾文與齊爾大兩個小兄弟，他倆挽着依夫娜與瑪麗兩個小姊妹，手裏掘着花簇。

這一個行列既走進了德隆的主教寺，香夥已牽着鐘的索，預備應環境的要求開始打出這痛快的鐘聲來了。但是教士先生忽然蒞止，他帶個粗暴的口音向他說道：

——馬利班弗拉，看了上帝面上，你就安靜着吧！凱瑪丹克家這班人從來也不曾有過一點貢獻；他父親有了錢，就一古腦兒化到酒店裏去。你看，我們何必爲

這種人去打鐘！

從這上面就可知我這位依凡弟弟在這世上進教堂就如何的苦。

約翰娜唐復克正在她床上在憂心忡忡中諦聽，懷着鬼胎等待這些遲遲不發的振金之聲。她諦聽了良久，一點也聽他不到，她已瞭然於這番公然的侮辱，她哭了。

這行列侷促着回到家中，她的兩眼已滿色的眼淚。

這次窮辱，依凡終身放在心上；他對於在入世時所遭的苛待，對於他母親流的這些殘酷的眼淚，永遠不欲輕輕放過；他因此對於羅馬教會懷着一種遺忘不了的恨意，他那勃勒大尼人的胸懷已鄙棄了我們故鄉的寺院。

### 三

時在二十四年之後一個仲冬之夜，地在勃雷斯德。

細雨濛濛，冷澈骨髓，下個不止；牆壁淋漓，使高聳的瓦頂，高聳的石廈，更加陰晦起來；雨絲像故意的要向這班星期日的人衆身上洒，他們可依然拖泥帶水，在慘澹的灰色微輝中，在狹窄的街道上蠢動。

這班星期日的人衆堆裏，有酩酊歌叫的水手，有佩

劍叮噹，顛蹶而來的兵卒，有路過的居民，——其中有從大城市中來的，面目上困憊堪憐的工人；有毛織小圍巾，絨製尖頂帽的婦女，她們兩眼灼灼，兩頰緋紅，身上帶着酒氣走來；——有爛醉的老翁老婦，他們跌倒了又經人扶起，負着滿背的爛泥在向前走。

雨儘是下，下，濕透了一切所有勃勃大尼人的銀球禮帽，所有水手的壓耳軟兜，所有的遮陽帽與白兜頭，和所有的雨傘。

空氣竟然這等陰晦，這等幽沉，使人無從相像到什麼地方還有個太陽；人們已失却了這一種意境。人們只感覺到已在這一層層把你沉沒了的大片潮霧裏中了毒；看去這片潮霧永遠不像會再開朗，而其背後也不像會有一片青天。人家只是在水中呼吸。人家已辜負了‘時光’的苦心，不復知道這僅僅是雨中的陰晦，或者真正是這冬日的夜幕已經下罩。

水兵們顯出他們的本來面目，唱着他們的歌，帶着一種年青人歡樂中的奇聲怪調在這些街上走。他們藍色的水手服裝上裝着白亮的高領與兩邊分垂的絨球。他們在酒店裏這家出，那家進，來來去去，一路上推開旁人，還說些沒意義的話來逗他們笑。或者在所有售賣他們需用之物的店家的簷下，對着貨物陳列處站定了：看其中有中間印有名為‘勃勃大尼’，‘勝利’，或者‘蕩平’

的美麗船隻的手怕；有附有美麗的金色印書，供他們束軟兜帽的緞帶；有網絲十分緊密，可以收結了袋口安放瑣屑事物的線製小用具；有組麻絲而成，給守桅兵用來在頸項裏懸掛他們的大刀的漂亮繩子；有水兵組長用的銀質警笛，還有的是紅腰帶，小梳子與小鏡子。

時時還有大陣風起來，吹飛了軟帽，摧顛了路過的醉漢，那時雨下的更緊急，更宏大，好似冰雹般打下來。

水兵的人羣總是在衆多起來；但見他們成羣的阻住在‘暹羅街’的口頭；他們從花崗石的大起步走上了碼頭，走上了這矮矮的城，唱着歌向街上散將開來。

一班從海灣裏來的，被雨絲與海水打的比別的水兵更淋漓，更潮濕。他們揚帆的小艇，在寒冷的狂飈裏傾側着，在浮滿水沫的波濤中央顛躍，浩浩蕩蕩載他們上了碼頭。他們像被人澆了水的貓兒般振振身子，歡然爬上這些通達城市的起步。

風鑽入這些灰色的長街。入夜依然是個壞天氣。

這天早上，海灣裏從南美開來一艘船。船上四點鐘的時候，一個組長吹一聲長鳴的警笛，續作振顛聲，這在水兵用語中的意義是：“備起小艇來！”其時就聽得這船上發生一片歡欣的細語，水兵們因為天雨的緣故，正躲身在下層甲板的暗影裏。

有一時他們只怕的是風浪如貝過惡，便不能到達勃雷斯德，他們正憂沉沉在等待決定這問題的一聲警笛。經過三年的行役，這還是第一次足踏法蘭西的國土，心真是焦急呢。

當指定的諸人穿上棧黃帆布的小制服，全體登上小艇，在他們的坐櫓上排列得姿勢又準確又整齊的時候，這個組長再吹一聲警笛，說道：“准行的人會隊！”

海上的風浪在作鉅聲；海灣遠處都沉迷在雨絲與浪雪所混成的一片灰白色的霧裏。

准行的水兵奔跑着起來，出了艙棚，走來排隊伍；一喚到他們的號碼與名字，那種重見勃雷斯德的狂樂使他們容光煥發。他們已穿上他們漂亮的出客衣服；他們是在傾盆大雨之下結束了最後一點兒的修飾，這班兒那班兒都嬌模嬌樣在整整衣服。

一聲喚到：“二百十八號：凱瑪丹克！”就看見依凡顯露了出來，是一個二十四歲的大孩兒，神色莊嚴，條紋的緊身，藍色的大領，裝束得很整潔。

他軀體龐大，臉兒瘦又瘦得有古人風，兩臂多勁筋，脊項如勇士整個的人物足使人感到那種沉靜而輕傲的力。人面無色，在這一套萎黃的制服之下，既有一副阿拉伯人的容顏，我竟不知從那裏辨認出這不可定斷的勃勒大尼人氣息來。出言簡促，是非尼斯單爾的口

音；低低的聲氣，特有一種振顫的樣子，好似那種洪音的樂器，但人家並不怕他多作聲。

兩眼橙灰，位置稍緊促，在眉宇之下內陷很深，帶的有一種默察暗視的沉靜的表情；鼻很雅緻而合規矩；下脣稍突出，像在蔑視人。

面容無變化如石，難得有時候破例一笑；其時便全部易形，但見依凡是很年青的了。在曾經苦痛過來的人的一笑，含有一種童稚的溫新，足使生硬的面目陡生了光彩，有點兒像這些陽光偶然在勃勒大尼的懸崖上照過。

依凡一顯露出來，其餘在場的水兵大家都帶個善意的微笑和一種不可多得的敬意向他瞧着。

這天是他第一次帶那人家剛才給予他的組長銜兩道紅的勳章；在艦上，這樣的人便是一個工務組長；這些可憐見的絨袖章，在陸軍裏是最先入隊的很快就可以獲得，但在海軍裏，那就是表示累年的困苦生涯；表示青年人的生活與力氣，日日夜夜無時不耗費在那上面，——耗費在那天風四面八方搖撼得到的守桅兵的領域，桅檣，上面。

艦長走過來握依凡的手。從前他也做過困苦艱難的守桅兵，他深知這等人是要勇敢而強壯的人來做的。他說道：

——喂，凱瑪丹克，這些袖章要打濕了呵？

——是，艦長……依凡保持一副莊重又很幻茫的神色在低聲回答。

這艦長所說的意思並不在天的下雨；在這種情狀之下，打濕固然是不用說的；可是意不在此，在水兵間打濕了袖章的意義是以爲在佩帶的第一日就變了色，就算爲他們增榮。

依凡心事叢叢地就在這必要的儀式之前，因爲他剛才在我面前宣過重誓，說他從此要更加謹慎，而且要守此不渝。

並且這些在世上各國習以爲常的酒家中的情景，也經歷得差不多夠了。他的夜晚在一處一處的破屋裏走轉來，沉醉放蕩得無以復加，早上便經人從水溝中撈將起來，這類快事，平常已經厭倦了，真是好一個水兵。而且下一日又是很慘澹，誰都是一樣，依凡見到這點，他已不願復再。

這十二月天陰晦得很，竟會就是歸來的一天。他們雖曠達而年青，但是這天時已把回鄉的歡懷擲入一種悽慘的黑夜。依凡感觸着這種印象，使他也發生了悽戚的心顫；總之，一切都是在他的勃勃大尼，他已在空氣中覺到，而僅能在這片夢想的晦暗中認識出來。

小艇載了他們全體向陸地出發了。全船身傾側着



在西風之下行駛；船邊澎湃作聲，在波浪上顫躍，每顫躍一次，便有一大堆海水向他們身上潑來，好像由兩隻凶狠的手裏擲過來似的。

他們很快地在一種水雲中行駛，從中有大點的鹹水彈上他們的臉。他們在這大水下低着頭，彼此擠得緊緊的，酷似暴雨下的綿羊。

他們不復作一語，專心一志想着他們是在快樂的期待中。其中有些少年人一年以來還沒有足踏過陸地；他們腰包裏大家都嵌着金錢，而可怖的非非之想，又在他們血液中騰沸。

依凡也不能免俗，他也稍稍想到這些在勃雷斯德等待他們的婦人，而停一會兒就可以從她們中任意選擇。但是想也無益，他獨獨還是在愁。從來也沒有這許多念頭一齊在他這可憐的飄零者的腦海中擾亂過。

海上夜靜時，他常常也大有這類的憂鬱；但那時，回鄉的夢在金黃的色彩下蒞臨到他前面。今天却就是回鄉來，他的心反側從來沒有的這樣焦灼過。他雖是有了素養的，但這時竟與蠢漢小兒般，既感觸到了這類印象，便不能不連心性都混亂了。

他不怕水點淋溼了他的藍領，對着風轉過頭來，他是被一堆水兵圍擁着扶持住了，直直站着。

所有從兩絲織成的幕裏望出去模模糊糊圓轉來的勃

雷斯德海岸，都在勾起他那幾年思念着母親在這漫霧的大海港上過的學徒時代的回憶……這段過去的時間是艱苦的，他便又生平第一回在想到他來日之所至。

他的母親呵！……他實實足足可有兩年沒有給她寫信了。但凡是水兵，全都是一樣，可是他們很愛她們，很愛他們的母親！不見面了幾年，隨後有一天會喜出望外，忽然袖上佩了勳章，帶了許多汗血換來的金錢，出其不意地到來，頓使廢棄的家屋中引來了喜氣與和氣：這是習以爲常的事。

他們的船儘是在冷雨下行駛，在灰色的波濤上顫躍，風嘯與海水的巨聲，追蹤在背後。

依凡想到許多事情，他定着的目光，已不復在看什麼東西，而他母親的形像，頓然顯得無限溫柔；他覺得她近在咫尺，住在勃勒大尼鄉下一個小村子裏，正與他同罩在這冬日的陰晦之下；再隔兩三天，他就要懷着一片狂樂去把她驚住，與她親吻。

海水的顫簸，船的迅速，加着風，使他變幻着的思路連貫不來。如今他憂慮到又要在這樣陰晦的日子去重見故鄉。他在那邊是經歷慣了這種熱帶地的熱氣和那青色的澄空的；但在這裏呵：就好似有一條殞布在這世上罩下一個悽慘的夜來。

他已自己說過不再要喝酒了，這並非因爲是一件

最壞不過的事，而且勃勒大尼水兵的習慣就如此；但他既與我有約在先，而且二十四歲的年紀，已經是一個再次承受過許多樂事的大孩子了，他似乎也應該更要乖巧一點。

那時他想到別人在船上作的怪相，尤其以他的至交巴拉大為甚，昨天早上見他挺得筆直，開着正步回來。這奇想一作，就看見他頓然有一個孩兒相的笑容在他勇猛而莊嚴的臉上經過。

他們差不多已到了勃雷斯德的宮堡底下，一進大塊花崗岩的迴護之內，天氣立刻平靜了下來。小艇不再跳躍，只安安穩穩在雨絲下駛去；帆已收下，穿黃布衫的人便使用着他們的巨槳擊激而進。

展在他們面前這一帶深而黑的柵欄，就是軍港；上面排列着大砲和樣兒可怖的海軍用器。到處所看見的就只有高聳的一望不盡的花岡石建築，個個都是一個樣兒，都俯瞰着烏黑的水，高高下下一層層各有對稱的小門與小窗。更高處有勃雷斯德與勒古郎斯口上的房屋，顯出溼淋淋的屋頂，屋頂上在出着小小的白烟；牠們在叫又寒又溼的苦，而風又發着一片悲鬱的狂聲到處鑽進去。

夜已整個的罩下來，小小的煤氣燈光，漸漸在這些灰色物的堆集中鑽出亮黃色來。水兵們早已聽得從岸

上穿過無人的船塢傳過來的車輪聲與市聲，夾雜着醉漢的歌聲。

依凡在船上爲謹慎起見，已把他所有要給他母親的錢交托與他的朋友巴拉大，他袋裏只留着五十個法郎作爲晚上的用費。

#### 四

——苟梅那太太，我的男人也就是這個樣子，他醉了便儘是睡覺。

——你也稍稍來盡點人事嗎，該凡拉太太？

——我也來尋我的男人，他今天在‘加地那’上到來。

——喂，該同糾甫太太，我的那個從中國回來的時候，他就睡了兩天；該同糾甫太太，我也一樣，我也喝醉了。呵！我羞也羞死了！我的女兒也一樣，她還在起步上溜倒了！

所有這一番話，都出之婉轉幽揚的勃雷斯德口音，在被風吹轉的舊雨傘底下一班雨呢服，尖頂紗兜帽的婦人中交來往復，她們在花岡石的大起步口頭在那裏守候。

她們的丈夫有的就與依凡同船回來，她們在立等；

她們已帶一點兒酒意，守在那兒，眼睛裏有一半兒的放逸，一半兒的溫柔。

她們期待中這班老水手，從前或者也是在困苦中歷練出來的雄壯的守桅者；後來在勃雷斯德醉鄉中攪壞了，便娶了這一批傢伙，住下在城中污穢的低窪所在。

這批婦人背後另外還有幾個人羣，目光都注得定定的：有一班少婦是莊重自持，的確不愧為正正經經的水手妻子，她們既喜得與她們的夫婿或未婚夫團聚而來，正焦心望着碼頭上這發人深感的大洞口，她們的‘所思’就將從此中到來。有一班是從鄉村間來的老太太，她們穿上出客著的勃勒大尼漂亮服式，大兜帽，絲繡黑呢袍；可是雨水却在蹂躪這些一生難得兩次穿的衣裳；但想到回頭要在衆人面前擁抱一番的兒子，便又必須為他留個面子。

——瞧，‘瑪奇希恩’上的倒進港來了，該同糾甫太太！

——‘加地那’上的也在那裏來了！他們兩條船却是一前一後，瞧，苟梅那太太！

底下小艇在靠岸了，靠到一直裏邊，一直靠上黑層層的碼頭；看見有人在等的便首先上了岸。

為首的是這批‘太太’的夫婿，他們是老資格，上前

來了！木油薰風與酒水，已給他們磨礪成一副皺皮的猴子相……他們手挽手穿過勒古郎斯的一邊，向幾條石廈高聳的幽暗古巷中去了；回頭就走入一間潮溼的屋子；窮苦人家漏而且霉的氣息，撲鼻而來；傢具上面，灰塵堆裏堆着些貝殼，還東歪西倒雜亂無章地堆着酒瓶。隨後他們就靠外邊酒店裏買來的燒酒，得重來一個二十芳年，忘却了這次殘酷的分離。

接着別的人也上來了，便是未婚妻，已婚妻，老母親們期待中的少年人，隨後這一堆依凡在他接受勳章的吉日領導着的粗野大兒，都一雙一雙跨上石起步來了。

還有些在等候他們這一班人的，她們住在七聖街（Sept-Saint）上，這時早已走出門來在倚門守伺了。這些婦人頭髮梳作狗頭式，拂及眉睫，——酒傷的嗓子，行動兒怕人。

傍一會兒，他們的精力，他們積受着的情熱，——以及他們的金錢，全都是她們的了。水兵他們在回鄉的日子，給錢便手很鬆的，幸而逢着他們醉到差不多的時候，他們錢給的便愈是格外，她們隨後需索得也愈加厲害。……

他們茫然望着前面，好像一置身到陸上，便彷徨而迷惘了。

往何處去呢？從何處去開始尋他們的快樂呢？……  
這樣的風，這冬季的冷雨，加以這晌晚來的悽慘的夜，  
——在有家可歸的人看來，這一切在歸來時足以更加  
樂趣。至於他們呀，那只使他們感到有躲一躲身，晌一  
晌火的需要；但他們這班歸國來的可憐飄泊者，却是沒  
有住所的。

起初他們在徘徊；他們彼此臂挽着臂，說到什麼事  
都要笑，他們東歪西倒，——這步履像是一批函閉着將  
要釋放出來的牲畜。

他們隨即入‘上岸來’到克萊虛加岱克太太那兒去。

‘上岸來’(Ala descente des navires)是暹羅  
街上一個店家。

熱氣裏帶着酒的氣息。一個炭火生在一只筐子裏，  
依凡就對火坐下。兩三年來，他還是第一次坐着椅子。  
——還生的有火！——在一筐熾炭前面烘衣服，這種真  
正難得的福氣，他應如何去消受！——在船上是從來不  
曾有過的！——就使在好納角(Horn)和冰島(Is-  
lande)的大冷天，就使在北極上永恆的襲人的潮溼中，  
也從來沒有晌過一晌火，烘過一烘衣。無日無夜不在透  
溼中，不在勉力掙扎，只在等待太陽出來。

這位克萊虛加岱克太太，的確是一位水兵們的慈  
母；這在所有認識她的類能道之。而且她于他們讌飲小

吃上，價格計算的總是最公道不過的。

并且她于他們全都能認得。她龐大而通紅的腦袋裏一經有了酒意，她就把她從他們彼此間說話中所聽來的，試將他們的名字複述了出來；她于他們在勃勒大尼船上做船夫時見過了他們，便記憶得很牢；——並且她自信還記得起他們在‘無屈’船上做學徒的童子時代。但他們已從這個時代一變而成爲長大漂亮的少年人了！——這等的變遷，在她的確必須要用些眼力來認出他們來了……

酒店裏間，灶上在煮菜，發出來的一種湯氣味還算得可聞。

街上有一片大擾攘聲傳來。一羣水兵在直着嗓子，咬着字眼，帶個快心的調門唱着這種寺院裏的句子走將來：Kyrie Christe, Dominum Nostrum<sup>is</sup>；Kyrie eleison……

他們碰翻了凳子闖將進來，同時一陣大西風，使燈火的燄頭也眠倒了。

Kyrie Christe, Dominum Nostrum……這類歌曲不用說是什麼城市的郊外傳來的，勃勒大尼人可不喜歡他。只是這字句與音調不相類得太奇突，却使他們發笑。

這一夥必然是從‘高魯’號上上岸來的，這一班和那



一班彼此都相認識；他們曾同在‘無屈’號上做過學徒。其中有一個走過來和依凡接吻：這人是叫凱善爾，是他在‘無屈’船上時的床位相鄰。他亦然，也變成長大而壯健了，他在做海軍司令的衝兵，因為人還乖巧，他臂上好久就掛上紅勳章了。

這店家裏很氣悶，他們又在大聲喧嚷着。克萊虛加倍克太太給他們的飲饌執行第一道的職務，端了熱氣騰騰的暖酒出來，——那些腦袋也漸漸地在轉將過來了。

這一夜勃萊斯德自有一番喧擾；巡夜的却大費了周折。

在七聖街上和聖依凡街上，直到天明還聽得歌唱與叫嘯的聲音；好像從前放逐蠻子，成羣的從古代的高魯（Gaule）境內逃出來時的光景；其中有些歡樂的狀況，使人回想到初民的粗暴相。

水兵們唱着。那些注目在他們的金錢上面的婦人呢，于這如火如荼的歸帆到時，形容散亂，頭髮蓬鬆，——也在這些高亢的嗓音裏來滲雜些她們尖銳的嗓音。

最後從海上來的，可從他們更黧黑的面目上與他們更懶怠的步履上看出來；隨後他們隨身帶了熱帶上的土產蹣跚而來；有的帶着養在籠中的毛羽盡溼的鸚

鵝，有的帶着猴子經過。

這班水兵，他們用一種簡單的音調，聲嘶力竭地唱些令人肉麻的歌，——有的是南國的調子，有的是水鄉的歌詞，——最多的是淒涼的勃勒大尼道情，這類道情好似古賽爾德（Celts）時代遺留下來的皮牛笛（Biniou）古調。

老實的人，正經的人，都在斷斷續續唱着聖歌；他們菌集在鄉村裏，口頭反復地說些長篇的對於本鄉的感慨話，他們雖在沉醉中，但仍不失其青年響亮的清音。另有一批與小孩子般在咬着舌頭講話，還在互相親吻；他們不留神自己的力氣，有時打破了門，有時帶壞了路人。

夜漸深了；只有些藏垢納污之所，門還開得直直的；街道上雨儘是向這片狂樂洋溢上落下來……

## 五

……下一天早上六點鐘時份。在城牆的俯瞰之下一條模糊的荒徑邊上，——一條小溪中，有個類似人形的黑塊。——仍舊是暗晦，仍舊是冷雨濃溼；而且儘是這寒風的聲響，——正如水手間說的，風已咆哮着‘守’過這一夜。

這地方是在勃勒斯德橋下去一點城牆根頭；在這個地方，一班醉得半死，無家可歸的水手，慣常宕到，他們要回到船上去，已經神志昏迷，便即倒在路上。

空中已半亮；有點兒像黯淡的，月白的顏色，是一片寒日在山峯上昇起來了。水淋上這倒地的人形的東西，靠着側邊傾盆似的流入一個陰溝洞裏去。

天色漸漸兒有一點明朗；一種亮光其勢在沿着這些石砌的高牆照下來。——水溝裏那烏黑的東西確實是一個龐大的人體，却是一個水兵，他交叉着雙臂躺在那兒。

第一個路人在堅硬的石路上發出木鞋的足音來，步履似乎在踏蹉。隨後又走過一個，隨後又走過好幾個。他們都取同一個方向延着那直達軍港的柵欄的低徑上走。

這繼續不絕的木鞋聲，立刻成爲很刺耳的；這種困人的，不斷的聲音，像一片魘夢中的音樂般打破這寂境。

成千成百的木鞋，一大早從四方八面到來，延着這條低徑拽拽經過；這一種不雅觀的早出的人羣，是返向船塢的工人，他們在上一日唱得這時還全身在搖幌，還步履不穩，目光呆滯。

還有些打溼了的蒼老而醜陋的婦人，東一轉，西一

轉，像在尋覓什麼人；她們在那些戴着大勃勒大尼式帽的男人的鼻下望他們，——是在那裏守伺着看看他們是不是她們的丈夫或兒子已出了酒店上工去。

躺在溝裏的漢子也經過她們的察看；有兩三個還俯下身去將他的容貌認過仔細。她們見他的面目還年青，但是很羸瘦；嘴唇在蠕動，牙關咬緊着，像是已經凍僵了。不是的，她們不認識他。而且這一個並不是工人；他裝的是水兵藍色的大領子。

可是有一個她有個兒子也做水手的，他仁心發動，想把他從水裏扶出來。但是他太重了。她重復釋了手，說道：

——多大的死屍！

這個身體已經過整夜的雨打了，他却就是依凡。

停一回兒，白日已完全升起，有他的同事路過認得是他，才帶了他回去。

他還滿身浸透了溪水，人家就放他在被海霧沾潮了的大艇艙底裏睡下；他們立刻就扯上帆起程了。

風浪很惡；他們逆風行了許久，他們駕駛這船兒很感困難。

## 六

……直到晌晚，依凡才慢慢地醒過來；他醒過來起初是感覺到痛楚，這痛楚一處一處感覺到來，好像經過一次死去似的。他覺得冷，冷直冷澈了骨髓。

他躺在一個堅硬的臥處上已經有這許多時，尤其是擱的已麻木而傷損：那時他想自己勉強使個勁兒要回去。但是他的左足陡的使他一陣子非常難過，原來被一樣牢實的東西絆着，對此他明知是動彈不來的。——呵！對了，他明白了這種感覺，他現在才知道：是鐵索呵！……

他早就深知在整宵歡樂後的下一天這逃不過的日子：是要整整幾日套上一個鐵環鎖住在練上的！而他所在的地方，也無勞他睜開眼來就能猜想得到；這又暗，又潮，一股悶氣，一點兒從上面一個洞裏漏下來的薄光，好似衣櫥般的狹窄暗角：天然是在‘瑪奇希恩’船上的艙底了！

他只是將這快樂日子的下一天與他另外經過的幾回混雜了攪不清楚，——好像較遠的是在美洲或在中國的海港裏……可是爲的打了貝諾才爾（Buenos-Ayres）的巡士？還是爲的羅惹利烏（Rosario）這次流血的擾亂才置他于此？再不是還是爲的在香港與俄國水兵鬧的事嗎？……近乎在幾萬里間的地方，他不復能了了自己究竟在那一個國境。

所有的海風海浪，足使瑪希奇恩船走遍世界各國；曾在外邊使牠振撼，搖滾，衝碰，但是未曾使這間艙底裏所有的物件，使攔板上所有的繩團，零亂至此，——也沒有遷動過掛在他背後這件巨眼野人臉的泗水衣；沒有變換這脫鼠屎，霉濕與油漆的氣味。

他總是覺得冷，冷得好像有一種澈骨的痛楚；那時他才感到衣服已經濕透，而他的身體又何嘗不然！這片幽暗的天色，這片風，與昨宵這整番的雨，模糊的在他回憶中想起來……他原來不是在熱帶那邊的碧綠的鄉原！……不是的；他如今記起了：此間是法蘭西，在勃勒大尼，此刻是懷想久矣的歸來的期間。

但是他怎麼了，才回國就要套上了鐵索？他探索着，但是想他不出。隨後他忽然記上心來，才恍如一夢：原來當他經人扛上船來的時候，他已有點兒蘇醒，他還說他自己好好的會獨個人上來；不幸他恰巧看見前面有個他素所懷恨的老長官。他立刻出口毒罵；以後就昏亂了，隨即人事不省，他就在這時候無知無覺又無力地倒下了。

但是現在呢……人家准他回不魯海士爾村（Plouherzel）去的給假，可不給他了！……三年來困苦中所期所望的一切事情，如今盡歸烏有！他想到他的母親，心頭便感到一大打擊；他的眼睛望着內心，在心事

擾擾中定得很奇突的瞪着，驚怪地睜着他希望這或竟僅是一場惡夢，還試將他擦損的一足在鐵環裏搖動起來。

這時一聲洪亮而深長的笑，像一發銃聲般在這暗牢裏響起來：却是有個穿一身黠胸條紋衫的人兒站在依凡面前，在注視他；他一笑之下，他那可稱賞的腦袋往後仰了上去，又把他嬌態的皓齒露了出來。

——現在你醒了？這人以他尖銳的嗓音顫聲問起他。

依凡認得是他的朋友那砲手約翰巴拉大，便向他抬起眼來，問他到底怎麼一回事。

巴拉大以嘉司貢人的諷刺式說道：

——斗！怎麼回事！他下來了三次，還帶了醫生到這裏來瞧你；你太剛愎，你嚇了他們。我是在這裏看守，要去向他報告你動不動。

這又幹麼呢？我又不需要他再來，也不需甚麼人來。——不要去，巴拉大，你聽我吧，我不准你去！

……如此說話過後，他還是倒臥着，長是在熬受這刑罰。而他每次難得踏上陸地，結局總是這麼回事，而他也無可奈何！人家和他講，這種習慣是可怖的，是要坑死人的，而每回帶住了他，人家便也自失了；確實是

如此。他發狂的自恨起來，便拆得自己勁筋的臂膀格格地響；他咬緊牙關，抬起了半身，但聞得牙齒的擦磨聲；隨即又倒了下去，腦袋擱在硬木板上。呵！他那可憐的母親，她近在咫尺，三年來他只想去看她，但現在看她不成了！……他回到法國來，竟就是這麼着！……多麼的苦悶又多麼的愴痛！

——你至少得換換衣服才行，巴拉大說。像你這樣透濕下去，那不衛生的；你會成病。

——這時隨他去好了，巴拉大！……在現在，請任憑着我吧。

他語氣很決絕，目光黯晦而不懷好意；在巴拉大是知道他的，他明曉歸根還得任憑着他去。

依凡回過頭去，起初臉兒藏在伸起着的兩臂間；隨後怕巴拉大要當他在哭泣，他便傲然翻過身來，望着向前面看。他的眼睛在困倦中定着有一副野蠻相；他的嘴唇比平常突的更出，表示向自己挑戰的惡意。他腦海中在打算些壞計劃；從前在受罰時，黯慘時轉過的念頭，現在又在轉回來。

是的，他要像他哥哥古爾文般，像他的兄弟們般走出去；這次是很堅決，很確定了。像他在海洋洲砲艦上和普拉塔（Plata）城市中的娛樂地方遇到的海盜的生活，這種無拘無束地闖在海上的生活，已引得他嚮往很



久了：須知這是由他的血統而來，由他的家門而來的。

亡命漂洋到外國去經商或大漁捕，常是水兵們在反抗時所醉心夢想到的，而尤其是一班好水兵。

對於亡命之徒，亞美利加有的是好日子！但他是做不到的，他自己也熟思過；因為他對於艱苦，對於厄運，太顯得馴良了；至于窮困呢，到了那邊至少可以擺脫淨盡！

唉，他的母親！……如其他逃了出去，他便在夜間到不魯海士爾去親吻她了。總像從前他哥哥古爾文的樣子；他記得有一次夜裏看見他躲躲藏藏回來；他臨行的日子就關緊大門住在家裏。他們那可憐的母親真的大哭一場。但他去幹麼呢？那誰知道！……而這位哥哥古爾文，他的神氣又多麼堅定而高傲！

除想到他母親之外，依凡這時還湧起了未消的餘恨。他想到他已押在砲艦上在軍紀的鞭笞之下服務的那幾年生活；他自問究竟為誰辛苦，所為何來。他滿腔是澀苦的失意，報復的心思，求自由的瘋狂……又因為叫他負五年公役的主使在我，于是他也恨着我，而縛連在所有他痛嫉的諸人中間。

巴拉大離他去了，寒宵也已來到。艙地板上已不見有灰淡的日光漏下來；只有一片濕霧從那裏掉下來，冷冰冰的。

一個胖漢來把籠子裏的燈點上了火，艙底下所有的物件都模糊地照亮了。依凡聽得他頭頂上起了晌晚打雜務的聲音，所有的吊床都在懸掛起來，隨後值班的人發出第一聲的呼嘯，報夜間的十二點半。

外間天儘是在刮風；迨人聲漸漸沉靜，而萬物所作的捉摸不定的巨聲也更加聽得清楚。高頭的桅檣間不斷的有一片咆哮聲音；他們所處的海中，濤聲也在入耳，而時時像不耐性似的在搖撼着萬物。每經一次搖撼，便使依凡的腦袋在潮濕的木板上滾動一下，他已把兩手墊在底下使得少受一點痛苦。

海在這一夜也陰鬱而惡毒；沿着整條的船舷，但聽得牠在跳動，在作聲。

這時候不用說已不會有人走到艙底下來了。依凡就獨個人躺在地上，一足套進鐵圈鎖在環上；現在他的牙齒又在震響了。

## 七

可是一點鐘之後，約翰巴拉大又走進來，神氣像是來整理那用在砲上的一副轉軸。

這一次，依凡却在低聲喚他：

——巴拉大，你得給我一點兒淡水喝喝。

巴拉大急急忙忙去把他日間掛在膠帶上，夜間繫在一尊砲上的白鉛水杯找了來；放進些從不拉搭帶來儲在一個鐵櫃裏的鐵銹色的水，加一點從船倉裏偷來的酒和一點從司令辦公室裏偷來的糖。隨即他好意的輕輕地抬起依凡的頭來，喂他喝下去。

——到現在你還要不要換衣服？

——好罷，依凡這一聲回答的差不多銳小得像小孩子的嗓音，而且與他剛才的態度大不相同，那就奇怪。

來了兩個，給他解衣服，他呢，像個小孩子樣子讓他們摩弄。他們仔細擦乾了他的胸部，肩膀與兩臂，給他套上一身乾燥的衣服，又在他頭底下放一個袋子，使他得好睡一點，然後放他躺下。

當他向他們道謝的時候，一個微笑，還是第一個微笑，使他整個臉容都變了樣。這已到了末了；他的心已軟下來，而回復了他的故我。今天那麼回事，也不算怎麼長久。

他想到他的母親，便感覺着一縷不盡的柔情，和一種想流淚的心思；有點兒像淚水的東西已來到他的眼內，他的兩眼爲了這一種弱點，可不容易應付……人家或者因爲他在船上的品行好，他勇于吃苦，他當得起風浪惡劣時候的艱難工作之故，待他還有一點仁心罷。——假如這是有的事，——假如人家果然不給他過重

的刑罰，他當然就不會再犯，而一切也都可放開手了。

這一次得到一個大結論。他在海上把酒戒絕長久之後，僅僅只要喝了一杯酒，頭腦立刻又沒有了，於是再來一次，還要再來幾次。但他要是絕不開端，永遠不喝一滴，他還是很有把握長是乖巧的。

他的悔過，與小孩子的悔過一樣的率真。他深信即使這次他能夠應了這引導水兵去坐牢的可怕念頭脫逃出去，這也是他最後犯的一次大過了。

他也在期望到我身上，而尤其想見見我面。他就懇求巴拉大走上來找我。

## 八

依凡在他這次歸來鬧事的時候，已與我做了七年的朋友。

我們入海軍是不同時的：他在年紀上雖比我小幾個月，但他却早我兩年進去。

一八六七年到勃勒斯德來第一次穿這件我還記得的硬布的海軍制服那日子，碰巧在依凡一個保護人家裏與他遇見，他這保護人是與他父親很熟識的老年隊長。那時依凡才是一個十六歲的童子。據說他已做了兩年學徒，現在要去練習。此刻他回在家鄉，人家准他的

八天給假正已期滿；因為他剛才與他母親作長時的話別，看他心裏正非常沉悶。那麼回事，在我們這種年紀，差不多是一個樣兒，這是我們兩人間兩個相同之點。

隔不多時，我做了伍長，在我第一艘艦上又遇見這個凱瑪丹克，他已成人，是在當勤務。

那時我就檢定他做我的‘吊床勤務’。

在一個伍長眼中，所謂吊床勤務者，就是担任每晚給他懸掛他的小宕床，每早又給他卸下來那事務的水兵。

在未收起吊床之前，當然先要喚醒了床上的睡漢，請他下來；那麼回事普通是向他說：

——打雜務了，長官。

這句話連說了幾遍，要說到見了效果。以後就把這張小床仔細捲好了，帶了去。

依凡很能盡這種職責。俟後，我們在高頭桅樓裏操作，每天都碰見。

那時份伍長與勤務間存有一種互助心；尤其是像我們所經的在遠方的行役，那時我們之間是很有連絡的。上了陸，置身在千奇百怪中間，有時正當夜間我們遇見了我們的勤務，一有遇險或遭禍的呼救聲傳來，那時就這麼集合起來，就可以橫霸去了。

在這一類情形之下，依凡是我們聯絡中所最少不

來的一人。

至于在服務雜錄上，講到他的部份可不怎麼高明：“人極能幹，極服于海；可為船上表率，但他在陸上的行徑，則不盡然。”或者說：“有一種敢為與非常有志的態度，”而隨即又說：“不守紀律，不服駕馭。”下去又道：“熱心，誠實而忠懇，”却加一句：“不可藥救，”等類的話。他被繫的夜份，被囚的日子，不必數計了。

德性上恰如其軀體上，他于偉悍，壯健，美觀之中，也帶有幾點細微的不端正處。

他在船上是一個不會疲倦的勤務，他常時在操作，常時是很仔細，常時是很敏捷，常時是很整潔。

到了陸上，亂混，胡鬧，沉醉的水手，常是他；有時經黑皮人，或印度人，或中國人，早上從溪澗裏檢起來的衣服脫得半裸像個死尸一般的水兵，也常是他。也是那個水兵溜出去打巡警或去對巡官以尖刀相見……所有各種的愚蠢事情，他都是熟手的。

起初，我把這個凱瑪丹克所作所為的事情看了覺得有趣。當他與他的一夥兒上陸去的時候，人家在伍長室裏互相問道：“明天早上又有什麼新故事聽了？他們回來將有個什麼景況？”我呢，却在心裏想：“我的吊床至少又有兩天不理了。”

我的吊床倒還不在意；只是這個凱瑪丹克這般忠

實，看他的心腸又像這般良善，以他這種長醉的海盜的樣兒，我才合不來了。我不再笑他這許多危險的禍事，我覺得還是去勸止他的好。

這第一次的行役終了，我們也就分開手，但偶巧在另外一艘船上我們又聚會到了。呵！那時幾乎是一見動情了。

而且在這第二次行程中，有兩種情況使我們接近不少。

第一次是在蒙德維鐸 (Montevideo)，一天早上，天還沒有大亮。依凡早一天就已上岸，我坐一條守着十六個人的大船到碼頭上去幹那帶取淡水的公事。

我還記得這清鮮的熹微晨光，這已經明朗而還有星點的天宇，我們延着緩緩划過去尋找蓄水場的無人的碼頭；有一副造作的歐洲氣象，而總還帶着點不知什麼野蠻的這個大城市。

走了過去，我們看見這些直長而曠廓的馬路，一條一條在漸漸打白的天色下開朗出來。在這夜已闌珊的難以名狀的時間，多一點光亮，便多一響聲音；有個無家的流氓，步履踏蹉着遠遠而來；沿海有些板築大屋是危險的酒舖，酒水與香料的氣息撲鼻，但悶閉黑暗如墳墓。

我們在一家的門前站住，那酒店牌號是叫 la In-

dependancia (獨立)

一片西班牙歌聲從內中傳出來，像是氣梗了似的；一扇門向街路上半開着；門外有兩個人在以尖刀相見；一個醉婦，但聽得她在沿牆嘔吐。在碼頭上，那大草場上幾張新剝的牛皮，在清鮮的空氣裏染進一股腥臭氣味。……

一隊奇怪的扛夫，從這家酒店裏出來：四人擡着一人，這人大概是已經很醉，已經人事不省了。他們急急向船邊走去，像見我們便害怕似的。

我們知道這把戲是這一帶的穢惡所在的風俗：灌醉了水手，叫他們簽定一張沒理性的契據，後來等到他們已醉得站不住足，就強迫他們上船去。隨即飛快的離了岸，迨這人回醒轉來，船已開得很遠了；那時他已在鐵索下繫住，被人像奴隸一般帶着，遠離了人居的陸地，叫他捉鯨魚去。一到那裏，便不怕他逃走，因為他對于故國，已算是一個逃兵，完了……

所以這班扛擡夫走過，我們看去就覺得可疑。他們忙亂的像是些竊賊，我就對水兵們說道：“追上他們去！”

那時，他們丟掉了扛擡的東西就飛脚逃了，丟下來的東西重重地落在地上。

扛抬的東西却就是凱瑪丹克。我們正忙着攙扶他，



辨認他的時候，却放走了那一班人，他們已關緊門躲進酒家去。水兵們要闖進門去，突然搗破牠，但那又要引起與烏羅圭（Uruguay）的國際交涉。

併且依凡既得脫身，主要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我把他帶到船上，放他在儲藏淡水飲料的皮袋上面裹在一件外套裏睡下。

第二次是在斑囊菩果（Pernambuco）。我在一家賭場裏與一班葡萄牙人賭輸了錢。這筆款子必須在下一天付給，但我自己是沒有，同事的朋友也沒有，事情便非常困難。

依凡看這種地位很悲慘，他就很快的把他的錢來獻給我，拿來當我面放在我一只文具抽斗裏。

——長官，如其你肯收納，那是使我多麼的快樂！我呢，上陸去首先就不需用，並且反要幫我忙叫我回不轉來，你是很知道的。

——對呵，我的好依凡，你既然肯把你的錢借給我，我就收用幾天；但是，你要知道，照數我還短少一百法郎哩。那你也明白，總也不難辦到了。

——還要一百法郎？我想底下我的袋子裏有着。

他就去了，却使我很吃驚。他的袋子裏還有一百法郎，那是令人想像不到的事。

他隔了好久還不回來。我已預料他找不到。

終於他回來了。他滿面喜色，把他那窮相的水兵錢袋交給我，說道：

在這裏了。

那時才使我大吃一驚，我又試試他對他說道：

——依凡，請把你的錶兒也借給我罷；我的那只已放在當典裏了。

他非常慚愧，他講那錶兒已經摔破了。我猜想其實他要湊起這一百法郎，纔始連那錶鍊把牠半價賣給船上一個組長了。

依凡也知道他無論如何總能叫得我，迨巴拉大替他來找我，我走下去就看見他帶着鉄索住在船底艙裏。

但是這回他搗倒了這個老隊長，所犯的案情是很嚴重的；我爲他去說情也無效，刑罰是不輕的。四個月之後，他未見母親面就得重行離國。

當我要與他上船在‘西比葉’號上作三百日環行地球一周的時候，我在一天禮拜日帶他到聖保爾德隆去，好安慰安慰他。

這回是我爲他竭盡全力了，因爲他那不魯海士爾村一直在北海濱偏僻的內地，離勃雷斯德很遠，而且那裏還沒有敷設鐵道，便使我們不能在一天內趕得到。

## 九

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

依凡已夢想了幾年要重觀這生身的故鄉聖保爾德隆。

我們在‘霧海’上同渡過洋面，被灰色的海浪顛簸着的時候，我們常常看見這神話中的克雷士蓋（Creizker）鐘塔突立在遠處的黑影裏，在這顯出勃勒大尼那德隆之鄉的陸地來的愁慘而單調的海岸之上。

在值差的夜裏，我們唱着勃勒大尼歌：

我生身在非尼斯卑，  
我在聖保爾接受此生。  
我的鐘塔在世上最燦爛，  
我的故鄉美屬無比倫。

把我的叢樹豎我來，  
還我的鐘塔上光明。

我們從前好像有一種天意，好像有一種命運兜在我們身上：總是不能如願走到這聖保爾。最近一時我們已到了路上，但是總有新的阻礙發生；我們的船突然奉到命令說要開了。我們對於這僅能瞥見而長是這麼遠

如幽暗的天邊頭一個影子的克雷士蓋鐘塔，總不無一種迷信的心思。

這一次可像是穩當的了，我們一路都很順意。我們倆在鄉下一輛老驛車的車廂裏坐在一個勃勒大尼牧師身旁。馬兒步履還平穩，拖着我們向聖保爾而去，而所有這些兒的神氣，都很切切實實的。

這時正是五月初頭上一個好早晨；但是細雨濛濛，好似一片冬天下的雨。我們打從一條曲折的路徑，砰砰上了高下的山坡，下到潮濕的窪地，在樹林裏面，岩石中間輾過去。低下的地方，都是些大橡樹與梧桐樹，嶄新透濕的樹葉，顏色是淺綠的。一路上有成片平鋪的野菊與勃勒大尼的雜花：如原始的紅雪蘭與原始的覆鐘花之類。

轉過一塊山岩，雨和風俱止，而同時景色也一變。

我們一望中但見一片大平原，一片不毛之壤，光濯如沙漠：這就是德隆的古邦，其中一直過去，克雷士蓋塔就突立着牠那石的頂尖。

這悽愁之鄉可也自有其風趣；依凡在望着這漸在近來的鐘塔微笑。野薔薇已經開了花，田野裏就全片是黃金顏色。有地方開着紅花球的便是些野樹叢。一片珠

灰色的水氣，溫和的色彩，北方的色彩，整整一片籠罩着天宇；從這紅黃兩色的鄉間直至深遠的天邊，在這平淡的情調中，僅有這幾點是奇突的：就是聖保爾寺的側影與三塊烏黑的崖石。

勃勒大尼的小女孩，在叢書間趕羊羣；少年的車守在光赤的馬身上鞭笞着恫嚇她們；小馬車載着到市上去聽‘彌撒’的白兜頭婦人經過。鐘聲響了，路上也欣然生動，我們到了。

## 十

我們倆在一家像樣一點的飯店裏用過餐，看寒冬的早晨已讓位給一個美麗的五月天了。幽寂的小徑裏，那些連翹花的梗，紫藤花的穗，那些未經何人播種的紅色覆鐘花，使灰沉沉的牆壁也動了容；已出了大太陽，已滿目是春天的氣象。

依凡到處注目，他兒時的往事，一件也回想不起，便覺得奇怪，他老遠地向回憶中探索，探索，還是一點也認識不出來；于是他覺得意興漸漸枯索了。

星期日的遊人，羣集在聖保爾的廣場，宛然如一幅中世紀的圖畫。德隆老主教的教堂，君臨着這個場所，壓下牠那黑花邊的一大堆，在那裏照下一個龐大的古

影子。四周是尖頂樓，半圓廊的古屋；所有禮拜日的酒徒，都歪戴了大氈笠，在門前坐席。這羣禮拜日的遊人，穿着勃勃大尼裝，在那裏又活潑又生動，還與往日一般無二；耳邊聽到的就只有硬腔的音節與北方賽爾德話裏的‘約’Ya字。

依凡在教堂裏，在葬穴的石板上，在長眠的老主教頂上走過去；可算還散心。

但是他走到門口洗禮盤前，却出神似的站住了。他說：

——瞧！人家會放過我在這裏。我們住的大概靠這裏很近罷；我母親常講起：我行洗禮的那天，人家既不肯爲我打鐘，給她這麼一番惡毒的羞辱之後，你須知道，她從她的床上還聽得見教士們唱經。

不幸依凡在不魯海士爾母親身邊時，輕忽了沒有記得使我們憑藉了能找到他們這所住屋的那種標記。

他又算計到他那名叫伊芙娜凱高克的教母，她大概正住在這片教寺場上。所以我們走出來就問起這個伊芙娜凱陶克：凱陶克呵……人家還極記得

——但是你們到底從那裏來的呢，我的好先生？……她故世已有十二年了。

至于凱瑪丹克氏中人，可不然了，這一家人可誰都記不得了。那也沒什麼可驚異的：他們離鄉已二十年

了。

我們登上克雷士蓋鐘塔去；這伸在天空的頂尖，當然是高至走不盡他的。我們非常攪擾了這些巢居在石墟裏的老八哥鳥。

一條神奇的灰石花垂緣，長長的延上去，延上去，微薄的使人着慌。我們從一條又狹又陡的螺旋梯上升到塔裏。這石梯通及這逝向無窮的光明塔上所有一切的洞口。

登到高頭，我們是孤立在鮮氣與青天裏了，我們鳥瞰似的望着景物。在我們足底下的最先一羣八哥鳥像一片烏雲般在飛旋，慘叫着作個合奏給我們聽；再一直底下，便是扁平一片的聖保爾古城，一羣侏儒在那些灰色的細經裏移動，宛如一堆黑蟻；縱目南望，勃勒大尼的疆土一直延綿到黑山 Montagnes Noires 頭；北望羅斯可夫海港 Port de Roscoff，成了奇形怪狀的小崖嶼，將牠們尖的頭頂透穿了那海的鏡面，——那青灰色大海的鏡，一直遠去，漸融和在天色樣的蒼白色中。

我們終竟達到登上這塔去，這一番允使我們娛悅，而克雷士蓋塔却在我們經過這無邊的水面時，已望見我們多少回了。當我們這班可憐的弄潮兒被海上所有的惡風浪竄住的時候，牠長是在那裏安靜地直豎着，遠

不可攀，兀然不移。

這條在空中護持我們的石琢花垂緣，面平滑，被侵于風雨已四百年了。其色深灰，有紅的閃光：上邊包的這種石菌石苔，也是幾百年上滋生來的，而牠那金黃的色調，已撒佈到所有勃勒大尼的古寺。‘水漏’作個醜人臉，這些面目模糊的小怪物，是在空中過日子的，這時向着日光中的我們這邊妝怪相，好像我們這般靠近去逼視他，便使他不舒服，又好像自問已是這般老了，已有這多少的暴雨來洗滌過了，而還能在大日光中，便在白驚。依凡生日在高處仍臨的，便是這一班人了；當我們只辨得出一支捉摸不定的黑箭時份，橫過海面懷着好意遠遠在望着我們的，也便是這班人了。我們與牠們結了好相識。

依凡因為他與他父親的故居已找不出一點痕蹟來，而且旁人也與他一樣一個回憶都沒有記得起，他便老是意興闌珊地。他儘是望着他足底下灰色的屋舍，尤其注目在靠塔基最近的那幾所，期望于穎悟中想出了他誕生的地點。

我們要趁夜班的驛車，在聖保爾就只有半點鐘好就了。次日早上我們還須回勃雷斯德，我們的船等在那裏待要載我們再離勃勒大尼很遠的出一次遠路。

我們在禮拜堂場上一家飯店裏坐席喝香酒，我們



在那個地方還是在向店主婦打聽，這人是一個很年高的老婆婆。可是這女人一聽講到依凡這名字，便非常感動。他說：

——你就是依凡凱瑪丹克的兒子嗎？呵！我很熟知你們的親人，沒有錯兒！那時我們是相隣呀，先生，就是你出世的時候，人家還來找着我呢。所以你酷像他，酷像你的父親！所以你一進門來我就望着你看。你雖也是一個很漂亮的男子，但你還不及他來！

依凡聽了這一番讚頌，便向我望一眼，只想在笑出來：這老婆婆而且很多話，她給他講了一大堆的話，這其間已過了二十多年了，他緜聽着，答應着，感動着。

以後她又另外去喚了幾個女人，這幾個也是當時的相隣。這一班人就大家談話起來。她們說：

——哪人家怎麼會不早對你講。我的好先生，這裏大家都還記得起你的親人；但是我們這地方的人本來就呆笨；他們見了這麼個樣子的陌生人，也不要怪他們連話也講不得許多了。

依凡的父親在這裏的人回憶中，有一點像一個美麗出衆的巨人那種神話的樣子，然而他的做不出什麼事業來，正與別人一樣。

——多可惜呵，先生，這樣子的人常常是不能如意的！原來他是破產在酒店子裏的，你這可憐的父親；可

是他對於自己的妻兒們却又很愛惜，他待他們很和氣：而地方上除開了教士先生之外，大家都歡喜他。

——除開了教士先生！（依凡黯然低聲向我重複說一遍。）你瞧，我對你講過的那洗禮的事情，可想而知了。

——在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上，一天發生叛亂，這裏的場上有一場戰鬥，你父親單身抵抗軍隊的人衆，救了村長的命。

——他有一匹大馬，（店主婦說，）牠很壞，沒有人敢近他身。他要是騎在這牲口上走過，走開，人家就迴避了。

依凡像有個意象從很遠處回轉來陡的打動他的心：

——啊！我記起這匹馬了，我記得牠拴在馬廄裏的時候，我的父親抓我在手裏，放我坐上去。這是我第一次記起我的父親來，想起一點他的面貌了。這匹馬大概是黑的，却是白的蹄子。

——對啦，對啦，黑的身體白的蹄子。是一匹可怕的牲口，啊！水手有匹馬，多奇怪的意思！店主婦說。

飯店裏滿店是喝香酒的飲客，他們發出一片酒杯與勃勃大尼人談話的漚雜聲。他們微微作個圓形繞着我們。

店主婦有四個孫女兒，一個貌相，她們于白兜頭底

下顯得很美。看去不像是幾個飯店家的女兒：簡直是美麗的北方勃勃大尼人種的完美標樣，而且態度沉靜而深思，有如我們保存下來的古畫上這些往代的婦女。她們也靠近我們坐着，看着，聽着：

人家問到我們來。依凡回答：

——我母親一晌和我兩個姊姊住在不魯海士爾。我的兩個哥哥齊爾大與古爾文在美洲的鯨船上開出去在大漁捕。只有我在國家艦上航行六年了。

我們已沒有幾多時間可以耗費，我們要在未走之前去看看凱瑪丹克氏的故居。這屋子很近的就在那邊，靠着教堂的；人家給我們指出了那扇門，囑咐我們去請許走入左邊第一個房間；這一間就是依凡誕生的地方。

屋子邊有一個德隆教產的大廢園，依凡還是一個很小的孩子時候，好像每天要與古爾文到那邊的草堆裏去打滾。如今草是很高了，這片春草裏還開滿了瑪加利花與雪蘭。這園裏現在像樹林裏一般偶巧有薔薇與連翹生長出來。

我叩着那扇娘兒們指給我們看過的家門，這班居住着的人們對於我們所請求的事情有一點驚詫。但我們沒有引起人家的疑慮，他們只是囑咐我們走進這第一個房間的時候，不要有聲音，因為有個老年的祖母睡

在那兒，她將近要死了。隨後他們就很知趣的放着我們抽身走了。

我們點着足尖走進這個大房間去，裏面窮苦而幾乎是空洞洞的。器物的神氣像預知道有這回點慘的探訪，而且已在期待中；還在互相詢問可已曾來到；眼光帶着憂向着帳幕緊閉的眠床。依凡處處注目，想把他的智慧移到往日間去，使勁在回憶。但是辦不到，這是完了，他便是這裏也一點都探索不到。

等到忽然有點兒事情像一縷遠來的光亮般回想着了的時候，我們也退出來要走了。

——呵！現在我認出這個起步來了。你聽，下去靠這邊定得有個門戶通院子，左邊有一口井和一棵大樹，再進去便是白蹄馬的廄棚。

這回好似一縷光亮忽然從雲堆裏照出來。依凡站在這些起步上面，目光鄭重，向這個突然在‘過去’上開出來的洞眼裏望着；他覺得是在與這個神秘的東西所謂‘回憶’者相周旋，他便非常的專心着。

下去到了院子裏，我們看見的一如他所說，左邊的一口井，大樹，馬廄，依凡發覺到自己像是站在一個坟墓上，他帶一種驚嚇的感情對我說道：

——現在我又清清楚楚想起我父親的面相了！

出發的時間緊迫了；驛車已在等待我們。

在五月間綿長的黃昏時份，所有我們一路在橫過這金黃色地帶的時間，我們的眼睛就釘住在‘光明塔’上，牠漸在遠去，漸漸消失在那邊的清影裏面。我們在向牠告別：因為我們明天就要開發到極遠處的海上去，牠將看不見我們駛過。

依凡說道：

——明天早上在船頭，你得應許我一大早走進你房間來在你辦公桌上寫信。我在未離法國之前，要把所有這些情況告知我母親。你聽，我可斷定，人家給她唸我這封信的時候，她眼睛裏一定有眼淚滾出來。

## 十一

一八七五年六月

……這地方是在緯二十度長東風的區域，這時候正在一個早上六點鐘相近；那無邊的一碧中有一條孤舟，甲板上有一堆青年裸着上身在朝陽中站着。

這是前桅上與側桅上的勤務，依凡那班人。

他們都手巾掛在肩膀上，原來才洗過身，他們莊重地背對着太陽讓他晒。他們熬黃的臉，他們的笑容，還有一種小孩子的年青風采：他們搖搖擺擺起來，放着一雙赤裸的足，那種柔輓婀娜的樣子，有點兒像狸奴。

每天早上，在同樣這時候，在同樣這太陽裏，在同樣這裝束之下，這一夥兒總站在這幾塊木板上，他們在無窮盡的海中央這些木板上心無罣礙地散着步。

這天早上他們正爭論到月亮上，爭論到月亮的人臉上；這臉子他們還從夜裏留下來，像一個刻在他們腦筋裏磨滅不去的人影。他們在整個的值夜時份，就見她圓圓的孤懸在蒼空裏；他們也非得將額角躲藏起不可（那時他們是在露天燦爛的星光下睡覺），因為水手們在她的視線下睡覺的時候，她就要向他們的眼睛上撒下疾病與邪氣來。

他們中也有幾個儘是不發表意見，並且又有一種很高貴的氣概，他們于態度狀貌上，總不知有點什麼高尚的品質，但他們的姿態與所作的沒意義事之間，却又不相稱得奇怪。

有個約翰巴拉大是他們這夥中多疑的人物，他常常露着雪白的牙齒，仰着漂亮的腦袋，在這片爭辨中發出驚心的笑聲來。有個葛雷凱助萊克，是一個勃勒大尼威桑島人，他尤其關心這蒼白圓球上鐫刊着的這些人的面目。其後就要算到那龐大的巴拉才爾，他要顯正經，顯博識，矢口對他們說這是一個比吾們的還要大許多倍的世界，上面住有奇怪的人民。

他們搖搖頭，不相信；依凡沈思着，說道：

——所有這些都是些事故……都是些事故，你想，巴拉才爾，這些上面你也知道不到許多。

他就參下去說，神氣像要排解這番紛爭，他說還是由他來找到我，請我細細解釋這月亮到底是怎麼回事。然後他再來告訴給大眾知道。

不用說我對於月亮的事，正與所有旁的事情般當然是不大在行的。但他們先是常常看見我忙着張住一個銅製的器械瞻望，旁邊一個領港高聲用個時鐘的簡單調子在爲我計數夜靜中的一分一秒。

那時這班青年背上的小手巾已經燥了；太陽也已登上廣大的青天。

這些小手巾有的是純白的；有的印着幾色的花紋，也有在紅框裏印着美觀的船圖的。

我呢，正上差，我發令：“放篷索！”工務隊長便把他銀質的警笛裏吹起來，突然襲至這班閒話人中間。那時他們一剎眼就像一堆貓兒裏忽地闖來一條狗一般大家都奔散到桅桿上去。

依凡住在他那桅樓上面。你向空望去，總會看見他高大而窈窕的身影；在底下可難得碰見他。

我却是時常上去探訪他，我雖自從升到伍長階級之後，于職務上已無須上去，但我還歡喜依凡這個領域，在那邊拂面的有更清爽的空氣。

他在這桅樓上，也自有他的小事物；一盒紙牌，縫紉的針線，偷來的香蕉，夜中從司令官的儲藏物中取下的油燜菜，所有他黑夜裏竊取得到的新鮮與嫩綠的東西（水兵們的口味歡喜這些難得的東西，藉以蘇解他們被食鹽磨倦了的牙脣。）。還有他那一足獨立，在太陽裏閉緊牠睜動的雙眼的‘八哥’。

‘他的八哥’是有一天被一陣大風捲來掉在船上的南美產的大頭貓頭鷹。

天下却有這樣奇突的宿命，猶如這貓頭鷹這樣會在桅桿上周遊世界。多麼意外的命運呵。

牠認識牠的主人，以牠小小翅翼的歡撲來向他致敬。依凡準準的給牠吃他自己份內的肉，可是就這點也不會不使牠長大起來。

他向牠眼睛裏靠得很近很近的去逼視牠，看牠退後去，昂起來，一副尊嚴被損的神氣；像熊搖頭般腦袋在顫振那麼回事，非常使他樂意。他便不禁狂笑起來，他帶着他的勃勃大尼腔向牠說道：

——呵！你這神氣多笨，可憐的八哥！

從那上面，俯瞰西比葉號上的甲板，好像是徑很遠的地方了；但見一艘扁平的西比葉，在飛逝着，從依凡這領域上望下來那真奇極了，看去這神氣像一種長形的木魚，那青松皮的顏色，在這海上無盡的深藍色中破



浪前進。

在整整這透明的碧海中，只有船過處後面的水紋之間有一件灰色的小東西，與船同個形狀儘在兩條水浪中間跟隨着船走：原來是一條沙魚。總有一條沙魚跟隨，難得有兩條；只是捕了他去的時候，便有另外一條上來。牠日夜跟隨着，牠不厭不倦的跟隨着吃所有掉下來的東西：即便什麼殘物，甚至活人或死人都要吃。

時常還有極小的燕子，也飛來做我們的隨從爲樂，牠們歡喜啄食我們向後面大片的水上撒下去的餅乾屑，隨後便打個快意的迴旋飛向遠處去了。這一種難得的小動物，赭黃的顏色，白的尾巴，不知牠們是怎麼生活的，牠們常是在海面最闊處，出沒于巨浪之間。

依凡想捉他一只，給牠們設個陷阱；但牠們很乖巧，却不來中計。

我們已靠近赤帶，不斷的長東風，漸漸滅絕。現在有的是變動不定的狂風，隨後又是靜止的時刻，萬物在一片光耀的青色大海上不作一動，那時我們看見些帆竿，桅樓，白布巨帆這些初現的倒影，畫在水面上，在掀動。

西比葉不復在走了，牠又滯鈍，又懶怠，牠這種動靜好像一個人要睡下來了。潮濕的大熱氣，便是在夜裏也不稍減殺，萬物在此中與人一樣，也覺得睡意繚繞

的。漸漸地空中沉靜得奇怪起來。現在滯重的烏雲，好似大塊的黑簾幕般在火熱的海上移動。赤道是近在咫尺了。

有時成羣的燕子，突然從海裏飛出來，張着亮藍的尖翅，繚亂的飛翔一番，隨即落了下去，不復看見了；這一批身裁很大，行動很怪，原來是一堆一堆的飛魚，經我們碰動，被我們驚醒了。

帆與纜無力地宕着，好似一些死東西；我們好似一塊破船板般毫無生氣地飄浮着。

在依凡的領域上面，還覺得有點滯緩的動作，但在下面已不復看得見了。在這散滿光明而定止着的空中，桅樓還帶個沉靜欲睡的規度繼續在擺動。這種軟勁長杆的震蕩，常有這懸篷的磨擦聲，燥木的格裂聲，同時並作。

天熱得很，熱得很，日光突有一種襲來的光芒；悶鬱的海，藍的帶着乳濁，有一種景泰藍的顏色。

但是當那大塊的怪雲很低的擦着水游移着在我們頂上經過的時候，便給我們帶了個黑夜來，而且把我們沉沒在一片洪大的雨水裏。

現在我們是完全在赤道上了，空中好像已沒有一絲風息來送我們行駛。

這類黑暗與這類大雨，歷時頗久，有的時候要整整

過一天。那時依凡和他的友輩都穿上一件他們稱爲‘野人衣’的衣服，隨即心無罣礙地在熱的大雨下坐下，聽憑他落。

雨停止起來也常常在驟然間的；但見那黑的垂幕慢慢地遠去，在景泰藍色的海上繼續他的步驟遊移着，燦爛的光明，在這片黑影過後重顯出來，更顯得驚人，而這輪赤道上的大太陽，很快的把落在我們上面的雨水吸收以去；帆布，船板，帳幕，重新在這太陽底下恢復他們的潔白；西比葉全船都在這展在周遭的大片藍色單調中重現出乾燥物件的亮顏色來。

從依凡住的桅樓上望下來，但見這藍色的世界，漫無邊際，這清澄的深海，沒有盡處；雖則長是這同樣的差不多的情事，長是這同樣的潔淨，長是這同樣的顏色，長是這同樣平滑的鏡面，但總感覺到這水平線是多麼的遠。那時我們就相信地球是圓形的，只有牠在擋住我們望過去。

在太陽落山的時份，空中有金色的纖雲連結而成的穹窿一類的形狀；其漸滅的遠景（Perspectives Fuyantes），遠去，遠去，愈在小起來，終消滅在遠空裏；只延着望過去，直至要暈眩；這宛如幽暗無底的寺院中的經堂。而且全片都是如此其清淨，該當有海上的水平線來把這天深處的景色遮住了；最後那些金色的

纖雲，將近與水平線相切，在漸遠中好似已薄如影紋線（Hachures）了。

有時却單單是些長形的帶，橫互在天空，金黃疊上金黃：一種像在白熱中的淡金顏色的雲片，疊在暗晦失澤的金底子上面。海在那底下作一種孔雀羽的變藍色，帶着金屬發熱時的閃光。隨後所有這種種便很快地在深澄中，在不可名狀的影色中，息滅下去。

隨後夜就來到，就是夜也是明亮的。每當萬物已在沉重的靜止中，在死滅的沉寂中入了睡，天上的衆星便比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區域更顯得燦爛。

而那海，在底下也在照亮出來。水裏有大片的放大開來的光亮。輕極的運動，緩進中的船，向後回的沙魚都在發出螢光閃閃的清雅漩紋。海上這燦爛的大鏡面上，起了千萬個狂焰；這好像些小小的燈兒，遍地自己點燃了火，很神秘的，燃過幾秒鐘隨即滅了。這種夜間，熱要熱死人，滿目都是燐光，這整片暗滅了的曠漠，就佈滿了光明，而這些水裏，與從前原始世界上的暗水一般還是在太古狀態中蘊藏着潛居的生命。

## 十二

我們離開赤道上這些幽寂已有好幾天了，我們乘

長風向南駛去。依凡很忙碌的走進我的房間，在準備起他的繩子來捕雀兒。他說：“我看見後面有初到的棋盤鳥。”

這類棋盤鳥是海面上的鳥兒，與鶴鳥是近親，在海上的鳥族中要算最美麗的：羽毛雪白，柔輭而光滑，翅膀上清雅地著一個棋形的黑點。

初到的棋盤鳥！只是由牠們到來的指示上，已可知船行很遠了，這是已與我們的北半球相離很遠而且已到了世界南傾的那一邊寒帶上的標記。

這一批棋盤鳥可是在前面；因為我們還是在長風的碧天帶上行駛。而每天，每天，每夜，總是同樣這不變的，清涼的，撲鼻有趣的風息；同樣這透明的海，同樣這些在深空中靜靜過去的捲裘般的白色纖雲；同樣這些成羣的張着潮濕的翅發狂似地飛起來，像深藍的鋼製鳥似的在太陽裏輝耀的飛魚。

這類飛魚為數可不少，每當牠們在船上撲擊得已有點昏眩的時候，勤務們便飛快地奔過去割去了他們的翅膀，把牠們吃了。

依凡欣然走下桅樓來拜訪我房間的時份，每在晚上，尤多是在呼喚聲與雜亂聲將近完盡的當兒。他來時聲音很輕，他以這雙赤裸的足所發的聲音也不過與貓

兒一般。他在我掛在窗口的一只清濾器中喝一點淡水，隨即把我的雜物整理一番，或者唸着一册小說。有一册喬治桑 George Sand 的“費爾梅侯爵” Le Marquis de Villemer 尤其使他喜讀。第一次讀，讀到末尾，我爲他吃驚得幾乎下淚。

依凡與所有的好水兵一樣很善於縫紉，看他展開了這種工作，顯出他那種態度與姿勢，那就奇怪。在他晚上過訪時，他檢視了我的衣襟邊頭，便把那地方來補綴，他斷定我的佣人縫的還沒有他那麼好。

### 十三

我們儘管，儘管張起我們所有的帆，向南走路。

現在有雲片似的一堆堆棋盤鳥與別種海鳥，隨着我們在遊行。牠們從早到夜，又驚詫又親信的跟隨着我們，呼叫着，騷動着，發狂似的打着旋子飛翔，——好像在向我們這另一隻飛進牠們南冰洋上無窮而遙遠的領域的布翅大鳥致歡迎之意。

我們漸在過去，牠們的夥兒也長是在衆多起來。除棋盤鳥之外，還有嘴與腳微帶藍色與紅色，羽灰白的貝德雷雀；——有全身烏黑的瑪拉嘛鳥；——有毛色不清，神氣呆笨如綿羊，翅膀堅實而龐大，體重而粗的海

鵝，都破空飛來，在我們背後啄食。我們並且經水兵們指點，還看見那麼一隻阿彌拉爾，這一種是稀有的大鳥，牠那很長的尾巴上，點的有黑色的‘三顆星’。

天時轉變，已成為沉靜，漫霧而陰鬱了。南洋風也到了滅絕的時候，而熱帶上的清爽之氣也已消失了。我們的感官上有一大片潮濕的涼氣襲來。已入了八月中的天氣，而那一個半球上的寒冷漸始來了。當我們四望空的天邊，好像只有北方靠太陽這一邊的生動之鄉還蒼藍而清明；至于南方靠南極的曠漠的水上，那可是已暗影沉沉的了。……

依凡經我盡力幫忙，為他的‘八哥’找到一個儲藏在司令官一隻雞籠裏的糞斗，他每個晚上要用一塊布去給牠蓋上，使牠免得被夜寒所侵。

水兵們天天用他們的繩子捉棋盤鳥與貝德雷雀。但見牠們成行的像兔子般剝光了血紅的掛在前桅的帆纜上，現在輪到牠們身上也待要給人果腹了。兩三天之後，待牠們把身上所有的油脂全都獻了出來，人家便可把牠們煎煮了。

這些前桅上的帆纜是勤務兵們的食物櫥。還見在棋盤鳥與貝德雷雀之旁，有時並有些鼠子，也解光了皮，用個尾巴宕着。

有一個夜裏，突然聽得發生一響可怕的巨聲，大家

都驚動了奔跑起來。

同時西比葉長是傾側着，全身在顫抖，好像被一種幽冥的勢力緊緊箍住了似的。

那時便是不值差的那班人，在下層甲板上睡覺的那班人，也明曉了：原來是有大風大浪在起來；我們正走入南方惡劣的地帶，一入此中，就得硬着頭皮仍舊走。

而我們愈在這晦暗的洋裏前進，這風便愈來得冷，這浪便愈來得大。

入夜來是很陰慘的。這些地方是在好納角一帶：所悽愴者，就在只有這一點稍稍鄰近的，陸地就在置身於到處曠漠的海上。在這寒冬的昏黃時份，我們特別感覺到的是需要有所家屋，要回到爐火旁邊去，要得蔽着身去睡覺，——但我們呢，我們是一無所有，——我們睜着眼長是在守夜，在所有使我們在暗中振跳的一切掀動之物中間隱沒了。

我們也常常在掛燈蕩漾，震撼劇烈的小艙間裏作當是在家的空想。但是徒然，沒有一點實在：我們還是住在遠離着所有的陸地，迷惘在南冰洋的曠漠間的一個脆弱的小物件裏。外面老聽得這些浪濤的巨響，和這令人心焦的悽慘的大風聲音。

依凡呢，他每夜於他搖蕩的吊床上，只有兩次人家



讓他空下來去在微溫中睡覺。

## 十四

這一天早上，正在這小猫頭鷹，這依凡的‘八哥’，死亡的珊瑚海口，這一天大風的早上，牠正棲到桅樓帆的第二層上。牠因為太魯莽了，便碰碎在桅桿與桅竿之間。

依凡聽得牠破啞的叫聲，飛奔去救，已嫌太遲了。他走下桅樓來，手中拿着他那可憐的死八哥，扁平的已沒有鳥形，模糊一片赤血與灰羽，可憐上面還有一只抓轉的腳在抖動。

依凡在煩悶，我在他眼睛裏很看得出。但他只是咬住他輕蔑人的嘴唇，不作一聲把牠指給我看。隨即將牠擲入海去，那跟着我們的沙魚，便當個白魚般吃了牠。

## 十五

一八七六年冬，在勃勒大尼。西比葉走完了牠環球一周之後，回勃雷斯德已兩天了；我于這正月間一個晚上正與依凡在一輛鄉下的驛車裏向不魯海士爾去。

他母親這個家鄉，真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小地方。這

車子載我們從庚岡到了朋埠大概要四點鐘，我們就打算在那裏過夜；從那個地方起，我們還須步行好久才得到村子裏。

我們開行了，在一條惡劣的小道上顛跛着，漸漸走入悽愁的鄉野裏的靜寂之中。冬夜緩緩地落上我們來，一種瀰細的雨，將萬物濛住在灰色的雲霧裏。樹木在過去，過去，一株接着一株顯出牠們死沉沉的側影來。遠近的鄉村也在過去；——勃勒大尼的鄉村，靄草頂的黑色茅廬，蒲石尖頂高聳的古寺；——單零陰鬱的住屋，飛快的在我們背後消失於黑夜中了。依凡說：

——你瞧，十一年前，我也在夜裏走這條路；——我那時有十四歲了，——我就哭得厲害。這一次是我離別了母親獨個人到勃雷斯德去入隊做學兵……

我於這次伴着依凡作的不魯海示爾旅行，有點兒勉強。人家准給我們的假期是短的，我這回于時間上便來不及去望我的母親；於是我就去望他的母親，並且瞻仰瞻仰他所愛的村子。

到了現在，我可悔不該上路了。依凡是全神貫注在他歸鄉的快樂裏，他常常爲表示謙遜，和我講着話；但他的心思已不在我一起了。我自己覺得在這就將走到社會裏，我是一個陌生人；而遍這個還未經我愛上的勃勒大尼的境域，全在以牠的愁緒來壓迫我……

册埠。——我們在夾着烏黑古屋的石路上輾過去；驛車隨即停了。有些人那裏帶着燈籠等候。一片勃勒大尼話中夾雜着法蘭西話。一個小孩子的聲音在訊問：

——有沒有客人上榜突樓夫旅館的？

榜突樓夫旅館，我却現在還能記及……已是九年前的事了，我正第一年入海軍；一天在六月裏，我們的船偶然在附近一個海灣旋泊，我就在那旅館裏休息一點鐘。對的呵，我記出來了！一所有三角頂樓半圓陽台的府邸式古屋，兩個榜突樓夫氏婦人，大白軟帽，一樣的裝束，在描古式的花頭。我們下車來就到榜突樓夫旅館。

屋子裏毫無變遷。——只是有一個榜突樓夫氏家的婦人已經死了。——存留着的那個，九年前早就已這麼老，已不能再老了。她的服式，她的軟帽，她本人和靄的誠意，都還是從舊時代中來的。

燄燄的大爐火前面，已端來了好晚餐；我們的歡快也恢復了轉來。

餐後，榜突樓夫太太備了一個銅蠟千，領我們上了石扶梯，導我們走進一個大房間，裏面有兩張式樣很古的床，豎立在白帳幃的底下。

這時依凡毫無主意，動作很滯緩地在解衣。他忽然又裝上了他的藍領子說道：

——呵！你聽，我要去了！——你須要知道，首先，我就睡不着覺。我到時一定很晚，我在半夜過後去驚醒她們，那就得使她們受點兒嚇。——猶如我從戰場上回來那年似的。但是管他媽的！我想去看望她們的心思太切了，我就得要去了……

我也同他一個樣的這麼動作。

我們在淡白的月光裏走出門來的時候，朋埠已入睡了。我陪伴他走了一程，消遣我的夜晚。我們現在走到田野間了。

依凡行動很快，正很動情；他腦袋裏有另外幾次歸鄉時的回憶在想轉來。他說：

——對呵，戰後那時我也這麼樣回來，在將近早上兩點鐘的時候去驚醒她們。我從聖勃利延克Saint-Brieuc 步行着趕路；我是從巴黎被困中Siege de Paris 回轉來，已經非常疲倦。你想，我那時正年青，已經在當水兵了。

“這一夜呵，我是吃嚇極了：正對着我們到了這條路的轉灣角上會望得見的那凱葛利斯脫教堂的十字架，我看見一個怪難看的矮老頭兒，兩臂伸在空中望着我一動也不動。我知道一定是個鬼；因為他像在叫我過去般動動手指，一下子就不見了。”

恰巧我們已走到凱葛利斯脫教堂的十字架的地

方。我們見這十字架像有人在暗中站起來一般正在我們前面透出來。——但是牠跟前一個人也沒有在匍匐着。

我就在那地方與依凡告別；我不到不魯海士爾去，便又打回頭路。當我們各人的足音各在這冬夜的沉寂中消失了的時候，那矮老人的鬼影又在我們腦海裏湧起來，我們也不由的要向烏黑的樹苗柵欄裏去張望。

## 十六

下一天早上，我在榜突樓夫太太家那間大房間裏睜開眼來。勃勒大尼的陽光，從窗子裏仔細地洒進來。那樣子很好看。

過了這幾分鐘我常常用來自己問自己我在世界上那一個角上醒轉來的時間之後，我又想到依凡的影像而外面一夥穿木鞋的人衆的脚步聲也聽得了。這一天朋埠有個大市集，我就作個‘海灘兄弟’Frere de la cote 妝，使得我扮個南國 Midi 的水手，而與所有這些朋友見面，不致叫他們驚訝。這一個出場與這一齣故事是與依凡商量妥的。

我下去踏上了旅館的階沿，那裏已鋪上了太陽。市場上擠滿的人：其中有水手，有鄉人，有漁夫。依凡却也

在那裏；他一大早就與他所有不魯海士爾的親人來趕這個節日，他在那裏等候我要引我見他的母親。

一個很老的婆婆，站得挺直，還在她的鄉鄉裝下帶一點高傲，這就是依凡的母親。她眼睛已不大方便，但她的目光還很生硬。我看她這般髦老，也要吃驚起來：她這樣子，像在七十歲以上了。鄉下的人的確比較的老得快，尤其在勞乏與煩惱轉輾相尋的時候。

她子加勒克 Galleuc 話（法蘭西話），一字都聽不懂，她就很爲難地望着我看。

但是有一大批表兄弟與朋友却都是和顏悅色的來接待。他們是從撒散在鄉野間的霉朽小茅廬裏遠遠趕來參加這市上的大節日的。而與這一班人混在一起，就得香酒，平酒的喝起來，喝他個不止。

聲音在大起來，破啞嗓子的賣歌者，在紅繖底下用勃勒大尼話唱出些怕人的情節來。

有一個依凡常和我講起的人物來了，這人是他兒時的朋友，約翰，先前原是鄰舍，後來他與他一般當了水兵，在服役中又曾遇見過來。他是我們那樣年紀的一個少年；相貌又爽直，又聰明。他柔和地親吻了依凡，又給我們介紹他新婚才半月的妻子霞妮。

依凡在他老母身上是獻盡了殷勤與愛撫；他們用勃勒大尼話談了許多的事情，兩個人大家都在訴告。他

于這上面很表示一點歡意，但在我們呢，看看他們的樣子，聽聽他們的聲音已覺得很有趣了。她在看他的時候，却已沒有一點生硬的神氣了。……

鄉下的老誠人在‘莊書’那裏常常有些事情攪不了的；我就讓他們大家到朋埠的莊書那裏去了好久。

我本來已決定在明天到他們家裏去，免得在這第一天就去攪擾他們；我就獨人出去散步到很遠的地方。

## 十七

我走了一個鐘點。——偶巧我又走上昨晚與依凡走過的原路，——我又在這凱葛利斯脫教堂的十字架前面經過。

現在朋埠哩，海哩，島嶼哩，松柏濃蔭的山角哩，一古腦兒都在一塊地土高掀處的背後不見了；一片更愁慘的鄉野，在我前面開展着。

這個正月間的日子，很沉靜，又非常陰鬱；空氣近乎是溫和的，天上正如常時的勃勃大尼天宇，處處現出青空，只是有點兒雲翳。

我從一條潮濕的小徑上走去，路旁還是照舊法砌着泥土的高牆，悽然擋住了視線。刮平的草，濕透的草茵，光禿的樹枝，一片冬天的氣象。延這些路徑上處處的

角裏，都有些古十字架伸開了牠們灰色的臂膀；上面載着粗陋的彫刻，却已經數百年剝蝕得很古怪了：這些是情緒的樂器，或者說是基督的告像。

但見遠近的草頂茅廬，全個被霉苔染綠，一半兒埋在地土與花枝底下。樹木已受過寒冬的悶扼與洗剝，受過海風的磨折。外面一個人影都沒有，全部都是沉寂寂的。

一座灰色石砌的教堂，四圍梧桐與坟墓……呵！對了，我雖從沒有看見牠過，但是我已認出牠來，這是不魯海士爾的教堂呵！依凡在船邊頭值差的夜間，在那裏做懷鄉之夢的清澈的夜間，他常常給我講起：——“我們要走到教堂裏去，那是近煞的；只要在小道上靠左轉灣；兩百步，只算就在我們家裏。”

我向左轉灣過去，就在路邊上我看見那個茅廬。

那茅廬是孤另另的，直低到老梧桐樹的底下。

牠面當着一大片悽愁的景色，那遠處是濛濛在灰黑之中。這些盡是平原，盡是帶着樹影的單調的平原；一口鹹水湖正值潮退空空的陷在石叢之中，是一塊深沉的水藻原野，中央還有一個島。

這個島就奇怪，一塊整塊的平滑的石頭，像是一個背脊，那形狀好似葡伏着的巨獸。抬起眼來要找那個海，那個應該在這些荒涼的海濱上重復看見的真實的



海，但一處也看牠不出。一片陰晦的冷霧，在天際升起來；這冬日的太陽，漸始在黯澹了。

可鄰的依凡！這一個路邊上孤零零的茅蓬，便是他的家了；這一個荒徑轉角上勃勒大尼式的可憐小茅蓬，在一片晦暗的天宇之下，非常的低，一半兒藏在土裏，舊而矮的石牆，已滋生着紫蘇與青苔。

那裏就是所有他那些兒時回憶的所在；那裏就是他這小蠻子的搖籃，那裏就是他的巢穴；就是他母親所住的親愛的家庭，就是他在遠邦，在美洲或亞洲的大城市裏幻想中所向往的家庭。每當海上幽美的靜夜，每當飄泊生涯中眩亂狂歡之夜，他便一往情深的想到這世上小小的一角地。一條路上轉角處的一個孤另的可憐茅蓬，如此而已。

在漫雨的天宇之下，在貴羅 Goelo 地方陰鬱的鄉野中間，這些潮潤的舊矮牆，被苔茵染的碧綠；相鄰的茅蓬，其間有些軟帽的好婆婆，曾在他兒時調逗他過；以及路邊的角上曾經幾百年剝蝕的石十字架……在他弄潮兒的夢中所看見的便是如此。

天呵！這地方多麼陰晦，多麼使我焦灼！

我去叩這扇門，一個貌類依凡的少女在門口出現。

我向她動問此地是不是就是凱瑪丹克府上。

她帶一點驚詫與害怕的樣子答道：“是的。”隨後她

忽然說道：

——先生，你可就是吾哥哥的朋友，昨天晚上和他一同從勃雷斯德來的？……

只是她看我是獨人來的，便放心不下。

我走了進去。我看見些衣箱，看見些勃勒大尼式的床鋪，看見些排列在櫥櫃上的舊碟子。所有這一切，樣子都潔淨而樸實；但是茅蓬却非常狹小而且簡陋。依凡常常和我講：

——我們所有的親戚都有錢，只有我們窮苦。

她指點我看一張櫥樣子的雙位床鋪，就是爲依凡和我預備着的。我大概住在上面這一層，那裏鋪着非常整潔，非常平挺的紅布厚墊。

——坐坐罷，先生；他們馬上就要從市上回來了。

不行，因爲是第一天，我就謝絕了，走了。

上朋埠去的半路上，夜色已沉沉，我遠遠望見一個藍色大領子在一輛小馬車裏正向不魯海士爾緩緩歸來：這輛小車子是那位朋友約翰送依凡母子兩人來的。我趕緊跳進樹叢；要是給他們認了出來，就沒有法子離脫他們，那是在所必然的。

我到了朋埠，已完全是夜間了，兩路上的小燈籠，已齊上了火。我試着混進這夥在市場上騷動的人羣中去：這班原來都是本地所謂‘冰島上人’Islandais的水手，

他們每年夏季要流放到寒冷的海上去作六個月危險的漁捕。

這些人沒有一個是單身的。他們挽着他們的姊妹，未婚妻，情人，這些少婦，在路上兜圈子。而這些生動而歡樂的影像，使我深深地感覺到自己孤單的身世。我懷着愁緒，獨人在喬裝得與他們一樣的服式之下走去，也不爲他們任何人所認識。他們和我打個照面。“這一個是誰？也是一個水手，是在找個船罷？我們可從來沒有在這裏看見他過。”

我覺得心頭打個寒噤，我又突然走上了去不魯海士爾的路。總之，我去在他們身邊响一點火，我對於那邊的老誠朋友，或者也不會怎麼擾了他們的。

我忘記了晚餐，我步子走得很快，只怕到來遲了，那邊的茅蓬已關了門，而我的朋友們也已睡了。

## 十八

一小時後我在鄉野間已完全迷失了路。我周遭只有的是暗影與冬夜的沉寂。我在透濕的小徑間彷徨；沒有一個人可以問路，沒有一個村落，沒有一點光亮。老是些樹木的黑影。此外，又有遠近的十字架；其中還有的很大是我日間散步中所未經遇見過的。

我奔跑着鑽路。我向四面八方奔跑了長久。一片冰冷的雨，爲起來的風所驅，漸始在落下來。迷路倒也不在我心上；只是我急須要看見一個朋友，我就趕緊想去找着依凡。

等到我在前面認出了不魯海士爾的教堂和那映着一片月光的鹹水湖，以及那淡白的水面上石島的黑塊，那臥倒着的巨獸之背，時間已非常晚了。

走近了教堂，我才聽到人聲。暗中有兩個人牽着手站着，其中有一個很雄偉，他們說話說得非常投機，樣子已有點微醉了：是依凡與約翰呀，——我向他們奔了過去。

見了我，他們就吃一大驚，又很歡快。——約翰隨即兩臂挽了我們兩人，把我們拉到他家裏去。

約翰的茅蓬也是孤另另的，與依凡家的相鄰近，但是比較的大得多，富有得多了。

一入富人家，立刻就看見衣箱與床舖上，有發光如甲冑的明顯的鋼鎖扣。一直靠裏邊，直立着一座高大的檯爐，裏面燃着一塊橡樹幹。

這爐火前坐着兩個婦人，一個是年青的新娘霞妮，其餘一個是高妝髻的老太婆，她正在紡她的紗。

約翰的母親，還是一個可以上得畫張的老佳人。撫育起依凡來，她也有點份兒，甚至用勃勒大尼話稱他作

第二個兒子，她緊緊地吻了他的兩頰。

娘兒們墨心着坐等他們已等了一個鐘頭。她們雖看他們已有了醉意（服役中的朋友在相遇時，習慣就是如此），對他們不無微愠，但接待他們還是一片善意的；隨即給我們三人端準油餅與菜湯去了。

一片惡風，才從海上起來，在外面曠漠的鄉野上黑暗中呼嘯。牠時時從烟囱裏鑽下來把火焰也逼向前面；那時，非常輕的細灰屑，也在灶門前擦着地面很低的打着圈跳舞起來，宛如整宵圍住大比埃（Grandes-Pierres）的這些矮子魔靈。

我們在爐火前烘我們被雨水打濕了的衣服，我們正在焦灼中等候那即將端上來的好熱湯。

## 十九

她們爲我們做起來的油餅，酷似一輪月，竟有這麼大的；正當沸熱的時候給我們端了過來，其中有一個長形的香椿餅，梢上切成小艇上槳的形狀。

依凡掉下一個去掉在一只大雌雞身上，我們却還沒有看見地下有這個雌雞，她逃入一個暗角，帶一副受辱而倔強的神氣振振她的毛裘。我只想笑出來，霞妮也是這個樣子；但我們兩人都懂得這是一個災死的譏兆，

便都不敢笑。

老母放下了紡輪帶一副尷尬的神氣望着依凡說道：

——又是那隻大黑貨！霞妮吾的孩子，記着明天早上帶她到市場上去賣了她；旁的雞都已睡了，常是這一只還在這時候打轉：她一定要給我們惹了災來才算得數。

我們把油餅切成細片，放進了我們的湯碟，然後用着我們的木調羹吃起來，浸的已非常的透。霞妮又給我們盛了滿滿的一大盞上好香酒，便我們三人同杯喝用。

後來，我們已既醉且飽，約翰用一種悅耳的高音，唱出一支勃勒大尼的水兵盡人皆知的船夫曲來，依凡和我唱着低音，那老母用她的腦袋和她紡輪上的腳踏來按拍子。悽慘的歌尾已不復聽得，但聽得風單獨的在外間唱。

這歌詞是說：

我們是三個克羅亞的水手，  
我們是三個克羅亞的水手，  
我們在聖法蘭蘇亞船頭。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可憐的人，他掉落在海中，

可憐的人，他掉落在海中，

旁的人都非常在為難。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旁的人都非常在為難，

旁的人都非常在為難，

他們掀起了白色的篷。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他們掀起了白色的篷，

他們掀起了白色的篷，

他們只找得他的帽兒。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他們只找得他的帽兒，

他們只找得他的帽兒，

他的烟嘴袋與刀兒。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那媽媽走出門去，

那媽媽走出門去，

去向大聖阿娜祈求。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慈悲聖阿娜，還我的兒來，

慈悲聖阿娜，還我的兒來。”

那慈悲聖阿娜，只向她說……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那慈悲聖阿娜，只向她說，

那慈悲聖阿娜，只向她說：

“你可在天堂上找他得！”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她回到了她的村莊，  
她回到了她的村莊，  
可憐的婦人就在下一天殉殺。

天在刮風！……

是海上的風將我們來磨礮。

## 二十

待要走的時候，只見依凡是出于我們意料之外這樣沉醉。出了門，他齊膝踏進了水潭，只是向斜裏走。我去扶他起來，就把右臂攔住他的身子，他的左臂攔在我的肩膀上，差不得抱起了他來；一陣大風，在隔胸膛打來，依凡在這些叢徑中，就已不能認辯了。

他茅舍裏正在爲他擔心，她們坐守着在等候他。他的母親帶個生硬的神氣，用個粗大的嗓子像人家責備小孩子般責備他，而他呢，滿面羞容的去坐在一個牆角裏。

吃過還不算數，她們還要強着我們吃一頓第二次的晚餐；這是習俗如此。一盤炒蛋，也有油餅，還有塗着奶油的烘麵包片。隨後一家人便預備上牀（男子先睡，隨即滅了燈光，然後婦女們上床）。我們褥子底下，是一個由一堆梧桐與橡樹的枝條所墊成的高鋪：壓下去

就有一種枯葉聲發出來，就覺得沉陷在一條爲你保護體溫的溝子裏。

——“呼！呼嗚嗚！呼！呼嗚嗚！”風以一種貓頭鷹的聲音在外面叫，這種神氣像在暴怒，在發憤，隨即又像在幽怨，在垂亡。

待燭光滅息，茅廬烏黑，便聞到一個小女孩清朗的聲音在以勃勒大尼活做起禱告來（她年紀還很小，才只有四歲，她是齊爾大在最近過鄉的時候與一個不魯海士爾女郎所生的孩子，而經人接了來的）。

依凡已睡得深深入夢，他離我很近，他的鼾聲已入耳可聞。——母雞睡在我們牀腳邊，正于她們的棲處上作高遠的夢想。一只蟋蟀時時在餘溫尚在的爐灶裏發出一種神奇的玉石微聲。至于外面呢，孤舍的四周，長是這片風：一片曠大的咆哮聲，在勃勒大尼所有的地帶上奔跑轉來；一種不絕的推傾之勢，與黑夜同時從海上來到，在鬼影出現了在遊移的時候，使鄉野中起了一片烏黑的單調擾動。

## 二十一

——你好啊，依凡！

——你好啊，比埃！

我們就把我們櫥上的窗在晨光黯淡中推開了。

這一聲‘你好啊，比埃！’先有個乖乖的微笑，然後以一種親暱的口音躊躇着說了出來；依凡所慣常說的是‘你好啊，長官！’而他在醒來時也從來沒有靠我這般近，而且打個暗號稱我一聲名字。我們是要見信于不魯海士爾的人們，使我這喬妝不露破綻，才議定了這種親暱狀態。

昨天的陽光，夜間的大風，全沒有了。這天早上正是一個勃勒大尼天氣，而所有這一帶地方，都同樣的被一片無際的晦霧籠罩着。白天就像在黃昏時份，這種如此其淡薄的光亮似乎已無力透進茅舍的天窗。遠處已望不出來；一片浮蕩的細雨，在空中與纖細的塵霧一般。

我們鎮日價去赴他舅父表兄弟，和他兒時朋友的約會；這些茅舍在鄉野間分的非常地散，不魯海士爾簡直不是一個村子，僅僅是在一座教堂周圍的一帶區域。

在陰晦的天色之下，在枯萎的梧桐老樹籠罩之下，滿面苔痕的圍牆之間，潮濕的叢徑之中，我們走的路可不少呢。

所有這些茅舍，都是同個樣子，又低矮，又深陷，又陰暗：那些茅草蓋的頂，那些亂石築的牆，全被冬天的

蘚苔，草菌，野菜攪得碧綠。裏面烏黑，粗蠻，同些由聖像或瓷聖母看守着的櫥形床。

我們到處受人家的歡迎，而總是去喫，唱。還有用勃勒大尼語講的長篇談話，其中他們爲照顧我，還胡亂夾雜一點國語。他們最歡喜引爲談話之資的是依凡的兒時。和善的老翁老婦，帶笑重提他往日的劣跡；以我看來，回數却不少。

——呵！先生，這頑童真做得好事！

而他呢，正以他非常鎮靜的大度接受這一批讚頌，一面却儘是在喝酒。

在這小蠻子的形狀之下，似乎已將弗翼出一個海賊來了；而這赤着脚在不魯海士爾這些叢徑間跳躍的小依凡，不意却是後來一個駑駘放浪出衆的水手張本。

晌晚，我與依凡兩人到那低潭中去，我們走下鹹水湖的湖灘，走下這紅水藻的原野。我們每人帶了一片塗滿奶油的黑麵包和一把用來割取‘無望草’的大刀。

他要與我重新吃一席他兒時的豐筵，席上就是活鮮鮮的貝肉，和着麵包與牛油。

湖上已開朗了幾里；使那草色黃而味鹹，又帶着奇狀鮮花的深草原，都顯裸了出來。四周石壁，圍住了這口廣大的水澤；臥獸形的島，濯濯到底，已把牠墨黑的最下部露出來。海中央的水底，另外還潛藏着不少的礁

石，都有水草漫長的妝點，倒拖着活像浸水的頭髮，現在也顯出來全給看見了。我們于這陰幽的水底下，到處看見這些巖立的形狀，在獷狎的怪態中。

冷空氣中，散滿的是海藻的辛辣氣味。夜以她無聲的狼步在緩緩過來，而所有這些巨大的石背脊，漸使人疑作成羣的怪物。我們用刀尖勾取些‘無望草’，把來活鮮鮮裹在麵包片裏吃了，我們兩人都餓了，只怕將要看不出來，便趕緊完了事。

依凡待吃完之後，便說道：

——這風味已不如從前那麼好，而且在這裏我覺得似乎有點兒不快意……當我小時候，我記得也常常有這一種情形，但是沒有今天晚上這麼厲害。我們走罷，你說怎麼樣？

那時我聽他的話驚詫起來，回答他說道：

——我可憐的依凡，你說的正與我的心懷一致呵！

——你說你的心懷？

他帶個悽慘的微笑長長地望着我，其間給我表示出他那方新發現而說不出的意思。這晚上我知道他有不少非我意想所及的與我相同的感覺，思想，和‘我的心懷’。

他接下去說道：

——喂，我們的念頭既老是這麼轉，那末你可知道

當我們在海上或外國那麼遠的地方時候，有一件事在使我擔憂？我不敢對你說出來……這個念頭，就在說不定我會死，而人家不把我放在我們這裏的墳場裏。

你就舉手指着不魯海士爾教寺的風針，這風針略過石壁上面望去，很遠的好像一支灰色的芒刺。

——這並非爲的是宗教的信仰，你必須明白；你是知道的，我本來就不大歡喜那班教士。我所以要有那麼樣一個念頭，我也說不出一個緣故。而每次我不幸想到這事情上，那便使我萬念俱灰了。

## 二十二

那時在晚上用過晚餐之後，依凡的母親鄭重地將他的兒子託付給我，這麼回事是終身不忘的。

她以她爲母者的見識，已很明白我不是如我外相那樣的人，而於她末子的前途上大可發生一種無上的影響。

那少女爲她譯述出來：

——她說你騙過我們，先生；而依凡要賴你的樂意，他也騙過我們；你却不是我們這等的人……你們既同船在飄洋，所以如其承你不棄，她請求你看顧着他。

于是那老婆子開始給我講依凡的父親的故事，這

故事依凡自己也講過，我早知道得已長久了。但是我還願意當着這火焰在桐柴上跳動的勃勒大尼式大火爐，聽這少女講。

——……她說我們的父親是一個美貌的水手，直是地方上得未曾見的一個‘地行的’美男子。他丟下我們十三個孩子去世了。他正與此地許多的水手一樣的死法，先生。有一天禮拜日，他喝了酒，西北上來的大風雖吹得緊，但他還在晚上坐了船到海上去，從此就不見他回來了。他與他的兒子般心也非常好；但是他的頭腦太壞了。

那可憐的老母就望着她的兒子依凡……少女接着說道：

——她說我家從前住在非尼斯單的聖保爾德隆，那時依凡才一歲，而我們父親死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那時她離開了這城市回到她生身的故鄉貴羅不魯海士爾村來。我的父親給我們的後事丟在非常混亂中；我們從前所有的錢，差不多全被他化在酒鋪子裏，我的母親便沒有麵包給我們吃了。我們齊爾大與古爾文兩個哥哥就在那時出去上飄洋船當學徒。

“自從他們出去以後，地方上便不大看見他們，可是也不能說他們不愛我們。他們長作離鄉去國的水手生涯，正所以叫我們母親把依凡，我這裏的姐姐，和我，

我們這幾個最小的撫育起來。

“但是，先生，古爾文頭腦一回不清楚，便逃亡了，離今已有十五年多……

——他們也是美貌而勇昂的水手，他們的心與黃金般率真……但他們頭腦與父親一樣，他們早已喝起酒來了……老婆子說。

少女又說道：

——我的哥哥齊爾大在一個美國人的船上已漂洋七年，在大西洋上捉鯨魚。這生活已使他非常富有；但好像總是一種艱苦的行業；先生你說是不是？

——是的，確是一種艱苦的行業……我在大西洋上曾經看見他們這些水手在工作，一半兒像捕鯨漁夫，一半兒像海賊，他們在南方海上的巨波駭浪間累年不靠一靠有人烟的陸地。

——我的哥哥齊爾大，當他捕鯨歸來，已富有到整大袋裝滿的金洋錢了。

老婆子抖起衣襟好像又將承受這些金元似的說道：

——他把來倒在我的膝上，我的作裙也給倒滿了。都是些大塊的鑄着各種國王肖像與鳥兒<sup>(1)</sup>的外國金洋。還有簇新的，印的是一個戴雀羽冠的貴婦貌像，<sup>(2)</sup>僅是這一種已值得一百多個法郎了，先生。我們從來也



未曾見過這許多的金洋……他給他的妹輩每人一千法郎；給我，給他的母親一千，又給我買下我們住的這所小屋。其餘的他就化費在朋埠的閒遊裏，而所幹的當然幹不出好事情來。但是，他們個個都是那個樣子，先生，你知道的比我更明白。兩個月間，市上就只在談說他。

“自從他再度出去之後，我們就不復再見他了。我這兒子齊爾大，真是一個好水手呵，先生；但他是與他父親一樣的漕，因為他也是這個樣子，他也喝起酒來了。

說到這陷溺勃勒大尼水手之家的不可藥救的禍根，這老婆子便沉痛地俛下頭去。

其間沉默了一陣，她才重新帶個鄭重的口氣望着我給她的女兒說起來。

——先生，她問你……關於我哥哥的事情……你肯不肯應允她這個約言……

這釘住我身上的憂慮而深沉的目光，引起我一種奇怪的感覺。原來天下爲母者，不論其東西南北，在有的時候確有同樣的表情……現在我覺得這依凡的母親，似乎與我的母親相像。

註1，指智利的鷹洋。

2，指加利福尼亞州當二十元的金洋（捕鯨漁夫尋常以此種錢幣作爲積蓄）。

——請對她說，我立誓‘終身把他當自己的兄弟一般’看顧他。

那少女使用勃勒大尼話翻譯出來慢慢地重述一遍：

——他立誓終身把他當自己的兄弟般看顧他。

老母站起了身來，站得長是壁直，粗暴而急驟；她從牆上取下一個基督像，以一種天真態，一種野蠻的粗忽樣子向我走過來，對我講的像要我說定句話：

——先生，她請求你向這上面起誓。

依凡慌忙着想插身進來阻止住她：

——不，不，母親，不要這樣。

我呢，有點兒吃驚，或者有點兒感動，我向這基督像舉起了臂膀，重番說道：

——我立誓照我方纔說的那樣做。

只是我的臂膀微微地在發抖，因為我預先就覺得在將來所負的責任是重大着呢。

于是我握住依凡的手，他正俯首沉思着；我對他說道：

——那麼你呢，你要聽從我了，你要跟隨我了……‘我弟’？

他帶着孩子式的微笑，旋轉着目光，吞吐着低聲答道：

——那自然的……一定這樣……

## 二十三

這一夜，我與‘吾弟’在我們圓形的床上睡得沒有多久。

茅廬裏的舊掛鐘鏗鏘一報四點鐘，我們就須趕緊爬起身；我們得在天未破曉就到朋埠，要搭上六點鐘的庚岡車。

這悽慘的寒朝四點半，那可憐見的小門戶就開着放我們出去；依凡的母親從新流着淚給他一個最後的親吻，給我一次最後的握手之後，牠才關上。我們兩人同在黑夜冷雨中遠遠去了，而一去就是五年。

水手家庭中就是這般如此。

中途我們遠遠聽得背後不魯海士爾寺已在打‘朝課’鐘。我們當是時間已遲了，拔起腳就奔跑，奔跑。走到朋埠，我們已汗流被額了。

我們攪錯了；原來人家‘朝課’的時刻已經提早。

我們在一家已經開門的酒店裏躲一躲身，我們在那裏與一班‘冰島上人’和別的‘海灘兄弟’同店進早餐。

那天晚上十一點鐘，我們到了勃雷斯德回入海去。

## 二十四

我結拜了這個調強的兄弟，承受了一肩重擔，正與自己非常嚴厲地賭個咒一樣的存心。

但天意要在第三日上就把我們分開，立刻於我們兩人間阻隔着半個地球。

依凡到大西洋上去，而我呢，要出發上東方，上君士坦丁去。

直到十五閱月之後，在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四月裏，我們才一艘‘梅兌’船上遇到，這艘船航行在中國印度一帶。

## 二十五

一八七七年四月，‘梅兌’船上。

依凡注視着他的翹袖和他緬甸藍綢的袍子說道：  
——這樣子我看活樣一只兔子的腿皮。

這時正在彭加爾灣海邊暹羅國堰城。他坐在一家水手酒店裏一張中國式的小檯上。

他已非常醉了；待他看自己穿得像個亞洲的富人，這麼笑了起來，他的眼睛便變成暗晦無光，他的嘴唇便繃縮而像在增茂。在這種時候，正如他往日一樣，已無

事不可爲了。

坐在他旁邊的是那龐大的凱普爾，也是前桅上一個勤務，他正喚了十五杯價值很貴的新加坡酒，一杯一杯把來乾了，隨即帶着勃勒大尼人醉態中嚴厲的凶狠，一拳就全給打碎。這十五個杯子的碎片鋪滿了一桌，他就把雙腳擱了上去。

還有個砲手巴拉大，他帶着個狡詭的微笑，長是又漂亮又沉靜。勤務們破例請他來參加他們節慶。過去是勒黑羅，巴拉才爾，大桅上六個，後桅上四個，——大家神氣高傲，穿着亞洲的袍子自得其樂。

座中並有賽因島（Sein）人那笨徒勒希兒，是他們帶來取樂的，他在他的甜酒碗中喝沖水的濁酒。最後是兩個海賊，兩個逃兵（Blackboule）他們是走遍天涯的亡命之徒，是依凡的舊識，這晚上他在海灘上把他們檢拾了來。

……他們爲了慶祝勤務兵的主母聖歐碧蘇亞（Sainte Epissoire）的節日才聚會，而習慣上我又得以工務官長的地位同他們出來。

一年來他們還沒有足踏過陸地。司令官心悅他的屬隊，曾准許他們這些可教的孺子像在法國般慶祝這位大聖女的節日；他指定在這個堰城，因爲他看出來這地方于我們比較的少生危險，而且居民比較的不多事，

好相與。

在又大又低的這間紙糊壁的廳堂裏，與我們同時的有一隊美國商船上的水兵，他們挾着幾個從英屬印度妓寮裏逃奔出來的長牙俄女在喝酒。

這種越軌的樣子，攪擾了一班勤務，他們要獨占這間廳堂，便向他們示意。

‘十一點’。——外面的暹羅城市已在熱夜中入睡，彩色燭台裏的蠟燭也要更換了。此間的人只覺得空中在揚拳，臂膀要伸出來打人。

一個美國人帶個馬賽口音說道：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這班法國人要到這裏來橫蠻？同他們在一起，一班人中最年輕的那個人（說我），他神氣像在指揮號令他們呵？

依凡作態連頭也不甘回一回去，說道：

——那個人呵，那個人他看不過是該要生氣了！

巴拉大說道：

——那個人，知道他是誰？你們等着吧，我們會來收拾你們，無需勞動他的；你們瞧着吧，這般誇耀的孩子！

……依凡早就把他那中國式的小櫬向他們摔了過去，就摔穿了牆壁打上他們的頭顱；巴拉大第一拳就打倒他們兩個。別的翻倒在先倒兩人的身上，全體都已倒

了地；凱善爾在人堆裏打擾，他大聲拍着桌子，把他十五個杯子的碎塊向敵人身上亂撒。

那時聽得外面有鼓聲，鈴聲，緞袍縷絳聲，婦女的銳笑聲。

而一班舞娘走進來了。（勤務兵是聽舞娘指揮的。）

……他們見她們走進來，便停了手，原來她們樣兒卻怪。她們點脂抹粉活像中國的泥人兒，身上披滿是暉煌的珠寶與金飾，眼睛半閉，好似兩條小白縫，伸開了她們的臂膀，翹開了她們纖長的手指，長大的指甲套在金管子裏，帶着女鬼的笑容，向我們中間走過來。

同時還有檀麝的香氣；原來人家在一個香爐裏焚燒木條兒，一縷令人昏昏欲睡的烟，好似青色的雲翳般在散開來。

鑼聲鬧的更響了，這班鬼影便舞了起來，雙足不動，手腕灣動着，腰腹成一種有韻節的動作。長帶着這副殭硬的笑容，這副死人的白眼；這兩只穹起的殭屍大奶，振成淫蕩的顫動，再次是皓腕上這兩隻瑟縮的翹開的手在灣裊；她們身上好像只在這兩處還有點活氣。

……勒黑羅已在地上睡了好久，聽得大鬧的金鼓聲醒了轉來，着了慌。巴拉大嘲笑着他解釋給他聽：

——斗，他媽的，舞娘呀！

——呵！對了，是舞娘！

他站了起來，舉起了他的巨靈掌，在空中混淘。想抓到這些高舉的臂膀和金龍爪，他‘大舌頭’吶吶說道：

——這雙手，屏風上的畫像，這雙手不應該那樣舉着，那樣不雅觀……我當是……當是……鬼！

他就倒下地去，睡着了。

巴拉大他今晚唱過了他平日的酒量，他責備她們不該生着黃皮，又對她們說他的女人是白的。他還過甚其詞的講着這種白顏色講個不休，“白的！白的！”現在他要給她們看了。起初給他們看他的臂膀，隨後看他的胸膛；他說：“喂，你瞧！真個不！”

她們這班亞洲的黃娃娃，老露着她們縛向太陽穴的白眼和她們嘻着的嘴這副奧妙的神氣，繼續她們畜牲樣子的遲緩而悽慘的顫動。如今巴拉大是赤裸裸地當着她們在跳舞起來，神氣像一尊希臘石像忽然生動，加入古代的混舞。

……但是緬甸女人還是像機器人般揚起着長久的舞，長久的舞，比他舞得還要長久。後來夜已盡，金鼓沉寂，水兵想到這些婦人貪其所歡，怕在守候他們，便着了慌。他們先後從海灘這邊走去，不敢靠近她們。

## 二十六



這個巴拉大是依凡的至交，他已整理清爽待與我們第三次同船出發。

他是在濮爾鐸(Bordeaux)河埠上長大起來的私生子。他有個好心，行爲却非常壞；滿肚子的矛盾思想，待人接物的粗綱大略，在他是完全不懂得；他的榮耀就在能比別人漂亮，嫵雅，壯健，還要‘清爽’（‘清爽’與‘整理’兩字，在海軍隊裏差不多只可概括他們；文人學士也及他們不來。）

這個巴拉大，在船上教授水兵間所用的各種武技，如拳，棒，潭腿，另加體操，以及唱歌，以及跳舞，他藉此賺着月俸。他身柔如賣解者；他與坊間所有置身在雕刻家屋子裏的壯丁都是朋友；他在賣技人夥中掙着錢。

水兵們歡宴中，他就軋在頭批上，但他却長在被請之列；喝得多，但不會鈔；喝得多，但從不過份；在所有的混舞中間走過去，還是挺直，還是微笑，還是鮮明。

他對什麼人都有些別人捉摸不到的嘲語來回答；一經用嘉司貢的口音說出來，那才更怪；隨即他話完了，便發出一種他所特有的聲音：那一聲冷笑，像獅子吸氣般在他肚子裏邊響起來。

但也須說，他却和善，知恩，能爲衆人效勞，能對朋友忠實；他重然諾，而常常以可怕的小孩子那種驚人的率直能答覆人。

他百計賺錢，就如以他的風姿，也得利用起來。但總以他野蠻人的高尚態度，以天真出之；直使他人明知其故，也仍舊當他比他們還要稗氣而原諒了他。依凡也忍住氣說道：

“呵！我好好對你說，巴拉大，那樣子是不好的……”從不想再苛責他一點。

從這各方面積受起來，積受起來，匯聚成大塊的金洋，在他一條銅帶裏向腰限間膨脹起來。服過五年的兵役之後，已足使他與一個西班牙小女郎攀下一門親事，她在濮爾鐸的聖加德鄰街上一家漂亮的服裝店裏做縫衣女；她是一個很嫻雅的小女工，他身邊常常帶着她的一張側影像，截髮覆額，戴個漂亮的狹邊帽子，帽子插着一支烏羽。

他好像不得不道這一番歉意一般，曾經說：

一那有什麼辦法呢！她是我從小時候的‘交情’呵！

他在期待這個未婚小娘子的時候，常常樂意去委身于許多另外的女人，但有時確是出之仁心，正與依凡一樣的態度，是免使人家過不去。

## 二十七

一八七七年，五月，海上。

兩天以來，那番陰慘的巨聲，儘在我們四面嗷嘯。天上非常黑；正如波商(1)要描寫洪水那幅畫上的景象；只是所有的雲被一片可怕的風所擾，全在騷動。

這片巨聲，老是在洪大起來，深沉而不絕：活像一片發怒起來的暴噪聲。我們一路在龐大的浪塊中衝碰着；浪塊捲漩成白色的峯，樣子像要追隨來似的滾過來；又竭盡全力向我們船身上碰，那時便發生可怕的撼動和震駭的巨聲。

有時‘梅兒’不服氣，登到牠們身上，好像牠也要向牠們發起怒來似的。隨後牠又頭望着前，老是向後面陰奸的槽裏掉；牠掉到那些但見其在老高壁立的水浪間裂開來的山谷一類的底裏；但牠趕緊再升起來，要避出這些正待閉合的，墨綠，油亮的弧形的壁。

一片冷雨，在空中畫出一支一支白色的長箭，鞭笞上來好似一下一下的銅條。我們已靠近北方，沿着中國的海岸上航，我們是被這番驟來的寒冷所襲住了。

桅杆高頭，人家正在想纜住了已纏到下層帆上的桅纜帆；但後桅帆已很難抓住了；因為我們後面似有若無的陸地之故，現在是無論如何得迎風直上了。

註1，波商 N. Poussin(1594—1665)，法國大名畫家，其‘洪水’一畫，亦其名作之一。

兩小時以來，這班勤務就在從事于這種工作，他已被所有向他們身上掉下來的東西所熬煎，鞭抽，蒙了眼：有從海裏擲來的成堆水沫，有從天上擲來的雨與霰；他們就想用凍僵了成爲雞爪瘋的手去扣住這片在暴風之下膨脹着的濕透挺硬的帆。

但是他們已舉目不相見，舉耳不相聞了。

他們在那裏已只能自顧着不被風刮去，只能自顧在所有這些濕透了水，滑溜溜的動蕩的東西上爬行；——但仍得在空中這些搖撼着，動得又急驟，又繚亂，活像一只急喘中的受傷大鳥最後在撲牠的翅膀般的帆竿上工作。

愴慘的呼聲，從高頭這種成簇宕着的人類中傳來。這種男子的呼聲，這種啞嗓的呼聲，因爲不大聽慣的緣故，聽去比婦女的呼聲還要悽慘；劇痛的呼聲：一手抓住了一點東西，抓着的手指已肉落或節脫了；——有時一個比旁人力弱一點的，冷的已僵，只覺得不能再支撐，頭已暈眩，那他便要鬆手，便要掉下來了。

……那樣足足經過兩點鐘；他們力盡了；他們無能爲力了。

于是叫他們下來，派船左邊的勤務去代替他們，那班人比較的多經休息，少經寒凍。

……他們下來，已面無人色，亦且濕透了，冰冷的

水在胸前背後淋漓着，手已血紫，指爪已翹脫，牙齒在打戰。他們食也難，眠也難；人力在疲憊了。

在寒濕中長時的期待，長時的困頓，才是海上真正的恐怖。這班可憐的垂死者，在未作他們最後的吟呻聲，未作他們最後殞死時的噎喉之前，日夜存留在浸水，沾污之中，滿身是一片冷汗與鹽漬混成的爛泥，是爲死者塗身。

……巨聲老是在增高起來。有的時候在發出尖銳的叫嘶聲來，如在一陣子惡怒的暴噪中；有的時候又變成重大，震地，有勁，聲漫大如天翻地覆。人家却總是從這浪登那浪地跳，而除開海裏還存留着牠水沫浪雪的那片惡劣的白色之外，其餘的一切都變成更黑了。一個冰冷的黃昏，在我們上面落了下來；在這些晦暗的簾幕背後，在所有這些天際的浪塊背後，太陽正待落山，因爲是已到這麼個時候了；牠捨棄了我們，牠得在這夜間去整容了……

……依凡與船左身的人登到這桅桿上的擾亂中去；那時我望上去，我也被蒙了眼，只是間或望見那空中成簇的人。

驟然之間經過一下更大的震撼，這一簇兒的影子忽然中斷，變了形狀；兩個人身脫落了，伸開兩臂掉在海中嘯嗷的浪頭裏，另外一個一聲也不叫地跌扁在甲

板上，好像掉下一個已死的人來。

值差的隊長發狂似的擲着胛說道：

——又是繩梯斷了！他們在勃雷斯德這個齷齪的軍港裏給我們的是爛麻絲做的！胖子凱菩爾落在海裏。那第二個是誰？

另外的人用手抓住繩子，在空中蕩了一陣子，現在又趕緊腕用着力爬上去。——像猴子一般爬得非常快。

我于這些在爬升的人中間認得一個是依凡，——那時我爲悲愴所悶住的氣，才又喘了過來。

掉入海裏的人，人家給他們擲下許多的救生圈去，——但是有什麼用？——還是不再看見他們的好，原來，在那時，因爲有這種‘入海穿浪’的危險，人家便不得不束手不救；而且須得有這種可怖的勇氣去捨棄他們。只是他們向留在上面的人打招呼，詢知那第二個失落者的名字：原來是一個很聰明的學兵，他母親是一個很高高的寡婦，在法國未出發的時候，她曾來將他諄託過船長。

另外在甲板上摔爛的那個，經人不問死活，四個人弄他下來，一路上還是顛倒着；他們扛他到療病室裏去；那地方已變成了一個骯髒的垃圾桶，有兩担黑污水在潑滾，還有破碎的藥瓶，還有種種藥料發出來的氣息。沒有一處地方可容人安然壽終；海對於這垂死的

人連憐憫之心都沒有，仍舊要叫他舞動，叫他跳躍得更加起勁。他重復又發出一種咽喉間的聲音來，他還有喘息，一聲聲在萬物所作的巨聲中消滅。人家安定一點，或者還能救活他，還能延長他垂危的一息。但在嚇呆了的醫生手裏，他們雖想要叫他喚，他却死得更會快一點。

‘晚上八時’。——這時值差的責任是重大了，卻是又輪到我身上。

人家只能盡能力支持下去。人家已看不見什麼東西。人家在這許多巨聲中間，人聲好像已沒有一點聲音；銀警笛要傳遠一點鼓足氣使勁吹，還只似極小的鳥兒婉轉的歌。

只聽得艙壁上一下一下可怕的打擊聲，好似在用粗大的衝牆樁子（Belier）來搗。到處常常有洞開的窟窿在挖穿來；人家覺到像要掉進去了，便在深深的夜裏垂下了頭。還有一種力給你碰上來猛推一下，會把你老高的擡在空中；‘梅兌’又跳了起來，全船震顫得像一面怪狀的鼓。那時他們手抓住也徒然了，只覺得又顫跳起來；他們急忙加勁抓牢着，他們閉上了嘴與眼，因為本能上不必看就可料到這時又有大浪掃空，而說不定還要掃你將去。

那麼樣重番更迭，在先是下降，繼之以這類帶着可怕的鼓聲的躍跳。

而每經一次降落，隨後便還有淋漓的水到處在下掉，有千百種物件相碰碎，千百個壘錢麵包在暗中滾動，所有這麼回事是給在先那種巨聲的恐怖，延長個淒慘的尾聲。

……那班勤務呢，我那可憐的依凡呢，他們在高頭幹麼呢？桅杆，篷帆，在人家還能穿過這片冰雹造成的創痛景象望上去的時候，有時那影子還能在暗中看見；但見這些大十字架的形狀，雙層如俄國式的十字架，帶着危窘的，狂人手勢的動作在黑影中振搖。

司令官他看來與其怕再失落人，甯可這未紮緊的桅樓帆發生危險，便對我說：

——叫他們下來！

我歡天喜地很快地發了這個號令。但依凡靠他的警笛從上面回答我說差不多要完結了；只待那斷了的帆索換上一條繩頭，隨後結住了他們的篷，完了他們的工，他們便可大家走下來了。

……後來待他們都走到底下，人數齊全了，我才舒暢地喘着氣。空中已沒有人，高頭已沒有事情要做，只在期待了。呵！這時我覺得天氣差不多已明朗，在這條渡橋上差不多已舒服，現在人家才已給我揭下了這片憂慮的重担。



## 二十八

……‘午夜’，——下差時候，——要去找個藏身所在了。

下面緊閉的砲房裏，是狂風暴雨和着牠困苦的底蘊，和着牠可憐的實際。從頭到尾，但見這種長形的幽暗的小菜場樣子的地方，在蕩漾的燈球光中照的半亮。大砲支起在架上，纜着粗鐵練，好歹還站的穩。這地方全部在擾動；這類動態活像一樣東西放在一個篩裏搖，沒個休止。沒法休止。發狂似的盲目着接連着搖；到處在杵響，活像一只動物，橫拖，力竭，將近要肉裂垂斃，痛楚中在顫抖。

在外面祇想闖進來的大水浪，一縷縷，一叢叢慘惡的向這裏，向那裏篩進來。

我們覺得被掀得這麼速，直使兩腿要下屈，——隨後物件便掉下來，向我們足底下直鑽，——我與衆人一起走下來，還得身挺得直直的活像要抵抗什麼。

到處都有驚人的，無着處的尖銳聲音發出來；所有‘梅兌’這海鳥形的一副肢翼，在可怕的摧折之下呻吟着，一點一點在脫節了。

外面，隔着一層木壁，長是這樣震耳的大聲，這怖人的巨音。

但是一切都還是好好的：那長形的砲房，依然無恙，常見牠從這頭到那頭一忽兒側的半轉，一忽兒經一下震蕩便直立起來，那樣子在燈球失了後的這片黑暗中看去，像更長了，在這整片的聲音中，牠顯得變了形，在大起來，宛如一個模糊的夢境……

很矮的頂板上掛着一行一行望不盡的袋網，都在重載之下膨的很緊，樣子像吊在牆角裏的這些蛛網，——這些每個裝着一個生人的灰色袋，便是水兵們的吊床。

但見這邊宕下一條臂，那邊掛下一條腿。有的累得疲乏了，便睡得很穩；有的在惡夢中振動着，高聲說着話。而所有這些吊床，全在一個不斷的動作中搖蕩，碰擦；間或重重的相互一衝，便頭也會衝破。

地板上，這班可憐的睡漢底下，有一潭黑水，帶着濕透的衣服，麵包片，餅干片，碰下來的肥皂，種種殘物糞穢在向左右滾動。時時還見有穿着濕透的襯衣顫抖着，半裸着身，又另亂，又慘淡的人在這一行一行的灰色吊床底下逡巡着尋找他們自己的，他們也要尋找他們唯一還有一點兒溫暖，還有一點兒乾燥的可憐小吊床來，求個安息之所。他們東歪西倒地走來，抓住手免得跌交，但腦袋又去碰睡着的人：各人都同樣的只顧着自己，再也顧不到誰人了。他們的腳在糞與水的潭裏

滑溜；他們與受難的野獸一般留意不到自己身上的醜陋了。

一片窒人呼吸的霧氣，充滿了這個砲房；所有在地上流滾的污水，使人感想到一個病畜牲的居處；而聞到這種刺鼻的臭氣，尤其是船艙裏在海上氣候惡劣時所特有。

到了夜半，依凡他也與船左身的勤務們下來到砲房裏來了；他們曾補值了一小時的差，因為有些小船還得去縛一縛牢。他們從半開的門口溜了進來，隨手關上了，便來混在這片飄蕩的苦困中。

他們的苦工歷時五點鐘，他們就在空中搖蕩，被高頭的大暴風吹傾，又有曾經熨炙過他們臉子的這片鞭抽上來的雨將他們混身澆濕。他們一走進這悶閉着一室死人臭的地方，便扮個不合味的鬼臉。

依凡以他一副傲大的神氣說道：

——一定又是這班巴黎人(1)給我們這裏帶了這股瘟氣來。

他們是真正的水兵，他們都沒有病；他們還有個在

註1， 巴黎人(Parisiens)。水兵間通用的罵人話；竟謂：不服海性，不健實，有病的。

桅樓上所有的風中擴張大的胸腔，而他們方才熬受着的適生的疲勞還會給他們一點兒好夢。

他們仔仔細細踏着鐵環，踏着木莊，踏着砲架的一端，避出泥水與糞穢，——他們的光足踏上所有突起的地方，像貓兒一般驚惶着來棲止。走到他們的吊床旁邊，他們才卸衣服，掛起了他們的軟帽，掛起了他們練着皮帶的大刀，他們浸濕的衣服，一切都掛起了，他們便把自己也掛了起來；待他們已赤裸了身體，他們便用手把那還在他們堅硬的胸前淋漓的一點兒水拂拭去了。

這麼着以後，他們便像賣解的人一般身子輕輕地向頂板運了上去，都在他們狹窄的網床裏對着白漆的樑躺直了。去他們上面，每經一次大震動，便聽得好像倒下一片瀑布；這是海浪巨堆的水在掃上甲板來。但他們吊床的行列還不免與旁的吊床一般，鐵鈎上軋響着搖蕩大作，而他們却在可怖的巨聲中間深深入睡了。

……依凡的吊床四周，立刻有緬甸女子來跳舞。她們在這夢中格外陰沉的香烟繚繞中，一個一個帶着她們死人的笑容，穿着綢製的奇裝，滿身珠翠，陸續而來。

她們在金鼓聲中，像鬼影般伸出手，翹開手指，緩緩地蕩動着她們的臀部。她們手腕嬾動如在病暈，使她們套在金管子內的長指甲也紛亂起來。

金鼓之聲，原來是狂風暴雨在外面向壁上玩的把戲……

## 二十九

我在半夜裏待值完了差，看依凡走了下來，便也回到房間裏想睡去。現在這船的命運于我們兩人誰都已脫了干係；我們已盡了我們看守的時間與工作。我們在海上完了公差的時候，已絕對的放了心，我們如今可以去睡了。

我的房間是在橋上的，那裏邊倒反有充份的空氣。所有的大陣狂風與暴雨，都可從破碎了的玻窗裏進來；窗簾子捲軸似的捲起來，帶個鳥翼的聲音撲上頂板。

我也照依凡的樣子掛起了我的濕衣服。水直在我胸前淋。

我的小床裏不大舒適，但我因為疲勞過度，很快就睡着了。我滾着，搖着，半身掉着，只覺得在向左右來往，我的頭碰在板上，痛得很。所有這些，我在睡夢中就都有數，但我在睡覺。我在睡覺，又在夢到依凡。——我夢中在白天，看見他掉下來，這是一種罪慮心留給我的印象，又好像曾經有一種悽慘的事物很靠近的擦過時留下來的模糊念頭。

我夢見我好像我從前初年過海上生活時一樣。睡在一只吊床上。依凡的吊床就靠着我的。我們震蕩得很厲害，他的床就脫了鉤。我們底下有一種黑色的東西在亂動，大概是深的水，——他呢，就將要掉入此中。那時我想用手去抓住他，手又沒了力氣，已軟得如在夢中。我記起他的母親會把他囑託給我，我便想試將他攔腰抱住，把我兩手圍着他的腰扭了起來；我愴痛呀，明知我已力不能追，我已辦不到了；他就將溜脫了我，沒入我們底下這整片在發聲動蕩的黑水中去了……而尤足使我駭怕的，他竟不醒來，而且他又是凍殭了，這冷氣我也感受到，直冷澈骨髓；就是他吊床的網，也變成僵硬如木乃伊的座子……

在我腦袋裏，那實際上的搖撼與每次衝碰所受實際上的痛苦，都感覺到，我又以這實際混雜着我的夢幻，便如到了疲憊到極端的境地，而那是悽慘的幻像，便更加着力，更加生動。

以後我便失了一切的知覺，連響動都不知了，到了這時纔始有了安息的機會……

……待我醒來，已是早上。那初吐的天光這種黃的顏色，是在風浪的日子東方所特有的，而聽到的還仍舊是這種洪大的聲音。

依凡正把我的門推得半開，在望着我瞧。他在門框

子裏一手撐住了身，胸膛爲保持他身子的平衡，隨時在向前向後傾。他又重穿上他那套可憐的濕衣服，他滿身是海水的鹽質，滲在頭髮裏，滲在鬍鬚裏，好似一種白色的灰塵。

他在笑，神氣鎮靜而非常溫和；他說：

——我想來看你；因爲昨夜我夢見你許多事情。我整宵的看見這班翹着黃金長指甲的緬甸女子，你知道？她們圍住了你惡作劇，而我竟趕不走她們。此後她們就想喫掉你。幸而打雜務的號聲響了；但那已使我怕得滿身大汗……

——真個的，我正想念着要見你，我可憐的依凡；因爲在我這邊，‘我夢見你許多事情……’難道還是昨天那樣壞麼？

——或者‘好對付’一點吧，而且，你瞧，到了白天了。這麼亮的天色，你知道，在桅桿上工作起來總好得多了。但是像昨夜那樣黑得像在鬼窟裏，那也怎麼不了我。

依凡向我房間四下裏滿意地注視一番，房間是他看到將要起風浪才經他佈置過的。幸靠他的安排，得以一點都沒有動。地上是一大潭髒水，水上浮着雜物；但我看重一點的物件，却像傢具一般用釘子，鐵螺絲，在壁板上掛的掛，釘的釘。一切都費一大番苦心想法用粗粗細細的油浸麻繩來縛着，繫着，結牢着。但軍械，銅

像，與衣服紐結在一起，雜亂得却奇怪。帶着人的長髮的日本假臉具。隔着油麻綫的格欄在向我們望；牠們與依凡夢裏這班要喫我的金指甲緬甸婦人有同樣的遠遠的笑容，有同樣的斜拖着的眼……

……忽然起來一片緊急而歡快的號聲：“召集打掃！”

這聲軍號在風聲驚人的怒吼中，嫋嫋帶一點兒金石聲。

在波浪滔天的時候打掃甲板，在陸上的人看來，這種手脚好樣費得太沒道理了。但我們可並不覺得怎麼不尋常；這種洒掃每天早上要做，常常要做，無論如何要做；也是水兵生活中一種老規矩。依凡好像坦待着世上一種最當然要做的事情般別了我說道：

——呵！……我要幹‘我的清潔公事’去了，再見吧……

可是這號聲在牠照常的時刻上吹得太起勁，太沒有程次了；原來這天早上他們沒有打掃。

……正如依凡所說，我們很覺得‘好對付’一點了：動蕩已緩慢了些，有規則些，與海浪的起伏相應了些。風浪已減煞了，洪大震耳聲中的這許多衝撞聲已不復聽到。

隨後到了白天，——真是一個壞天氣，一天鉛黃的



怪色，但白天終竟是白天，不過比夜間還要陰慘。

……我們的壽命還沒有終了，不用說的；第三日上我們又安然在中國香港的海口裏了。

### 三十

一八七七年九月。

‘梅兌’很久已登上歸程。

所有的風，所有的浪，齊來惠顧牠。牠日日夜夜很快的趕路，趕路，連地方與遠近都記不清了。

模糊中看見麻拉甲挾在過去，飛決地經過了；紅海，在一片陽光眩耀中薰蒸着；隨後是西西里角，終于齊勃拉大 Gibraltar 的大臥獅也到了。現在是對着水平線，一忽兒最先露出的陸地便是勃勒大尼的陸地了。

我恰好在這艘‘梅兌’船上服滿了我的兵役，而這次我與依凡同道的行程還不到五個月。

現在這一片灰色中已有了白色的條紋；隨後顯出一個塔和四散的晦暗的小島嶼；所有這些都還很遠，還只能在籠罩着我們的陰晦的壞天色之下才看得出來。

我們昨天才離開亞洲的極東，我們還不難設想是身在那邊；因為船上的東西位置未動，人面也依舊。我們還堆滿着中國風味；我們仍舊在吃那邊採來還碧綠

的水菓；我們在帶着中國氣味行走。

但是全不然了；我們的屋子還移得快的奇怪；這個塔與這些島，是比埃諾亞 Pierres-Noires 羣島了；勃雷斯德就近在那邊，天沒有黑我們便可進口了。

……這勃雷斯德莊嚴輝煌的大海港，這些難得看見的張篷大軍艦重顯到眼前的時候，總會打動一種回憶的情緒。——所有我最初投入海軍時的印象，所有我最初到勃勒大尼來時的印象，——最後想起來的是法蘭西。

那邊的是‘鮑達’；我望着，我在回憶中還能得見我長時在支頤研習的課桌；和我在攷試之前發着抖演習力學與天文學上複雜的公式的黑板。

在這個時代，依凡是一個人家所謂規矩而乖巧的幼童，是住在‘鮑達’旁邊的相鄰伴侶‘勃勒大尼’船上一個面貌和善的小學兵。那時我們都是小孩子，——現在都已成人，——明朝……老境了，——後朝，死了。

### 三十一

星期日，在勃雷斯德是一個狂醉的日子。

‘晚上十點鐘’。——夜沉靜，安甯的海上一片月明；‘梅兌’船上，水兵們的長歌已唱完，便萬籟俱寂。

自從暮靄升後，我的兩眼就轉過來對城裏的燈光望着。我正踴慮着在等候依凡主管的這條小艇；牠靠岸去就沒有回來。

那條船上的紅燈終於在前來了，已過遲了兩個鐘點！

海上在夜間便鬧了；早就已聽得雜在打槳聲中的呼叫聲；這小艇裏大概出了什麼怪事。

……牠才靠上來，三個盛怒的醉酒軍官便急急忙忙過了船，還叫我責罰依凡：

——先叫人把他鎖起來；審問過後，把他槍斃了，因為他公然毆打上級長官。

依凡才對付過那番爭鬥，正顫抖着站在那裏。這三個軍官已打過他，或者至少也試想要打他過了。

“他們想要來難爲我！”他輕蔑着說；他矢口說沒有向這三個老軍官還手；他不過一揮手將他們一齊摔倒。他任憑他們扭住他，拉扯他；他們因為他不肯讓他們這幾個醉漢當這小艇的舵，便抓破了他的臉，把他的衣服撕的粉碎。

依凡不謹慎，由着船丁喝酒，所有的船丁便也都醉了。

……那三個軍官仍舊站在那裏，就近在他身旁，不斷的咆哮着，詛罵他，恫嚇他，三個醉翁在盛怒中格格

不吐地，看去却是滑稽；要不是那森嚴的紀律在他們背後，將使這節案情駭人地擴大起來，他們便要顯出非常可笑的樣子來了。

依凡是散髮覆額，襖衣破碎，袒着胸，緊握着拳頭站着，對於這一番辱罵已忍受到無可再忍，正在他蒙難中使個眼色知會我，預備出手了。

呵，軍紀！在某種時間軍紀是非常重大的。我這時是值差的隊長，我除非參加進去說些鎮壓的話，再把他們都交給艦長去判斷，不然就違犯了所有的規則。

我卻又違犯了所有的規則，跳下‘橋板’，撲到依凡的身上；——時機迫切了！——我兩臂抱住了他的兩臂，我就在他們將要出手打的這駭人的時間內在兩臂裏抑止他住了。

我看看另外的幾個，他們見這對黨變了態度，便像狗子當着主人面似的縮了手。

幸而是在夜裏，又沒有見證。只有幾個船丁，——他們又醉了。——而且我可以担保他們：這班都是好孩子，要是必要他們到堂，他們也不會加罪到我們身上來的。

……于是我就抱起了依凡，經過他的三個冤家前面，他們便走過一邊給我們讓路，我帶他到我房間裏去，鎖上門把他關在裏邊。一到那裏的時候，他就可安

全了。

有人來喚我到司令官那裏去，所有這片聲音已將他吵醒了。唉！又得將原委給他講了出來。

我講了出來，竭力將我可憐的依凡的過處說得輕淡些。我講了出來；隨後經過了幾分鐘急死人的時間，我便懇求起來：我自問平生從未懇求過人，這時好像不是我自己在講話。但所有我說得出做得出的，全給這人冰冷的理由打消了，他手持着依凡這篇生活記錄，並已給我目覩過。

我在上邊所最稱成就的，就在把最重的一點那拳毆官長的問題闢除了；但侮辱與抗命的罪仍舊存在。依凡都曾犯過：在心裏呢，雖或許覺得是不公平的，要抗爭的；但在口頭上祇好承認了。

起先是命令立刻鎖他起來，又爲這惡聲劣行的緣故，叫人帶他到看守所去。

可憐依凡！他真蒙了不白之冤，他這一回並沒有怎樣罪大惡極呵！但是他經此一番，現在倒使他更加懂事，現在倒使他大大地努力戒酒，行爲規正了。

## 三十二

待我回到房裏來和他講人家將鎖他起來，我見他

正坐在我床上，握着拳頭，牙關發狂似的咬緊着。高高昂起了。他那勃勃大尼人的壞頭腦。

他蹬足聲稱他不去，——太不公平了！——至少得強迫他去了，然而他還會把等一批上去抓他的人打個落花流水。

那時，我看他亂了；還因為這一片好心，我心頭便愴痛起來。怎麼辦呢？看守的就在那裏，就在我們背後，正待來帶他；我竟不敢開出去；一秒一剎那在逝去，我手脚忙亂得不可名狀。

我忽然轉着一個念頭：我很和順地請求他看他母親面上，叫他記起對我的誓言，我又在此生中第二次稱他吾弟。

依凡流淚了。好了；他屈服了，順從了。

我在他額上澆了些水，把他的襯衣扯一扯整，就開出門去。所有這一番還不到三分鐘。

看守的人來了。他立起身來，跟了他們走，和順得像個小孩子。他回轉頭來向我微笑着，神色鎮靜地到司令官的問案前去回報去，隨即安安靜靜到艙底下去就縛。

……將近夜半，待這慘澹的值差時間終了，我給依凡送去一條被服，一件外套，（這一夜天氣已冷），我才去睡覺。這是我無能為力中還能為他為力的了。

### 三十五

下一日是星期日，司令官一早就叫人來喚我，我進他門的時候，心裏就懷着一種恨意，我要是不怕加重依凡的命運，我還準備好毒辣的話一見面就夾面丟上去，報復報復我昨天的求懇。

可是我弄錯了：他上一日到底感動了，明白我了。

——你可以找你的朋友去。還是勸勸他；你對他說我已寬恕了他。案情斷不會出關，只按律治一個簡單的懲罰。八天的鍊鏑完了。那三個軍官，我也照你的請求，治他一個同樣的罪，拘禁八天。我這樣辦法是看在你面上的，你把他當兄弟般看待；我也看在他面上，他總之還不失為船上最好的人。

我就轉個地方，把這片深情厚意告訴給他聽。

### 三十四

‘梅兌’船艙底下的一角裏，非常的混亂地堆滿了軍械。一盞燈球映照在一大堆被耗子或輕或重啃過的雜物上面。

十一二個水兵，——巴拉大，基亞貝樓，巴拉才爾，

勒黑羅，全班的朋友，——圍住一個躺在地上的人。這人就是上了鐐的依凡，他躺直在潮濕的板上，腦袋枕着臂膀，一足套入鐵環鎖在‘法練’上。

他那三個敵人中最激烈的拉加居師傅，站在他前面，在以他醉漢的老口音恫嚇他。他恫嚇他要報復那小艇上這回故事，其間我也曾逾份參加着的。

他是離開了拘禁所特地走來辱罵他的；——我呢，正在值差，正兜好一個圈子從後面走上來，就看見他在那裏，——他真是得到個好藥方！——水兵們看見我來了，想到將有什麼事發生，便都在他們鬍子底下微微地笑。依凡一聲也不回答，他還是換一頭睡下，帶一種老看不起的樣子對他轉過背去；他也看見我來了。

拉加居師傅說道：

——我們竟同受了刑事處份；——你凱瑪丹克是工務組長；我拉加居是大綬動章的砲兵隊長。——你靠長官袒護，頭兩張牌先給你揭起了：現在看其餘的三張誰來揭。

我從後面說道：

——拉加居師傅，如其你樂意，我們三個人來玩罷：玩一場‘浪斯’（Rams），一定更開心。喂，你，我的好依凡，再揭一張起來。

母鷄見了廚刀，竊賊衝着警察，耗子不留神把脚



爪搭到貓兒身上，那些臉子還沒有像拉加居那樣掛的長。

……我剛才開的這個玩笑或者不大切題。但是一班看客都是同情于我們的，他們對於依凡這次勝利，都非常快意。

### 三十五

八天之後，我們的軍艦便滿期了：在船塢裏解除了武裝，艦隊四散，一般說是一條死船。

我要走了，依凡送我上車。車站上擠滿了水兵：全是梅兌船上的，他們也是要走了；另外還有成羣來送他們行的。

其中有我們許多舊相識，依凡的保護人，朋友。所有這班好人兒，都已微醺，他們脫下了帽子以一片深情向我們告別。這是每次解甲時習以為常的情景：一條船滿了期，這點兒是特別的；這便是一切恩怨愛憎的煙消雲散時。

……我在待車室的門口握着依凡的手對他說道：  
——你至少得通通信吧？

他却答道：

——我總給你通消息（他常是帶個溫和而畏縮的

笑容吞吐着)。好罷，你看，我給你通消息：不過我不知頭上怎麼稱呼你。

原來，‘長官’，‘親愛的長官’之類的稱呼，已不能適用於我們之間。那麼，什麼呢？我答道：

——呵，那是很簡單的……（我就把這簡單的事情想了許久，但是一點也想不出來。）那是很簡單的，你就寫……你就寫‘我哥’好了，這樣首先就切實一點，而且在書牘筆法上，這樣也很適宜。

### 三十六

梅兌在勃雷斯德解除武裝，我與依凡分手，已經有六星期了，這天我是在雅典吧，我接到這封突如其來的信：

“我的好哥哥，

“我草草寫這數行，是要告知你我已在昨天結婚了。在理我先前很可以向你求教；但是你要知道，我時間已沒有餘裕，我已派定在‘高奈利’號上出發，我只有八天可與內子同居了。

“我的好哥哥，我想你也會覺得到那樣的日子，比較像你所知的長時在這裏那裏奔走的時候總好過得多。我的女人的名字叫瑪麗凱梅楠；我要對你說，我非

常歡喜她，只要我能住下來，我想我們在一塊兒一定很好的。

“我在未出發之前，將給你寫一封長些兒的信，我的好哥哥，我可斷言，這次我沒有你與我一同上船，我一定很不高興的。

“我熱烈地吻你，告此結束。

“你愛你的弟弟

“依凡凱瑪丹克。

“一八七七年九月十五日自勃雷斯德寄。”

“再者，——我纔聞知我的派遣已改變了；我是派在‘亞略那’船上，要到十一月半才開旋。那樣近乎可給我與女人同居兩個月；我們親近的時間現在可多着了，你想我多麼快樂。”

……水兵們行後歸來，他們便用自己的錢千奇百怪幹的出；這是老規矩。近海的城市中都熟知他們這種有點兒粗蠻的放縱行爲。

有時他們也以消遣的態度隨便娶個妻室，好有個穿一領孝服的機會。

依凡呢，他從前既已備嘗了各種的傻事情，現在變換方針，到頭來是結了婚。

依凡結婚了！……同誰呢，天呀？……說不定是他在喝醉了酒的時候隨手檢得來的一個城中的無恥者流

罷！

我想起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就在這勃雷斯德城裏，幾乎娶了來消遣用用的那個插羽帽的傢伙，我才心裏擔憂了。

### 三十七

兩個月之後，當這艘‘亞略那’正預備要開發的時候，不意我恰逢其會，在最後期間，也在這船上備員參贊。

### 三十八

出發的時候，我看見這個瑪麗凱梅楠，我認識了她，才要驚詫：她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婦，穿一身勃勒大尼南部都爾文（Toulven）村裏的裝束。

她那雙美麗的黑眸子，看出來清亮而坦率。雖不能說是絕世的麗色，但以她綉花絨的襖子，大撲翅的白兜頭，和她宛像梅迭西式的紆肩，却也動人。

她身上有點兒使人愛看的豔直的地方。我看來她恰如我待要爲我弟依凡選擇的標的。

## 三十九

有一天她到勃雷斯德來看她教母的時候，他們倆偶巧碰到了。

這位‘吉士’進行的很快，而她呢，被依凡那種大度，那個柔和的笑容所動，雖不免有一點憂慮，也就順從了這節急進的姻事，却使她初婚就要做七八個月的活孤孀。

她正如鄉間人所說，是有一點產業的，所以她等我們出發之後，立刻就得回到她故鄉都爾文村的母家去。

依凡私下告訴我，預期要有個小孩子來了。他說：

——我可以賭東，他一定恰正在我們回來的時候出世，你看好了！

他就吻了他那涕泣中的女人。我們出發了。我們同道到飛魚與石首魚那片藍色的領域內去走走者，又是一次。

## 四十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這回出發之前一日，依凡得到許可，在日間上陸到海軍醫院裏去望他那做捕鯨漁夫的哥哥齊爾大，此

人歸來已病的半死，而他又十年不見他了。

齊爾大凱瑪丹克是一個四十來歲身裁高偉的漢子，面目比依凡還要端正。他一雙巨眼內，還看得出一種未燼的餘輝；他大概也是很漂亮過來的。

他喪身在杯中物與各種任性妄為裏，已瘋癱而垂死了；他在賞心樂事中消磨他的生涯，在世上所有的大道上丟擲他的精力。

他撐着一條杖慢慢地在地上走來，腰挺背直，拖着腿，眼光是迷惘了。

他連呼了三聲：呵，依凡！呵，依凡！呵，依凡！

說得來差不多是接連成一片的；話也與他人一般瘋癱了。他向依凡張開雙臂來擁抱他，眼淚就在他萎黃的頰上滾下來。

依凡也在流淚……隨後很快他就得走了。人家給他的假期只有一小時。

齊爾大終於不再講話，他叫依凡在一條醫院的櫈子上傍他坐下，握住他的手，舉起他垂死瘋人的兩眼望着他。在先，他有幾許事情似乎在他腦袋裏急迫着很想對他講；但是出于他口中的就只有些有奧，有啞，又不連貫的聲音，使人聽他不懂。他已無能爲力了；那時他覺得還是握住他的手，還是帶着一片無窮的悽慘與他黯然而對。

.....

依凡子這最後一次與他哥哥齊爾大的會見，帶上了一片深切的印象。自從齊爾大向海上去後，他們只重逢兩次。但他們是兄弟，他們是同一個血統，同一個茅廬裏的兄弟，這一重關係便處處存留着，那纔有點兒神祕。

……在一個月之後，我們初次拋錨的時候，我們聞得齊爾大死了。那時依凡才在他絨袖上帶上了孝。

## 四十一

一八七八年五月于‘亞喀那’次舟。

……丹內里夫島放在那一片大明鏡的海面上，好像一個大金字塔般當着我們眼簾。崎嶇的山道，詭譎的巉岩，在極端的清朗中，中間不似隔着空氣，又逼近，又細小。微紅的山角，微青的山凹，歷歷可辨。而所有這些兒，就好似一堆輕經毫無斤兩的大崖石般的平放在海上。一條螺鈿灰色的雲帶，非常清淅，恰恰把丹內里夫島攔腰平分了上下。上面山頂上突起一個浸透陽光的大山尖。

海鷗圍繞着我們異乎尋常的作一片喧噪；牠們呼叫着，白翅兒在空中撲着，那麼一羣，常常不知因何緣

由而發生這類紛擾。

午上。——船上才用過午餐；警笛聲起：‘船左邊的人收拾盤子！’依凡是亞略那上船左邊的人，他又走上船橋，向我走來，一面輕輕地試將警笛吹響，試出牠到底還是否好好兒的。

——呵！今天這些海鷗怎麼回事？叫呀，叫呀……午餐的當兒就沒有停過，你聽得出嗎？

實在聽不出，我不懂這些海鷗到底怎麼會事。可是禮貌上又不得用點兒話來回答依凡，我便對他差不多說了這幾句話：

——牠們要同值差的官長講話，而恰巧值差的又輪着我。牠們是來問起牠們的小堂兄弟比埃凱瑪丹克；我就回答牠們道：“諸位，我的教兒比埃凱瑪丹克還沒有誕生；早得很呢，再過幾天，要等到我們回勃雷斯德。”你看，牠們馬上就走了。看，牠們全體向那方去了。

依凡帶個難得的笑容說道：

——你回答他們來非常得體。不過，我要對你說，我常常想到那上面，便是昨晚也在想，你可知道我正在擔心嗎？我就怕生出來是個女孩子。

設使這期望中的教子變成一個女孩子，那真是多麼失意的事！那就沒法稱她作比埃了。



……依凡的小孩與那些海鷗的這一重親族關係，並不是我臆造出來的：‘海鷗’這名字是這艘亞略那船上人家給勤務們取的，也是他們間自己互相用用的。我的小孩兒將會有這一點兒鳥的血脈，原來並不足怪。

所以我們晚上在談話中一說到他，總說道：

——等到那‘小海鷗’出世來的時候呵。

我們從來不用別的方式稱呼他。

## 四十二

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三日，勃雷斯德。

亞略那在這天早上冒雨回到勃雷斯德，今天我們偶然住在暹羅街上一所房子裏。

依凡回來的消息一傳去，就接到凱梅楠老人從都爾文打來的回電：

“小孩子今夜墮地，母子均安。高郎丁凱梅楠。”

夜到了，我們睡了，但是睡不着。我聽得依凡也在他床上輾側。他一想起明天要到都爾文去看這小嬰兒，他那仁勇的胸懷內就洋溢着種種使他不復自識的情緒。

……我後他兩天，也得到都爾文去參加洗禮了。

他對於這番儀式，打算好了千百種計劃：

——我竟不好意思對你說出來，但你要是樂意，就曉在我們家裏吧？不過，你要知道，在吾岳父家裏，那當然比不得在城裏啦。

### 四十三

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五日，勃雷斯德。

我一早就起程到都爾文去，依凡昨天就在那裏等我了。

天氣晴朗。勃勒大尼舊士是碧綠而燦爛。沿路就只見樹林與岩石。我從巴那雷克趁來的驛車一停到，依凡已經在那裏了。他身旁站着一個年紀在十八二十間的少女，臉兒羞紅着，在她大兜頭底下望過去卻非常美麗。依凡對我說道：

——這位是我的小姨子，阿娜，就是那位教娘。

市廛與他們在都爾文脫婁墨琉住居的茅舍還有一段小小的距離。

村童捫了我的行李，我就上了道兒去拜訪方才出世的那只海鷗；並且去結識吾可憐的依凡在無意中也並不知道爲何緣故而闖將進去的這個下勃勒大尼家庭。

我弟依凡的這班新親，和那將要變成他故鄉的這

個地方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 四十四

我們三人從一些很低窪的小道上走去，道兒在梧桐樹的蔭罩之下在我們前面展延着，滿道是羊齒草。

那時已到了晚上；天上羅滿了雲；這些路徑間就起了一種陰霾，夾着蘚蘚的氣息。

路旁隨處都排列着很老了的鋪滿蘚苔的灰色茅蓬。

……其中有一個，裏面在發出催眠歌來，唱得拍子緩緩地，這嗓也非常老了；

菩度兒，菩度兒，茄來兮香！

菩度兒，菩度兒，茄來兮香頭！

依凡微笑着說道：

——在搖籃裏的就是‘他’了。這兒就是我們的家。

凱梅楠的這個茅蓬，半個是窩在地下，整個是生着苔的。頂上是橡樹與梧桐撐成的綠色穹窿，看去像與路上的泥土一般年老了。

註1 這類字句，在勃勃大尼語中也一無意義，差不多就是老婦人隨意唱唱的。

裏面很陰暗；燈兒櫥式的床沿着粗石的牆壁與箱籠一起排列在那裏。

一位穿着白色闊紆領的老祖母，傍着那嬰兒在那裏唱，唱一個她兒時唱過的調兒。

那小海鷗就睡在一只在他之前曾經他的祖先睡過來的勃勃大尼古式搖籃裏。他是一個才三天的大嬰兒，滾圓，簇黑，已經薰染得像個水手了；他正睡着，雙拳握緊在下巴底下。他軟帽裏露出很細的頭髮來覆在他的額上，宛如鼠子的纖毛。我抱來吻他，而且帶着一片熱情，因為這個是依凡的小孩呀。我儘輕地拂拂他鼠子的纖毛說道：

——可憐的小海鷗！他羽毛還未豐呢。

依凡笑道：

——真的。而且，你看，我沒有將他怎麼完成：他並沒有‘腳瓣皮’。

他說着便以無限的小心把那握緊的小爪兒放在他粗陋的手掌裏展開來。

據說瑪麗凱梅楠正睡在這其中的一只床裏，那床上透光的小板門已給她關上，因為她纔睡熟，我們放低着聲音，就怕鬧醒了她；我和依凡倆就出門到村子裏去

註1 說他不似真的海鷗般生着四分爪的。

安排好幾樁明天儀式裏所需的事情。

## 四十五

我們倆看看自己與世人一般玩着公民的把戲，自己也覺得奇怪起來。我們在村長那裏，在教士那裏，便覺得非常難爲情，有時並且只想笑出來。

小海鷗就照本地的習慣，用他父親和我的名字，以依凡比埃這名字牢牢實實登記在都爾文的冊籍上。至於教士先生呢，已經與他約定明天早上九點鐘在教堂裏等我們，那時正有一堂 Te Deum。依凡說道：

——現在我們一逕回去罷；這位父親大概早已回家，我們要累他們等吃夜飯了。

## 四十六

六月天的夜，帶着無限的鎮靜與沉寂，緩緩地向這勃勒大尼地方罩下來。那些低徑中已漸漸在看不出了。

那老人高郎丁凱梅楠確實已從他田裏工作回來，在他門口等待我們了。他並且還趕得及束裝起來：已戴上他的銀球大帽，穿上他鑲着金邊，背上繡着聖祭圖的

出客著的藍呢短褂。

……這茅篷裏有一番歡樂的舉動，一片大節日的氣象。銅蠟台在鋪着一條美麗檯毯的桌子上點着火。箱子，凳子，橡木的舊傢具，都擦得鏡子般亮；只見依凡在那裏走轉來。

這些蠟台照得不遠，這茅廬裏還有烏黑的牆角，見有些很白的大東西在動的便是婦人家的大撲翅兜頭與摺皺的紆肩領；此外四下裏都非常幽暗；燭光在牆頭的石塊上，在支着頂蓬的年遠烏黑的不整齊的樑柱上，跳躍着垂滅了。這種篷茅，這種粗石，總還給這些勃勒大尼的村莊撒上一片太古時代的情調。

……他們端了一席熱氣騰騰的好晚餐到桌子上來，我們就四圍坐下，依凡在我左邊，阿娜在我右邊。

這一席真是大宴，席上有幾只燒法不同的子雞，有椒鹽的油餅，有豬油加糖的煎蛋，燒酒與金色的茴香酒，在我們杯子裏傾的生泡沫。

依凡私下低聲和我說道：

——我那岳父是個很好的漢子；我那岳母瑪麗亞娜呢，你才想不到她是多麼好的婦人！我很愛我那岳父與岳母。

晚間一個少女從村子裏帶來些漿洗得嶄新而堆得非常渾亂的東西。阿娜急忙把來一起塞在一個箱子裏，

那時依凡向我丟個會意的眼色，說道：

——你看，所有這些都爲你準備着的！

我猜想得很明白這是什麼東西：禮帽和那百皺的繡花大紆肩領，得在明天早上的儀式裏給她妝束用的。

在我這邊，我也有幾種小包兒要不被人看見叫依凡幫助着從我的皮夾裏取出來：其中有糖菓，有餅乾，有一個給教娘的金十字。但阿娜在眼角上也全都看見，便笑起來了。管他的！在一所祇有一扇門，祇有一間屋大家住的房子裏要做些祕密，就不會成功。

小比埃呢，他總是滾圓的像個古銅嬰兒，雙拳握緊在下巴底下，儘在這同樣的姿勢中繼續着睡覺；從來沒有一個小孩子出世就這麼好看，這麼乖巧。

……我向他們大家告辭的時候，依凡也站起身來，送我到村子上飯店裏去睡覺。

……外面低徑之間，叢枝底下，已完全黑了；在此中就蒙在雙重的陰暗裏，一重是大樹，一重是黑夜。

樹林裏的那種沉靜是我們不經慣的，而海却又不在那兒；這都爾文地方離海很遠。我們聽；好像總得聽到牠在遠處傳來的親切的聲音；但是沒有，處處是沉寂。只有鳥兒在睡眠中做着小夢微微在掀動，翅膀張開時發出微弱的縷縷聲，僅能透過厚厚的叢綠傳將出來。

老聞着這股羊齒草的氣息；但入夜之後便有一縷襲人的涼意和些青苔氣，泥土氣，勃勒大尼的潮濕氣。

所有這些沉睡中的鄉野，所有圍繞我們的這些蔥蘢的邱陵，所有這些樹木的睡態，所有這種種的靜寂，都在壓迫我們。我們在這種種中間，自己也覺得有點兒生疎似的；我們卻看不見海，那海，總之是我們慣在那上面奔波的活動的大田地，開朗的大場所，現在我們卻看不見。

依凡感覺到這些印象，就以一種簡單的方式，以一種他特有的方式給我表白出來，而在我看來，講得也並不高明。他這晚于自己的幸運中，想到他冒冒失失把自己的終身來駐定在這個冷僻的茅廬裏，便有一種焦慮，一種差不多是悔恨之心來擾亂他的方寸。

隨後我們遇見一個苦像十字碑在暗中伸開了兩條灰色的臂膀，我們便想到所有這些石砌的老教堂，都是孤另另掉在梧桐樹林中間，一處處坐落在我們的四周，而其間只有陳死人的幽靈在看守。

.....

## 四十七

下一天是一八七八年六月之十六日，禮拜四，一個



明朗的天氣，行洗禮的行列正在凱梅楠老人家裏安排起來。

阿娜在一個牆角裏轉過背對着鏡子整她的大兜帽；她在勢不得不當我的面做那樣的事；便有點兒不好意思；但勃勒大尼的茅篷都不怎麼大，除了睡覺的小櫥而外，裏面便沒有別的可遮掩的地方了。

阿娜穿一套黑呢服，那袒胸的緊身是五色的絲繡，銀條的鑲邊，一領百摺的白紵肩，平挺得好似十六世紀式的圍領。我呢，著一身嶄新的金邊制服，我們停一會兒挽着在碧綠的小徑中走起來，當然會有一番好的觀瞻。

這天早上；小孩子旁邊有個新的人物，一個非常難看，非常別緻的老婆子，她在發號施令，人家在聽她的指撥：——看這個樣子，她竟是一位巧婦。阿娜料到我的心思，便說道：

——她神氣有點兒像巫婆；但是她倒是一位很好的婦人。

高郎丁老人順着說道：

——呵！真是一個很好的婦人；先生，她不過神氣上這個樣兒，但她也是‘在道的’，而且去年朝禮聖阿娜的時候，她還得到大福報呢。

她像加拉巴斯<sup>1</sup>般拆成兩段，一個鼻子像鷹嘴般

抓轉的，兩只紅鑲邊的灰色細眼睛，像母雞眼一般映得很急，她穿着壁挺的參予儀式的大紆肩，正忙着走來走去；如說起話來，嗓子像夜靜時的人聲般驚人：聽去疑是枯塚梟鳴。

依凡與我起先都不歡喜這老婆子住在嬰兒身旁；但是我們隨即就想到她五十年來在都爾文地方參預小孩子的生辰，倒反從沒有給任何一個惹出過災禍來。而且她深知一切的古禮，就如小孩子在洗禮之前，要唱一種浸過他母親的結婚戒指的酒，以及另外幾種不可忽略的禮節。

住在這深埋而陰暗的茅廬裏，望出來倒也很清楚。有點兒亮光是從門口射進來；內部還有一個窗洞嵌在石牆裏，但是被羊齒草壅塞住了；從透明處望出去，宛如一個綠色簾幕的細紋。

……後來小比埃竟不作一聲，就已來裝好了。他要是作勃勒大尼小兒裝，我便會更歡喜他；但是這依凡的兒子穿的全身是白，一件綉花的長袍，打些綢帶的結，宛然一個市上的小少爺。他在這套玩偶人的服式之下，神氣還是過於強壯，過于黧黑了；一般可憐的城市小

註1 加拉巴斯 Carabosse 是一個駝背，殘缺，醜陋不堪的老魔女，她只會使惡法術。

孩用這同樣的妝束赴洗禮的時候，沒有這般康健的血色。

其實，我也不能諱言他還沒有十分美麗；大概美麗的時候必然還在後頭；但是此刻他那胖胖的相兒就像一只新生的小猫。

……外邊滿徑羊齒的路上，綠樹濃蔭的底下，已有幾個少女的大白兜帽與如同阿娜那樣的綉花呢襖在行動。她們從鄰右的茅篷裏走出來，等着看我們經過。

阿娜和我兩人臂挽着臂上路走了。小比埃抱在那鷹嘴鼻的老婆子手裏走在我們前面，老婆子好像老魔女般以一種奇怪的法術蹣跚着走得步細而速。龐大幹兒的依凡在我們後面走來，他穿着結婚時候的衣服，非常莊嚴，他逢到這麼一個節日，便有點兒自驚，他獨個兒在跟着走路，又有點兒了窘迫，但這是習俗如此。

我們在這晴明的六月早晨，歡然下了這條勃勃大尼的小徑；橡樹與梧桐的濃蔭，在我們頂上篩下小圓的光線，成千成萬好似一片白雨一般穿過叢綠落下來。椒花雜在羊齒草裏倒懸着，鳥兒們都在向這初次走到日光中來的小海鷗歌唱歡迎。

……我們現在到了都爾文，那地方差不多是一個小市集。鄉人們都站出在門口；我們就一路沿着大道走向教堂去。

都爾文這座教堂是非常古了；牠頂着那很高的霍苔斑爛的石箭，一片灰色聳峙在青天裏。牠君臨着一大潭長着荷花的死水，和一帶一般葱薩的邱陵，烘托出背後一片媧年的天際。

四圍是一個古園；便是墓地。十字架滿傍着聖道，從一片百花的地毯裏聳出來。那些年久夷成草堆的更荒廢的角裏，還有幾種花兒爲死者開着；其間有勃勒大尼田野間的雪蘭花與連翹花；那地方的地土全是紅紅的。墳墓緊擠在這葬寺的門口，就像一扇神祕的‘無窮期’之門；這聳峙着的灰色大東西，這儘想望上升的箭頭，似乎還足以稍稍抵禦‘虛無’者，就盡於此了；所以要高矗在天際，那是在告訴，那是在祈禱：這就好像一個兀然石化了的永遠的禱告。而那些湮沒在荒草底下的可憐墳墓，就更加虔誠在這寺門口等待最後的茄聲與亞波加利潑斯<sup>1</sup>的嘶鳴。

不用說當我死後或者老到不像樣的時候，我弟依凡當然也將長眠在那裏；他把他的硬頭與軀體，既經由此取來，仍將還給勃勒大尼的地土。再後小比埃如其那大海不給我們將他抓住，他便也要來入睡，而勃勒大尼田野間的紅花，野生的連翹，六月中的茂草，也將如今

註1 亞波加利潑斯 Apocalypse 是聖約翰預言書中之怪獸

日般在夏天豔麗的太陽裏長到他們的墳上。

……村子裏的小孩子全在教堂的門棚底下，他們都好像非常虔心。教士先生也在那裏穿着他的禮服等候我們。

這個門棚的建築很幼稚，然而已有許多世代的勃勒大尼人踏過這些石板了；其中有些刻在石上不成形的聖像，好像‘守財翁仲’（Gnome）般排在那裏

在這個門口的儀式卻很長久。這貓頭婆子把小比埃放在我們手裏，我與那教娘就按照習慣，兩人捧了他，她在脚的那邊，我在頭的那邊。依凡背靠着石柱，帶一副深思的神氣望着我們安排；阿娜在這灰色門棚底下穿着她漂亮的服式和大紆肩，當着一片日光，顯得十分倩麗。

小比埃當人家給他嘗那表示人生酸苦之意的鹽那時候，他露一副不快的神氣微微作個苦臉，又把他細小的舌尖在他的嘴唇上潤過。

教士先生用拉文語背誦長篇的 Oremus（禱詞），此後他就用這言語向小海鷗說道：Ingredere, Petre in domum Domini, 那時我們才進教堂。

在石龕裏作十六世紀裝的聖像，就用他們看見十代人物生生死死的這副玄妙而無情的神氣看這小比埃進堂來。

在施洗水盆前還須要很久的時間，而且我和阿娜兩人還得在祭壇柵前像一對新婚夫婦般跪着作種種的儀節。

最後我就得獨人抱着依凡的兒子，帶這寶貝小東西登上神壇的起步去叫他親吻那置放祭品的白桌毯，我發着抖就怕把他在我的粗蠢的手裏捏碎了。我穿着制服覺得非常不靈便，我這樣兒就像捧着一件極沉重的東西。我正想不到一個嬰兒竟會這般難於捧持的；他還是在睡覺呢；設使他掙動起來，我便永遠不會做到底的了。

村子裏的小孩，全在等候我們出發，這些勃勃大尼幼童相兒大驚小怪，頰兒滾圓，頭髮長長的。

鐘聲在陳古的灰色頂尖上歡然響出來，Te Deum 機由紅袍白掛的小歌童吊足嗓子引起個頭，便在我們背後唸起來了。

人家在燦爛着花，夾道是墳墓的路上，還讓我們安靜而嚴肅的走過；——但是此後走到了外邊呢！……

小比埃因為這片喧嚷的緣故，破灣鼻子的老婆子抱着一步快一步先在前面去了，而他卻老在睡着做他天真的好夢。阿娜與我呢，我們是被困了；男男女女的小孩子跳着叫着圍住我們；其中有些女小孩年紀不過五歲，但已經和她們母親一樣的圍着大紆領，戴着大兜

帽了；而她們繞着我們跳跳躍躍，活像非常滑稽的小愚人兒。

這班黃絲長髮紅紅臉的勃勃大尼小人羣歡樂得卻奇怪；這生命纔含苞，就已作老式的服裝與妝扮；迨像從前他們祖先般懣足了一番漫無意緒的歡樂，他們便死了！生命嶄新時的歡樂，就如小猫羔羊那般的歡樂，十年後他們也死了；小狗小綿羊也有這類歡樂，也作小孩子這種跳躍，——但那時期一過去，人家便要來將牠們宰割了！

我們給他們一把一把撒出餅干去，而一路上我們走過的便散滿了糖菓。在都爾文，他們長久不會記得起小海鷗這回洗禮。

……過後我們便重復得到勃勃大尼小徑中的靜謐，與那綠色的長道，到頭來還是那粗蠻的茅篷。

現在已將近中午；一路上蝴蝶蒼蠅成堆的在飛着。天氣非常熱，正是一個勃勃大尼氣候，

在大白天裏看去，這凱梅楠老人家的茅篷頂上，真是一個花園；一大片紅色，黃色，白色的小花，與一些羊齒草顏色分明的妝點在那裏；陽光長是從橡樹叢中漏下來在此上閃動。

到了裏面微綠的幽影裏，老梁柱又黑又低的穹罩下，氣候倒還涼快。

午餐已在桌上備好，依凡的女人還是初次起床，她穿着她漂亮的節期服，已坐在她的座位上等候我們。幾天之中，她的青春是消逝了，她已蒼白而瘦損。依凡望着她神氣在怪她不該露面；隨後他覺得她在不好過，便恩愛中帶着點憐惜去擁抱她。我對於這次掃興的際會感到悲慘的讖兆。

這席洗禮的午餐始終是快意的。席間是許許多多的勃勒大尼盤子，經時又很長久。

席終，聽得門外有兩個人的口音用下勃勒大尼土話急急地像在咕囔些頌歌。原來是兩個苦老太婆，她們好像魔女要免得被人識破，化作龍鐘的態度，互相挽着臂，倚着拐杖。

她們是來給小比埃道吉利的，她們要走進門來。她們在他被人輕輕搖動的橡木搖籃邊上說了些非常幸運的預言，隨後給衆人都祝過福便退了出去。

那時便給了她們巨數的捨金，阿娜還給她們做奶油吐斯。

## 四十八

下午卻有一幕好戲：我可憐的依凡醉後，便要到巴那來克搭火車回船上去。



當他無緣無故忽然要想出這個來的時候，阿娜我和他三人在一個樹林走得老遠的。他說他不再回家，轉過背便離開我們去了。我們爲他那樣子担着憂，便追他去。

迨我們跟着他回到凱梅楠老人的茅舍，看他把漂亮的白襯衫與他漂亮的婚服擲在地上；袒着上身，好像船上水兵在早晨著衣服，他到處在尋找他被人藏過了的海軍服。

他的妻子瑪麗拱着她新病蒼白的可憐見的雙手說道：

——主耶穌，我的天呵！請可憐我們罷。他怎麼會這個樣子呢，主呀？他並沒有多喝酒呵！

她又向我懇求：

——呵，先生，請你勸阻他吧。他經過都爾文的時候，人家看見我的丈夫要離開我，他們將要說些什麼話了！

依凡唱得實在很少；他在這餐裏不用說是快樂得改了樣子，而且我們又曾叫他在大日頭底下跑了一趟；這可不盡是他的過處。

有的時候，——真正難得，——要曲盡一番委婉，還能勸止他；我懂得這一回事，但今天我覺得用不着這個方法了。歸終這次是太厲害了！在這片安靜裏，在這

個好日子上還會鬧出這類的把戲來呵！

我簡單說句：依凡不會出去！

我就站在拱着粗大而堅實的老橡木柱子的門口，擋住他的去路。

他對於我，一句都不敢回答。他走來走去，像一只被人囚閉着的野獸般打轉，總是在尋找他船上穿的衣服。他還輕聲在說他只要一找着那頂軍帽戴上頭，便什麼都不能阻止他出去。但是不相干，他要出去就得觸動我，這個念頭卻還在他心中。

我這天性子也不好，寬容了許多事蹟，經過了許多年頭的這片恩情，我已全不想到。我但見眼前有個惡劣不馴的酗酒海賊，僅此而已。

每個人的心裏總有個蠻人隱匿着守住他，——尤其是我們這類弄潮兒。——現在我們就以兩個蠻人相對相視，他們就要像我們往時性子不好的日子般互相對碰起來了。

外面吾們周遭長是這片鄉野的沉靜，橡樹的暗影，安謐的綠蔭。

這可憐的凱梅楠老人是一籌莫展；聽聽瑪麗的涕泣，那就差不多是可恨又可憐的；這些是她做婦人後第次流的眼淚，是些急迫出來的酸辛的眼淚，當然是無窮眼淚的泉源；聲聲嗚咽很悽慘，在我們共守着的這一片

岑寂中發出來。

那時依凡才馴服了，他緩緩走過去擁抱她：

——算了吧，我錯了，我求你寬恕。

他隨即走到我這裏用他有時寫寫卻從來不敢呼出來的稱謂說道：

——你還得饒恕了我這次，‘哥哥’！……

他也抱吻了我。

此後他去向凱梅楠兩個老人求恕，他們給了他爲父爲母者的甜吻；他又抱嘴唇貼上小海鷗撲出在搖籃外面緊握着的小手，向他的兒子求恕。

他已醉意全消，一場就此了結；我的兄弟真的依凡就回復了轉來；他在悔過的時候，好像總有點兒天真爛漫的地方使人給他寬恕得毫無遺恨，使人完全忘却。

現在他悽然，索然，抹去了額上剛才淌出來的一頭冷汗，默默無言，拾起了地上的衣服，把來拂拭一番，重新穿上身去。

……一小時後，我瞧依凡正帶着他窈窕的姿勢坐在他兒子的搖籃旁邊；他親自去搖撼着，正在使他入睡；看他已睡得很熟，他便細心着意一點一點漸漸停住了這橡木小籃子的動蕩，使牠定着。隨後他俯下一點擦近去看他，觀察得非常驚異，好像他還不曾見面過似的：他觸觸他的小拳頭，和那常露在小白帽子外面的髭

子細髮。

他在注視的時候，他的臉上露出一點無限溫柔的表情來；於是在希望這小孩子或者有一天會成爲他的靠傍與幸福……

## 四十九

晚上飯後，阿娜，依凡和我，到樹林裏去散一回步，這回比白天的那回却要安靜得多了。

九點鐘，我坐在一條穿林大道的旁邊。

這時還不曾入夜，在勃勒大尼美麗的六月裏，晌晚就是這麼長久的；但這時我們就已在開頭講鬼影與死人。

阿娜說道：

——冬天狼出來的時候，我們在家裏也聽得；但是，先生，有時也是些鬼在像狼一般叫。

但今晚所聽見的就只有金龜，甲虫，雜着夏日細小的嗡嗡聲，打着旋在涼爽的空氣裏飛過。此外在樹林遠處有‘嗚！……嗚！……’一聲慘叫，是貓頭鷹的聲音輕輕在唱。

依凡就說道：

——聽呀，老哥，法國的八哥在唱了（這是他想起

他“西比葉”船上的“八哥”了)。

細梗的蓬蒿，開着灰塵色的花，在地面上長成很高的一叢，差不多一手探摸不着，裏面可以藏身的；殘餘的幾只蛺蝶，一只一只鑽入這些厚草叢裏去在草莖上找個睡眠場所。

夜色帶一副玄妙的氣象緩緩地靜靜地暗下來了。

……一個勃勃大尼少年肩上負着一只口袋經過，他帽上插着孔雀羽，喝醉了從拉尼爾陀Lannildu朝聖會回來。(我不知爲什麼在依凡的故事裏要說上這點：我不過把存留在我回憶中的事情隨口講講。)他站住了給我們說了一篇話。此後他便像要下個結語般指點着他的口袋說道：

喂，我有兩只貓兒在這裏面。(這句話與他方才對我們講的又毫無關係。)

他把他的負載放在地下，把他的大帽丟在上面。這口袋於是發出老雄貓在盛怒中的粗大聲音‘咒詛’起來，又在路上暴跳着發滾。

迨我們信服了這裏邊是貓兒，他才一起重放上肩膀，行了禮繼續上他的道兒。

## 五十

一八七八年六月十七日。

我們一大早就起身到樹林裏去檢‘呂柿’ Luze(一種青灰色的小菓子，見於極濃密的叢菁間近似橡枝的樹上)。

阿娜已不著他那套漂亮的節日裝：她穿一領平的大紆肩，戴一頂比較簡單的兜帽。她那件勃勃大尼式的藍呢袍，點綴着黃色的繡花：上身兩邊繡作成排眼睛的圖形，好像都是生在蝴蝶兒的翅膀上的。

我們沿着低陷的叢徑，在綠蔭中遇見些到鄒爾文去聽早上頭一堂彌撒懺的婦人。但見她們套着紆領，戴着活像埃及人的鞦韆般兩邊在耳朵上面相對垂着的白兜帽。從碧綠的長廊那頭走來。她們的身體緊緊束在那甲蟲的薄翅般的藍呢夾襖裏，襖子上也繡着這些同樣的花樣兒，這些同樣的成行的蝴蝶眼。過身時她們用土白向我們道晨安，而她們沉靜的臉上，卻露出初民的表情。

隨後在埋藏在樹木裏灰色石砌的老茅廬門口，我們看見些老太婆在坐着看顧小孩；這些老太婆蓬亂着長長的白髮，穿着老式的藍呢破衣，衣上還殘留着勃勃大尼的刺繡和成排的眼睛：一片老時的蠻相與苦相。

所有這些路上，處處只見些蘚蘚，——都是最鮮明，最細巧，最難得的種氣，成堆成片的長在潮溼的

陰地裏；——還有些紫連翹花像紅火焰般開放出來，勃勒大尼的雪蘭花，比連翹還要紅，將牠們鮮紅色的細星播散在這整片的綠茵上。

……或者在我們住在海嘯聲中木板房裏的人，才覺得綠茵格外綠，樹林格外幽靜，花香格外沁人。

——我覺得這裏很好（依凡說）。不久以後，只要小比埃長大到我可以牽着手走路的時候，我們兩人便要到樹林裏去檢各種各樣的東西，——以後還要去打獵，我一有點錢，就要去買一枝獵槍來打狼。我在這個地方，似乎永遠不會懊惱的了。……

唉！我明知他在這裏是懊惱的時光正長着呢；但對他說也沒有用；還得當他小孩般讓他樂着吧。

兼之他也要走了；我去後兩天，他就須到勃雷斯德回上船去。在這都爾文的居留，于我們的生涯中不過是一回小憩，不過是在勃勒大尼一回暫駐，此後我們海上的職務便在等待我們了。

……我們一忽兒就走到樹林中心；既無路徑，又無人烟；只有罩滿梧桐，叢樹，橡木與荊棘的邱陵遠遠綿亙。還有花，一片雜亂的花；這地方全境都燦爛得像天

註1 羅士達夫陶畫 Gustave Dore 法國十九世紀著名的素描畫家。

上樂園：有羊齒葉，有白色成穗的大朵野百合，有紅色成穗的連翹花。

遠方的樹上有鸚鵡聲，我們周遭有蛩鳴聲。

‘呂柿’雜在礫土上著花的叢荊裏到處生着。阿娜總會檢着上好的來，卻滿握地送給我。大幹兒的依凡是第一回在心想妝出一種老前輩的樣子，帶個很莊重的笑容看我們玩，覺得非常驚訝。

地帶是很荒野的。這些蔥蘢的邱陵。這些成片的蘚蘚，外表絕不合于詩宜，都似乎是古代的風物。而且阿娜的裝束又正是中世紀式的，那時我便有置身于這個時代的感想。

這可並不是指瞿士達夫陶婁1意想中晦明暗淡的中古時代這所指的中古時代却在豔陽之下，百花燦爛之中，就燦爛着同樣的這些高魯2田野間也為我們的祖先開着的不謝的花。

……當我們回到凱梅楠老人的茅廬裏去用午餐的時候，已經十一點鐘了；這個夏天，勃勒大尼的天氣非常熱；路上所有的羊齒葉與小紅花，都在這無用的太陽底下灣着腰，太陽雖是穿過綠樹叢枝來的，但已使牠們乏了。

註2 高魯 Gaule，古代的法國名稱。



……‘一點鐘’。——在我是去的時候了。——我先去抱吻了小比埃，他還是在他橡樹的舊籃子裏睡覺，好像這四小時辰光還不夠恢復他出世時所有的疲勞。

我向大家都告辭過。依凡想着心事當門站着，正待送我到都爾文去趁驛車上巴那來克車站。阿娜與高郎丁老人也要送我去。

……當我看那都爾文村，那灰色的鐘塔和那悽慘的水澤在遠去的時候，我心裏真難過。要在幾多年頭後我才重到勃勒大尼來呢？我與我的‘兄弟，’又是一次分別。而我們兩人，都是在向不可知的命運前進。祇在爲他的前途擔憂，我見有非常晦暗的雲霓壓在那上面……我又在想到凱梅楠家這些人，他們的待遇是使我深感的；我但求我可憐的好依凡不以他可怕的過端和不馴的癖性在他們鋪滿小紅花兒的茅篷底下惹出禍殃來。

## 五十一

一八八〇年十一月

……時在兩年之後一點。

小比埃受凍了。他哭泣着伸出兩手想藏到他的圍裙裏去。他在十一月裏的早晨黎明中細雨之下站在勃

雷斯德一條街上。他緊靠着他的母親，他母親呢，也在哭泣。

瑪麗凱瑪丹克是在這路角上等待，她像個妓女般在暗中徘徊着。依凡回不回來呢？……他到那兒去了呢？……他在那兒過夜的呢？在哪個破屋裏呢？極不然在號砲響的當兒他會不會回上船去呢？

另有些婦人也在等待。

有一個與她那像依凡一般做伍長的丈夫走過；他醉着從一家纔開門的酒店裏走出來。他想跨路，才走了幾步，便頹然倒到地上，他腦袋碰在硬石板上發出一個槍痛的聲音。

那婦人哭道：

——呵！我的天！耶穌，聖瑪麗，請可憐我們吧！……我還不曾看見他有這個樣子過呀！……

瑪麗凱瑪丹克幫她扶他起來。他却有一張溫和而嚴肅的俏臉兒。

——多謝了，太太！

這婦人便竭力攙住他仍舊叫他走路。

小比埃哭得和緩一點，好像他已經懂得他們自己身上壓着一片羞恥，便不應作聲，他低着他的小腦袋，他一雙可憐受凍的小手仍舊藏在他的圍裙底下。他穿得可是還算周全，但他靜靜的站在這潮濕的路角上已

經長久了。煤氣燈光方纔息滅，看出來便非常黑。可憐這棵生長在都爾文樹林裏又健適又鮮嫩的小樹，怎麼能乾擱在這城市的窮窩中呢？他不大明白所以有這樣的變遷，他也不曉得他母親爲什麼要跟她丈夫到勃雷斯德來住這一所靠近碼頭的低路上一個院子裏又暗又冷的房子。

還有一個人走過；這人他不肯由着帶了走，便在打他的老婆；那才慘呢。瑪麗聽得一拳打在懷裏的空洞聲，便一聲叫了起來；隨即就無可奈何地掩着臉。依凡他卻從來不曾有過這種樣子，不曾有過的！但將來會不會有的呢？難道纔也會有這樣一天直至要吃這樣無以復加的苦嗎？

## 五十二

依凡終於來了，行動得筆直，硬挺，昂着腦袋，不過眼睛是迷糊沒勁了。他見了他的女人，只向她不懷好意胡亂望一眼，便若無其事地走過了。

這人不是他自己，——過後他好好的還有追悔之心的時光，他自己似乎說這句話。

這人實在不是他自己：這人是他的真性靈暗淡而消失的時候被酒醉攪醒來的野獸。

瑪麗不僅是一句責罰，便是一句懇求的話也不敢說。在依凡這些神魂顛倒的時光，斷乎不可給他說一句話：不然，他還要出去呢。她懂得這點；便屈伏在這片岑寂中。

她手牽着小比埃，低頭在雨下跟着走。小比埃一見他的父親，便忍住了格外哭得輕聲一點，他可憐見的一雙小腳是在水溝的爛泥裏浸濕了。她怎麼可以叫他這樣走路，便是這樣一大早，怎麼好叫他出來呢？她到底存着什麼心？她頭路哪裏去了？……她就抱他在頸項間，貼着她來溫熨他，深情憐惜地親吻他。

依凡做出走到門前還要過去的樣子給人看，——鬧個粗蠢的笑話，——隨後就帶個使人不快的呆笑回頭來看看他的女人，意思像在說：“我是給你開個玩笑的，但是，你看，我要走進去了。”

她沿着扶梯暗裏的牆邊，顯得很謙卑地遙遙跟住他。幸而天還沒有亮，隣人當然還沒有起來足為這番羞玷作見證。

她跟在他後面走進他們的屋子，關上了門。

沒有生火，一片苦相刺着心。

點起了熾台，瑪麗看見依凡那套曾經她細心着意修補過一次的新衣，又撕得粉碎了；而他的藍色大領子，已經又皺，又髒，他那條紋的上衣，鑲邊斷落，直綫

到胸際。

他走來走去，像一只被囚的野獸般打轉，陡地抹亂了她整理好的東西，翻去了她節省着的麵包片。

她既使他們的孩子重在他的搖籃裏入睡，給他蓋好了被，便像在料理他們的家務般行動起來。在這類情狀之下，只可態度從容；要不然，如其樣子太像關心着他，他便像野獸聞着血腥氣般會忽然暴怒起來；他就又要走出去了。迨他說了一遍：“那麼我去了！我去會我的同伴去了！”他就帶一種蠢漢的拗執皮氣走了；那時便什麼力量，什麼求懇，什麼眼淚都不能勸他轉來。

### 五十三

有的時候依凡忽然像死人般躺倒，睡了幾個鐘頭，隨後就好了。那還是全靠他喝的那種酒的力量。

還有的時候，不知怎麼他却好好的就上碼頭回到他的船上服務去。

這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依凡酒意有點兒醒了，而且自己發心把頭在冷水裏浸過，便出門走上通船塢的道兒去。

### 五十四

這時瑪麗頹然，茫然，坐在他們的兒子正在重溫好夢的小搖籃旁邊。

幾扇無簾的窗上，漸漸映進一片白色的光亮，一片黯淡，黯淡，冷意襲人的光亮。

又是一天了！——路上但聽見這片上工時份勃雷斯德的小街上所常有的聲音：千萬只木靴在碰踏堅硬的石版。工人回到軍港裏去，停留在路上在剛開門的酒店裏夾雜着初吐天光的污穢的小燈光下再喝點兒酒。

瑪麗一動不動的耽在那兒，心焦着傾聽所有這些在冬天早上已經聽熟了的從路上起來的聲音，酒醉的噪子與木靴的響動。這一所是那種層樓的舊高屋，又深，又廣，漆黑的院子，厚如城垣的粗石牆壁，容留着工人，退休兵，水手等各類人衆；至少有三十個醉漢的家庭。自從依凡由恩底邑歸後，她便離開都爾文住到這兒來，於今已四個月了。

一道更白的光明，從玻璃窗裏透進來射上這些剝落而骯髒的牆壁，一點一點兒普照及這個大房間，裏面他們今天在混亂中的簡約的小家庭，便像已烏有了。——確然已到了白天了；她爲經濟之故，便去吹滅了她的燭台，隨即又回來坐下。

她在白天去做些甚麼呢？今天她做不做工呢？否

否，她沒有這個勇氣，而且又有什麼用呢？

又有一天要不生火，死心塌地，望着天雨等待着過去了！……懷着一片與時俱增的憂心等待着，等待着，等待天色暗下來，放工時木靴聲再次在灰色的街上響起來的時份。原來依凡與碼頭邊船上的水手，都與船塢裏的工人同時出來，於是她每晚憑窗望這批人潮流過，兩眼含憂，儘遠的向所有這些人堆裏注目過去，探尋那已託了她終身的人兒。

她遠遠就認得出他高高筆直的身裁，認得出他的肩膀；他藍色的領子，君臨着餘衆。當她看出了他，看他快步急急地趕向家裏來的時候，她好像心也鬆了，氣也順了；當她最後見他在她底下走進那扇舊的矮門，她幾乎是大得意了；——而當他入室來擁抱過了與小比埃兩人，危險便脫盡了，他不再出去了。

但是設使他遲遲不來，她便漸漸兒覺得憂急起來……待過了時，入了夜，人羣疎散，而他又不來，呵！那時她明知這種淒慘的黃昏又將來了，她開着門，坐在一隻椅上，拱手做着禱告，張開耳朵諦聽所有從外面來的水兵唱的歌聲，而聞到所有在暗扶梯上發出來的腳步聲，她便要發抖，——要過那樣等死人的夜晚。

隨後很夜深了，迨相鄰的旁人都已入睡，都已不會看見她，她才走了下來；她在寒威之下，冷雨之下，像個

無賴般到路角上去等候，在還有人在喝酒的酒家門口諦聽着，在酒店窗上貼着她蒼白的頰兒張望着。

## 五十五

小比埃仍舊睡在他的搖籃裏追尋他一大早失却了的可憐小夢。——而這個早上，他母親在勞碌中熬夜中困倦了，便也在他旁邊坐在椅子裏打瞌睡。

她醒來四肢麻木，受了凍，其時蒼白的大天光已完全昇起。待神思一清楚，她馬上又重起了憂心。

爲什麼她要離開都爾文呢？爲什麼她要結婚呢？可憐的鄉下姑娘，她到這人家要看她的農婦裝的勃雷斯德來做什麼呢？穿了她常常打濕了雨水的白色大紆肩，她爲了失意，爲了一切都已灰心，現在便由牠皺亂着掛在肩上，爲什麼還要在市街上走出來呢？

她已用盡心計把依凡勸轉來。他在清醒的當兒，還這般溫和，這般仁善，這般愛他的小比埃，已多少次使她從新期望起來了！他的追悔非常坦直，要歷好幾天；而這幾天就是幸福的日子了。

他說道：

——得容恕我，你很見得到‘這人不是我自己！’，她就容恕了他；於是他們不再分離；偶或天時好一



點，他們便將小比埃穿起了新衣，三個人在勃雷斯德遊散。

……後來，恰當一個良夜，依凡却不回來；舊病復發，又得沉溺在這片失望中了。

那樣便每况愈下；住居在勃雷斯德，他所蒙的這種應響正與平常所有的水手一樣。現在差不多每星期要來一回；那樣已成爲一種習慣。期望有什麼用呢？

他們櫃子裏已沒有錢了。怎麼辦呢？待要向鄰居這批也時常在喝酒而她所不屑去認識的女人去借貸，她又太以爲羞了！她的爹娘還全沒有知道，而且正把個依凡愛如親生的兒子，現在她可無法向他們掩飾她的厄運了。

那麼向他們說出來呢，她又不願意。她心中正有一番爭鬥。她還是由他去吧，這個人；簡太不留餘地，太沒有心肝了……

## 五十六

可是不然！——有幾處地方使她知道他還有心肝，但是他這個大孩兒是海上的生活害了他的。她以一片非常溫馨的柔情，重找得他在明理的好好兒時候那鎮靜而高貴的面相，那聲音，那笑貌……

拋棄他吧？……想到他那時要完全失卻了注意，一切都置之度外，獨個人或與他人去縱情罪戾，重番去與別的婦人過起奢侈的生活來，隨即遠涉重洋，孤單地老去，失身于酒杯中，窮倒在酒杯中了！……呵！想到這離開他的念頭，她便起了一片重憂，心頭也從沒有這樣恐怖過：她覺她現在是由一條比所有的理性，所有人類的意志都還要堅強的繩索，繫在他的身上。她並沒存着顯她愛情之偉大的心思，只死心塌地愛他……不，她如其不能將他勸轉心來，便當願與他同墮在最末後的淤泥裏，直到死時候呀，還抱着他在懷裏。

## 五十七

小比埃是絕不歡喜勃雷斯德的；他覺得這地方壞，這地方黑暗。

他住在那裏才四個月，然而他那圓圓的兩頰已在黧黑的顏色中有點兒倉淡了。以前，那兩頰活像南法地方熟透了的水蜜桃，顏色金黃蓬勃，像太陽曝的那般紅。

他的眸子像他母親般墨黑的，在有趣的極長的睫毛間閃看貓兒眼寶石的光亮。他小小的眉宇間，酷似依凡，已有點兒莊嚴的樣子了。

他那穩重的態度，他已如一個小孩兒的那雄壯而堅毅的小相貌，美麗得可以入畫。

他也常常大有歡樂得非常暢快的時光；他繞着悽戚戚的房間跳躍着，跳躍着，鬧出許多聲音來。

但那也不像在都爾文時那樣常有了。——他在他還自含糊的小小記憶中追念，追念梧桐小徑中的小朋友，追念他祖父母的溫存，追念他老祖母的歌聲。在那邊時，人人都在照料他，至于在這裏呢，他是差不多長在孤單中的。

他確不喜城市。併且他在這空洞的房間裏，在這些陳舊的石扶梯上，又常常要受着凍。

## 五十八

“得容恕我；你很見得到這人不是我自己。”

每當依凡那樣說了一遍之後，便一切都風平浪靜；但這種時候，常常不易碰到。等到醉意一過去，兩三天內，他總是在陰鬱中，一句話也不講，要直至他無端忽然帶一片非常穉氣的爛漫之態重新放出笑容來的時分爲止。——那時的天纔重爲這可憐的瑪麗雲開日現，而她也一語責備都沒有，迥異尋常地向他微笑起來；這時是苦難終止了。

有一次，她鼓着勇氣向他非常和緩地求告道：

——現在既已過去，請你至少在三天之內不要發作吧。

他呢，非常混璞地半開着笑口，斜眼望着她，滿臉羞容，聲音放得更低地說道：

——你說三天之內不要發作嗎？咄，難道你以為像那樣的事……我幹出這幾下子的時候，我自己也很樂意嗎？呵！但是，吾可憐的瑪麗，那可顯然並不是對你發的。

那時她靠得更近過去，偎上他的肩膀，他看出她的意思，便擁抱了她。

——呵！，酒啊！酒啊！’……

他緩緩地說着；他的兩眼半瞑着帶着怒火轉過來。

——我的父親！我的哥哥！……如今輪到我了！

他從來也沒有說過這類的話。他從沒有講起過這個可怕的罪孽，他好像毫不介意似的。

……隨後看了他這般明理，這般馴良，與他的兒子在火爐邊玩耍；隨即一變他正人君子的態度，給他的妻子獻了千種溫柔的小懇懃使她忘記了痛苦。怎麼能沒有幾個期望的剎時間呢？

怎麼能相信這個依凡，一不湊巧立刻就再會變成性子不好日子的‘那個’，變成醉眼朦朧的依凡，變成無

可措手的醉酒猖狂的野獸一般的那粗暴而陰鬱的依凡呢？于是瑪麗更加以柔情熨貼他，更以她所有意志的全力傾注在他身上，把他視如小孩子般守住他，只要看他下去走到有藍色大領子的朋友走過，有酒店開着的這條路上，她便會怕的抖起來。

……走到陸上，依凡便昏迷了；他自己也深深感覺到，而悽然想到還得離此以去。

他是如野樹一般自然在海上長大起來的。他人從來沒有盡心把責任，行爲，以及一切處世的觀念教導他。既有他母親的一番懇求與他的遇合，使我注意於他的前程，或者就只有我還能給他講講這些新鮮的事理，但不用說是太嫌遲了，或者是太嫌空泛了。至于船上的紀律呢，却只是個控駕他的物質生活，使他在造就強健水兵的這種衛生而難熬的管束裏就範的羈勒。

‘陸上’於他，久遠以來就視作一個應該爲所欲爲而又有着女子的路過的去處；在長途旅行之中，他上陸如入征服之境；那時他有的是錢，便使人到處仰承他意思與能力。

但要他在一個小家庭裏按日計算着用度，自己準足，還要預計到次日，這樣過着有規則的生活，他這種水兵的行徑與這些驟至的限制可合不上了。而且在這腐敗的勃雷斯德，他的周遭酒水好像惡濁地從牆上流

淌。那他才完全與如許也曾經規矩正直過來的旁人一樣地墮落了；他自暴自棄，漸漸與這批醉民同化；而他的揮霍，便與一個工人的揮霍一般的粗俗可恨。

## 五十九

……一天，我接到一封向我呼援的信。

信很簡單，很像是一個小孩子寫的信：

“我的哥哥，

“我不知怎麼對你說的好，但我的縱酒，却是確然的。你很知道，我並不願意住在勃雷斯德，因為此物我已嚇怕了。

“我在雷賽佛船上已受罰上鐐了三次。現在我苦於無法離船，因為我深知道住在船上還要遭幾次苦厄。

“但是我覺得如其我還能與你同船航行，這便恰如我所需要的了。我的好哥哥，你既快就要出發，就請你盡力到勃雷斯德來帶了我去，那我可以比在這裏要好過得多了，而且，當然，那樣便是救了我。

“你在信上說我不愛惜自己的妻兒，便使我十分難過；原來我對於她與我的小比埃，什麼都肯做的。

“唉，我的好哥哥，我已落過眼淚，就是在給你寫信的這時光還在落眼淚，淚水在我眼睛裏，我已看不出

來了。

“我但望你來看我。我以一片真心吻你，求你不要忘懷了你的弟弟，他雖給你一切的煩惱。

“依凡凱瑪丹克。”

## 六十

十二月裏一個星期日，我未經通知就回到勃雷斯德，我走入大馬路的小街，尋我依凡的家。我唸着門上的號碼，沿着所有落在平民手裏的富人舊屋這些高聳的石建築走去：底下到處是開着門的酒店；高頭是窮人家的窗簾，窗沿上放着殘餘萎謝的花，瓶子裏插着枯了的菊。

這時還在早上。成羣的冰兵，已經穿着他漂亮的干淨衣服在兜圈子，唱着歌，開始賞這星期良辰。

我呼吸着一片白色的濛霧，一片潮濕的涼氣，——這是寒來新鮮的感覺。——因為我是從還在驕陽中的亞得利亞海來的，這勃雷斯德的色彩，我便更覺其灰黯。

走到了一五四號，——上面顏曰：‘記念俊美的砲手’，——我從一只古舊的大扶梯上登上三層，找到凱瑪丹克家的屋子。

在門口就聽見搖籃有規則的聲音。小比埃仍舊十分憔悴，却已養成了這種睡覺的習慣：依凡獨人與他的兒子在裏面，坐在他的旁邊，一手搖着籃子，搖得非常慢。

他抬起悽然的眼，見了我便動了感情，但幾乎不敢向向走來，他的態度似乎在說：“啊！對了，哥哥，我知道你是來帶我去的；這恰如我的所求；但是……但是我或者還不期望你來得這麼快；要我去，那便會使我痛苦……”

在表面上依凡已改變許多了。他比在海上住桅樓時蒼白了些；他的態度是冷淡，寡斷，幾乎是愴慘的。他吃過苦，很看得出來但他那長是淡白無色的臉上，却毫無一點惡行的痕跡。

我向周遭環視一遍，驚奇而痛心；我弟依凡在陸上，在市中的居室，我真預料不到竟然這個樣子。我久就知道，此間比之當風當日的桅樓這些海上的居處，當然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如今，此地，走到這些窮苦的實情中間，我當然與他一樣要覺得背井離鄉而有不快之感了。

瑪麗到外面井邊去了，小比埃那小孩子的長長睫毛點綴在頰上，睡得正很熟。我們相對只有兩人，他怕這麼當着我的面，便很快就講到上船，開船的事情上去。



一張調遣的花名錄，先把我放在勃雷斯德要開發；我們正要裝起兩三艘船來開到中國，南海，東方去；現在就得一刻一刻等着派遣到其中那一隻船上。

下星期正如在海軍生活常常過到的，是一個忙亂的時期：居無定址，住在旅舍裏半散混亂的行李堆中，還不知明天要上那一條路；忙着的一些事情，或在軍港裏服役，或在作遠征的預備；——還有的是爲依凡往返奔走，要使他脫離這艘雷賽佛，留在我的手下，好與我一同出發去。

十二月的日子，很短促，很陰晦，過去如飛。我時常三步兩腳去登凱瑪丹克家骯髒的老扶梯；——而瑪麗聽了我開口第一句話，總要憂鬱起來，她向我悽然慘笑，以一片謙讓崇敬之心等待我的結論。

## 六十一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勃雷斯德灣

十二月間的一夜，清明而寒冷；——海上是一大片沉靜，船上是一大片岑寂。

依凡在船上一間鐵壁白堊的極小房間裏，坐在我旁邊打開着的箱籠與鋪蓋上。此時初到，還在混亂中；在這行將載我們上寒濤駭浪間去的陋室裏，還得鋪陳

安排起一個居處來。

所有意中這類次的登舟，所有預計的這些行役，都是沒有盡頭的。而我于這艘將不離開勃勒大尼海岸的‘珊瑚兒’上，便覺得非常簡單。這天早上起，依凡就已入伍，而在凡胎肉眼看來，我們又有一年可以住在一塊兒了。進了我們這行營生，我們那樣的遭遇已是一種幸運了；原來在以前，我們是隨時可以撒手長辭的。依凡便欣然解囊給答應將他的位置讓與他的水手送了一百個法郎。

命運既把我們註定了，就上‘珊瑚兒’去吧。那是使我們回想起我們兩人在‘日光鐘塔’坐鎮之下的‘霧海’上航行那業已遙遠的時光。

但我還是歡喜被遣到太陽光下的地方去；我于依凡，尤其要帶他遠離勃雷斯德，遠離那些壞朋友和海邊上的酒肆。

## 六十二

聖誕，十二月二十五日，海上。

這時是在一天一大早，還在黎明裏。我在半夜裏值了四小時非常困難的差，纔睡了一忽兒，便登上甲板去：我們的船已被狂風巨浪窘迫了一整夜。

依凡全身濕透在那裏，但在他本身却仍很自在，他一看見我來了，便含笑手指着一個我們在靠近去的奇怪地方給我看。

灰色的懸崖，攔在天邊遠處，宛如一帶長城。——風雖則仍舊向我們發狂似的吹，但水面上却起了一種靜謐。天上低壓着的雲霓，層層飛得非常快：一大片擾動中的鉛灰穹宇；又陰暗，又曠漠的東西，在變幻，在飛奔而過去得好似非常緊急，然像方才重重跌了交，受了暈眩。我們四周有礁石無數，墨黑的頭到處在這海浪所作另成一片的銀白騷動間探出來；酷似大批的海獸。一望之中，只看見這些危險的墨黑的頭，海面都佈滿了。遠處的懸崖那上邊有三個古塔的側影，樣兒好像獨在那兒一片岩石的曠野上豎着似的，有一個是儼然君臨着旁的兩個，聳起牠高高的身幹，好像一個在凝察，在管領的巨人……

呀！對了！……這一個我很熟識，我也與依凡般以一個微笑向他招呼；但是出其不意的一天早上看見他靠我們這般近出現出來，而且又在這羣魔中間，我便不無疑慮……我們到他鄰近來做什麼呢？那可不在我們行程中的，我真不明白了。

原來這是司令官在我入睡時臨時的決定：要到接近聖保爾德隆的多羅港口來找個躲避南風的障蔽，因

爲海面風浪太大，我們經不起了。

……那就是依凡回到‘霧海’裏來的時候初次訪問他的鐘塔的情形。

## 六十三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歇耳浦。

早上七點鐘，人家給我傳來依凡醉倒了睡在一個砲身裏的消息。原來他的老朋友‘徽虞施’號上的勤務，整夜帶了他在酒店裏，——算慶賀他們從昂底邑歸來的好日子。

我正在值差。甲板上還沒有人；只有幾個水兵在做他們的‘揩擦’，——這幾個卻是相識日子已久而唯在他們身上還可經求的熱心人。四個漢子抬了他，設法私下裏把他抬下去藏在我的房間裏。

在這‘珊佛兒’船上，我把他如刑罰般監守在眼前，他也約定要做個表率，但是開了惡端了。我雖盡心竭力想拯救他，但他是糟了，糟極了，這個陰鬱的念頭于我還是第一次想到。而另外一個思維，還要痛心，便是想到他或者有什麼缺憾在心中……

……依凡鎮日家像個死人。

他已丟失了軟帽，錢袋，銀笛，而頭上又破了一個

窟窿。

將近晚上六點鐘，他纔有點兒生動之意。他像夢醒的孩子般微笑着，（他還有醉意，否則他不會笑，）說要吃東西。

于是我對我的心腹僕人那阿琪恩地方的漁夫約翰馬利說道：

——到‘大菜間’裏去給他找碗鮮湯來。

約翰馬利拿到了這碗鮮湯，依凡却把他的調羹橫一轉，豎一轉，樣兒像已記不起在那一頭好拿的。

——好，你喂他吃吧，約翰馬利！

——這太髒了！……依凡忽然退後去扮個鬼臉，說得勃勒大尼士音很重，眼睛還是半眯着。

——太髒了！……太髒了！……

他隨即重又入睡了；約翰馬利與我都一聲笑了出來。

可是我非常憂愁，但這劣童的意旨與心思，却又十分可笑……

……晚上十點鐘，依凡才回醒轉來，悄悄地起來走了。

兩天之中，他就在船頭上艙裏躲藏着，只在值班時或上工時走上來，卻低頭不敢平視我。

呵！這類決心，他起了無祇十念次，而終不能持之

久長……他已不敢再起，至少已不敢再說在口上了……他頹然自廢，眼望着日子過去，等待着不再回來的勇氣與自負之心……

可是我們却漸漸兒回復了我們的常態。晚上我喚他來，他來在我旁邊作這水手們舟行的長途遊散，却時時不出于這幾塊木板之間。我們差不多就與往日一樣在淒風微雨之下作閒談。他的心中，口上，總不脫他原有的本色，既很天真，又很深刻；我們兩人之間，不知怎的總有一種拘束，總有一種不能融化的冰雪。我要等他的字追悔，而他則總不出口。

寒冬在深去，這茫墟地方的冬天，長在這灰色的昏暗中籠罩了一切，——人心與事物。——暗晦的大冷天已經來到，而我們每晚的遊散，便更加急促，在潮濕的海風下加緊了步子。

有的時候，我老想使勁握住他的手對他說：“算了，老弟，我已寬恕你了；再不要想着吧。”這句話却停住在口頭：無論如何，總是他應該向我求恕；于是我保存一幅高傲淡漠之態，拒他于千里之外。

否否，這艘‘珊瑚兒’是斷然不會使我們有所進展的了……

## 六十四

小比埃是在不魯海士爾，他正試在他祖母門前玩耍；——看了那邊這片死水，和這像在一片薄霧背後睡在水中央的巨大獸形，便覺得一切都是異鄉風味。此地也海闊天空，但是風比都爾文還要尖，鄉野還要冷僻；小孩子于這種地方本能上就感覺得到；對此景物凄其，他們也如小鳥一般要發生悲感而不能已于默然。

那邊有兩個小朋友從一個鄰右的茅廬裏出來看他這個新來的客人。但這兩個却不是都爾文的小朋友；他們不懂得玩同個樣的遊戲；而他們所會講的這幾句小言語，也不復是這同個樣的勃勃大尼話了。于是彼此都不敢盡情，他們三個孩子都帶着小小的笑容，帶着小小的頑皮相兒相對而視。

……小比埃是昨天才與瑪麗凱瑪丹克到不魯海士爾來的。依凡曾寫信叫他妻子趕速作這次客；他忽然有了一個想頭，一個希望，以為那樣或者可使她們與他母親合得來。原來老太婆是長是那麼拗執，長是那麼頑固的，自從她起先乾脆不同意于這節姻事，後來對她就總無好意，而從此連他們的信都不願回覆了。

可憐被棄的老婦人呵！……天賜她十三個的鬼子中，三個是從小就夭折了。八個長成的男孩，都做了水手，大海就奪取她七個，——七個都失落在風浪中；至

於像齊爾大與古爾文，則飄泊在他鄉。

……她的女兒是出嫁了，走散了。所住在家裏那兩個最小的呢，一個已嫁給一個‘冰島上人，’已被帶到脫樓冀野去了；還有一個是一心皈依，已有了落入尼庵的心思。

剩着那彌小的齊爾大之孤女。啊！這一個呀，她才覺得可愛了！——不過是一個私生女兒，——但這長番的風浪把所有其餘的一個一個都給她帶去了，最後殘剩，唯此而已。小女兒歡喜到鹽水湖邊上去看來潮。人家可不許她去。但是有一天她獨個上那裏去，一去就不見她回來了。下一次來潮帶來一具艇硬的小屍骸，一個白蠟的小女孩，人家便放她長睡在禮拜堂附近，一個十字木碑與一個青草堆底下。

她于她兒子依凡身上，還有一個期望，他是最末腳一個，最心愛的，因為他住在家裏最長久……極不然這一個或者有一天會回來住在她身邊吧？

但全不然，這個瑪麗凱梅楠已給她奪將去了；同時她並奪了她這兒子從前送來補助她生活的錢，——也是她懷恨在心的一事。

而兩年以來，她就孤單着，絕對的孤單着，直孤單到現在。

瑪麗爲了要順從依凡的意思，便與她的孩子經了



兩日的行程，於昨天到來叩這個柴扉。有個面目拗執的，老婦人爲她開出門來，她雖則未曾見過她面，但一見就認識她了。

——我是依凡的婦人瑪麗……你安好呀，母親！

——依凡的婦人嗎！依凡的婦人嗎！……那麼這一個就是小比埃了？就是我的孫子了？

見了這孫子，便是她的眼睛也不免柔和起來。她請他們進去，好好兒啖他們喫，好好兒給他們生火，又爲他們安排起她那上好的床舖。但也徒然，一般冷氣，一塊寒冰，總也不能消融。

那祖母要在牆角裏躲藏起來才以一片厚愛親吻她的孫兒；至若在瑪麗面前，永遠沒有這回事！老是板板的，頑強的。

有時講起依凡，瑪麗低聲下氣說他自從他們結婚以來，已歸正了許多。老婆婆便神氣很難看地反覆說道：

——咄咄！……歸正哩！……咄咄，孩子呀！……歸正哩！和他父親一樣的頭腦，同個料子，完全是一個樣兒，你不難看到他來；我今朝對你說。

于是可憐的瑪麗，心裏老大不高興，鎮日價無可對答，無可言語，也無可措手，只焦心等待依凡給她指定的歸期。而此去當然也不復再來了。

## 六十五

離朋埠時，瑪麗已與她兒子登上驛車，車已搖搖載她們走了。她從車窗裏看看她的婆婆，原來她婆婆竟也從不魯海士爾出來直送她們到市上，不過只對她們道一聲冰冷的珍重，一聲使人聽了不快心的簡單珍重。

她看看她，才要莫明其妙起來：她現在在那裏跑，跟着車後跑，——隨即她的臉也變樣了，好像在向她們扮苦臉。她要她們怎樣呢？瑪麗看了便幾乎着了慌。她老在扮苦臉。啊！……原來她是在哭呀！她可憐的面目全在絳縮，是在淌眼淚了……現在她們兩人彼此都莫逆于心了。瑪麗對一個‘冰島上人’說道：

——先生，請看上帝面上！叫車子停一停吧。

這人坐在她身旁，他也已懂了這意思了；原來他正一手伸到車前的小窗口去扯車夫的袖子。

車子停了。那祖母儘在跑，已跑到背後，踏上車門的踏板；她向她們高伸了雙臂，臉上已淌滿了淚水。

瑪麗下了車，老婆婆把她緊抱在懷裏吻了她，又吻了小比埃：

——呵，我的好孩子，祝上帝垂顧你！

她咽哽着泣道：

——我的孩子，你要知道，待依凡須要很和順，要將他放在心上；你瞧着吧，你與他在一塊兒便會得着快樂。我對他父親或者就是太生硬了。上帝保佑你，我的好孩子！……

于是她們關於愛依凡的同情上連合在一起，相對下淚。

車夫呼道：

——算了吧，娘兒們！你們要撕磨到幾時呢？

在勢要拉開她們來了。于是瑪麗重在她那角裏坐下，滿眼含着淚翹望着遠去，老婦坐在一塊界上咽哽得頹倒了，至于小比埃呢，在以他的小胖手來從車窗口裏向她告別。

## 六十六

一八八一年一月一日。

一八八一年元旦日的早晨，天明之前不久，勃雷斯德船塢深處，——這港奧裏一個愁慘的地方；這‘珊佛兒’，號已泊着有一星期了。

仰望天色已漸在包圍着我們的岩石大牆中間發白。稀疏的燈球，在霧裏發出最後幾縷昏黃的微光。龐然大物的影子，已見其顯了出來，蘇醒了一片翻着臉的

惡意；機件高高矗着，巨錨翹起了烏黑的腳爪；種種醜陋而模糊的形狀，更兼着卸裝的船隻帶一付魚狀的偉悍姿勢，在鐵練上兀然不動，好像已死的巨怪。

這港內是一大片沉寂，一股難熬煞人的冷氣……

夜間在海軍船塢裏是寂寞無比的，而尤以節慶之日的夜間爲甚。散伍的號砲將近要響，大家便都好像脫離疫厲之區一般已逃了去；成千成萬的人，動亂如蟻，從各處走出來急趨門限。落後的着了慌，就怕到得遲柵欄要閉上了，便奔跑了起來。於是四境寂然。隨後，入夜，便闕無一人，空無一物。

遠遠有一隊巡夜經過，哨兵問口令，他們低聲說着互相照會的話。此後老鼠這批靜默的族類，便從所有的洞眼裏鑽出來，占領了曠漠的船，空洞的庫房。

我從昨晚守在船上，在我那冷冰冰的鐵壁房裏，入睡時已很晚了。我正爲依凡担着心，而這夜裏這片老遠從市中下流街衢裏傳來的水兵們呼叫歌唱的聲音，給我帶來了一片淒戚。

瑪麗與小比埃正在貴羅的不魯海士爾作客，而依凡今晚反要在勃雷斯德岸上過夜，與他的老朋友慶祝新年。我雖可以請求他留着陪伴我，阻止他上去；但我們兩人間總存着這片寒冰，依然如舊：我就由着他去。而十二月三十一日這夜裏，恰恰又是危險的夜，勃勒斯

德全城都像中了一種酒風……

我戚然登甲板去朝禮這新年的第一個早晨，我開始作上差時百步間的機械式的遊散，一面思想着千百種的往事。

我尤其在依凡方面想得多，他是我目前所專心關注的。在這‘珊佛兒’船上，十五天以來，我好似漸漸看見這位累年做了我世上唯一真知己的粗璞兄弟的恩情，一時一時在淡薄下去了。並且我對於他這樣不知自好，嫉恨得刺骨，這便似乎我的愛他，也不如從前了……

一只黑鳥在我頭頂上飛過，向空中發出一聲慘叫。

‘叫得好！’一個在暗中對着一大片冷水理晨妝的水兵說，‘已有一個來給我們賀新年了！……不得好運的髒畜生！啊好呵，這是我們將有美人看見的預兆！’

……依凡在七點鐘回來，步子很直，又回答了口令。隨後他照例走到我這裏來向我問好。

他眼睛裏稍為模糊一點，嗓子上稍為改變一點，我明知他是不會聰明無誤的。我便以一個粗暴的命令口氣對他說道：

——依凡，今天不可再回上岸去了。

我隨即自問覺得太過份了，便漸漸地講到別的事情上去，自己也為之不快。

中午。——船塢，船上，都已空洞曠廢得像在大節

日中。到處只見些水兵在出來，出客衣服穿得很整潔，彼此在急忙中以一手拂拭整理好他們藍色的大領子，於是急急地以一種活躍的步子登門趨向勃勒斯德去了。

當‘珊瑚兒’船上的人輪着到來的時候，依凡也穿着他最漂亮的衣服，洗刷得很干淨，妝束得很整齊的與別人一同上來了。

——依凡，你要到那裏去？

他不懷好意的給我望了一眼，這一眼我才不懂他什麼用意，且在輕蔑我，我在其中看得出還有中酒後的迷糊與昏亂。

他却說：

——我去會我的同鄉水手朋友，我曾約會好他們，他們在等候我。

那時我喚他過一邊來，想要勸解他；爲時很促，便不得不把這一番話說得很快，這一回事又須瞞過近在我們身邊的旁人，便不得不說話很細聲，神情很鎮靜。但是我自己覺得走了岔路，沒了主意，不復有一點忍耐工夫。我說話的口氣暴躁，但這是在所宜忌的。

他最後咬緊牙齒發着抖說道：

——呵！不能，我對你立誓，我要走的！今天你除非將我鎖起來，否則就不要想攔住我。

而他平生第一次目中無我，就脫身走去會合其餘的。

——鎖起來？……那麼，好了，依凡，你去吧！

我便喚了一個憲兵來高聲命令他帶了他去。

他上了鎖，逼不得已，跟了憲兵，在衆人面前穿着出客著的漂亮衣服被他帶到窖室底下去，呵！那時他向我望的這一眼！……他當然已經酒醒了；原來他眼光已深遠，眸子已清爽了。在這副斥責的態度之下，這副至大而苦痛的驚詫態度之下，這副驟至的絕望與憎恨的態度之下，反是我倒要爲之俯首。

我隨就回進自己的居室……

我們兩人間難道已完結了嗎？我信以爲然。這一次我確已失却他了。

以他勃勃大尼人的性格，我知道依凡是不會回心轉意了；他的心一經悶閉，便再也不會開開。

我的對他已嚴厲得過了份了，而他又是威武不能屈的這種人。

……我已請求留守的官長，容我這天繼續辦公，我已沒有離船的勇氣。——我就老是在這些不朽的木板上散步。

船塢已在牠大圍牆中曠廢了。——甲板上闕無一人。——極遙遠的歌聲，從勃雷斯德淺街上傳來。——

底下兵房裏留守兵的口音，常帶着船上這類很陳舊的逗人發笑的諺語，間斷得很勻稱地呼着‘搖汰’(loto)中的數碼：

——22，兩個在散步的軍需官！

——33，老雄雞的一雙腿！

而吾可憐的依凡，就在他們底下，寤室暗裏，這大冷天兼着腳上的鐐，使他躺直在板上。

怎麼辦呢？……還是命令把他釋放了送他到我這裏來嗎？這次見面，我完全能料想得到是怎麼個樣子：他站直着，又無情，又惡狠，向我肅然脫帽，兩眼迴避着在沉默中不給我瞧睬。

他間或拒而不來，——在此刻是極可能的事，——那時……有了這抗命之罪……又如何救拔之于後？如何在我們由我自己引起來的這案件中間從紀律的盲目東西裏解脫他來？……

現在夜已在暗下來，而依凡在繯綫中已有五小時了。我想到了小比埃，想到了瑪麗，想到了都爾文這些向我身上期望的老誠人，又想到了我當時給不魯海士爾的老婆婆立的誓言。

尤有進者，我覺得我自始至終將我這可憐的依凡愛同手足……我回入居室，趕速就書寫起來；大概我們兩人間也只有用這個方法了；以我們這樣的性格，用話



講是永遠講不明白的。——我急忙着，寫着大字，使他還看得出：因為夜色飛快在暗下來，而在船塢裏，點燈又是犯禁的。

我隨就對憲兵說道：

——找凱瑪丹克去，帶他到我這裏房間裏來與‘值差官長’講話。

我寫好的是：

“愛弟：

“我容恕你，我也求你容恕我。你很清楚，我們現在是兄弟，而無論如何，我們兩人是生死與共的了。你肯不肯將我們在‘珊佛兒’上所有的言語與行動一概忘懷了，且再下一次巴圖上進的大大決心？我看令堂份上這般求你。只在這張信箋底下寫個是字，好嗎？一切都從此完結，我們不要再提起他了。

“比埃”

當依凡進來的時候，我不看他，也不等他回答，只對他簡單說道：

——讀我這方才為你寫着的話，——我留他一個人耽着就走了出去。

他很快就出去，像是怕見我回來，而我一聽他遠去

了，便回進去瞧瞧。

看我的信箋底下，見他寫着：‘是，哥哥！’還簽着‘依凡’的名，字寫得比我的還要大，因為夜色儘是在暗下來。

## 六十七

——約翰馬利，趕快去對依凡說我上陸去在碼頭上等他！

時在十分鐘之後。寫過信後，便必須要見面，那纔是完全重歸于好了。

依凡來時，他臉色已不同了，一臉我好久不復看見的善意的笑容。我把他的手，把他可憐的勤務兵的手握在自己手裏；必須捏得非常用力才能使之感到緊，原來他的手已在工作中硬了許多了。

——你爲什麼也要給我這樣對待？那不行的，算了！

他以責備的態度，搜索着要講的話，已盡于此了。

我們在這‘珊瑚兒’船上，並不是限制要守夜的。

——依凡，我們在勃雷斯德一塊兒上岸過這個元旦夜，你與我在市上相對用晚餐，你看如何。那樣我們還不會有過，那樣我們便開心。趕快，你去拭干淨了背

脊，（他在寢室裏繲綉之中已弄得渾身骯髒了，）我們  
就走吧。

——呵！這時我們是要趕緊了。我還是到你家裏，  
在你岸上的屋子裏去拭去吧。砲要響了，我們就永沒有  
出去的時候了。

我們恰正一直在港奧裏，離港門很遠，我們差不多  
就奔跑起來去了。

好，去吧！半路上砲聲一響，我們關住了！

在勢不得不回到‘珊佛兒’又冷又黑的船上。

‘大菜間’裏，一盞刁鑽的燈球，點在一個圓形保險  
柵楞的籠子裏，黯淡無光。——我們就在那地方過我們  
的元旦夜，雖不小心挨了一頓餓，但我們重圓了舊好，  
平息了一番風波，我們還是快心的。

可是依凡心裏，還像有點兒什麼事。

——我早不想到對你說：你把我鎖到明天早上或  
者倒好，因為旁人你看他們太看不懂了……

但在他將來的行徑上，他却無復疑慮，而今晚他自  
己也覺得很有把握。他說：

——先前我就抱了一個決心：我永遠只在你帶我  
走的時候和你一同上岸。——如此下去，你便很會見得  
到……

## 六十八

一八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

都爾文是在春光中；滿徑野蒿。一陣帶點兒清涼的春風，吹過來襲人欲醉，吹過橡樹梧桐的叢枝，吹過禿枝的巨樹，給我們帶了遠方的氣息，帶了光明之邦的回想到這灰色的勃勒大尼來。一個慘澹的夏季，行將偕着長長的清涼夜晚一同來到。

一對凱梅楠老夫婦，依凡夫婦，以及阿娜，小高郎丁娜，和小比埃，我們齊走到茅蓬的門口。我們起先遠遠聽見的聖歌聲，非常緩慢地在近起來。這是春天第一次的出會，步步按拍在到來。——現在已到了那綠草路上，——行將在我們面前經過了。

小比埃伸起雙臂，要挽着我的頸項好看得仔細一點：

——抱我起來，教父，抱……

但依凡要親自來抱，便把他抱得高高地，直把他直立放在頭頂上；小比埃自視這般高大，於是笑了，兩手直伸到老樹着苔的枝枒間。

‘聖母幡’由兩個上選的莊嚴的少年握着，先已過去。所有脫婁墨琉與都爾文的男子，老的，少的，揭下氈帽，禿着頭，青絲白髮，長垂在點綴着古繡的勃勒大尼

裝上，都在跟着走。

所有的娘兒們都在後面上來：玄色襖子繡着胡蝶眼的花，一片尖聲的嘻嘻哈哈，中含着用土白講話的口音；一片擾動是頭上白絨布的巨物。那聰明婦人跟在末梢，老以她魔婆的步履，灣着腰細步蹣跚着；她向我們打個招呼，還用她的杖頭來嚇小比埃鬧着玩兒。

那遠去了，聲音也跟着遠去……

現在我們遠遠從後面看見這整整的一行列在蒼苔的狹街中上去，看見這整整滿道的大撲翅兜頭與白色紆肩領。

那曲曲折折儘是向都爾文的聖歐羅耶上去，走了。這出會的末梢頭才非常可怪。

阿娜第一個先完了她的唸珠，把所有這許多被絨布撲翅映大的白色頭顱看呆了，便笑了出來，說道：

——呵！……這許多兜頭！

完了，——在梧桐蔭裏遠遠消失了；——但見處處路草淺碧，野蒿叢亂：這種先春的植物不待見日光而發，密層層大簇的花，淡黃如硫磺，顏色乳混如琥珀，勃勒大尼人稱之曰‘乳烙花。’

我牽着小比埃的手，帶他同我到樹林裏去，讓依凡獨自陪着他的家族。他們的樣子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共同討論；鄉下人總有這類爭多道少的問題在生平

占着一個這般大的位置。

這一次，他們正在談論依凡夫妻兩人轉的一個心思：要盡集他們的所有在都爾文建一所‘蓋瓦的’小房子。這所小房子裏並有我的房間，房間裏將放些我所歡喜的勃勒大尼古玩，和鮮花和羊齒葉。他們已不願再住在大城市中，尤其不願住在勃雷斯德；——‘于依凡太不相宜了。’

——像我這樣，實在常常不住在家裏的；但我在可以回來的時候，我們便住得心滿意足了。而且你也知道，尤其是在後來到我得到退休的時候；我對我這小小花園住在家中，便會非常適意。

退休！……水手到了壯年，便老做着這個夢，好像他們目前的生活不過是一個受難的時期似的。年近五十，得了退休；既在世上經受過千百種風波，才據有了自主的小小一塊土，便在那裏很合理地生活着，不再出來；在自己的村莊裏，自己的教區裏當個公事，——做過弄潮兒去做公差；老鬼而儼然隱者，非常安靜……這種老熟年紀的樂境，他們間有多少人未到已先收場了？可是你去問問他們，他們却個個人在想。

依凡所抱的這片上進的‘決心’，於他非常順利；在船上，他是常是那樣足為表率的水手；在陸上，我們是不再分離的。

自從八一年頭上這一天不好的日子起，我們在一塊兒的情形便完全變了樣，如今我才真正當兄弟待他了。

住在這艘極小的船‘珊瑚兒’上，我們軍官間是知己得非常合得來，依凡現在在那裏是和我們同道了。——在戲場裏是和我們同座；我們平常任便什麼事，總有他的份兒。他呢，起先是謙卑，推却，逃避，隨就一一聽之，因為他覺得人人都歡喜他。我呢，在這或者竟是奇怪的新方法上期望他盡情地來接近我，從他過去的生活中，往日的朋友中提拔高來。

這公認所謂教育的東西，這種在如許他人身上粗粗修刷過，或且斧鑿過的東西，在我弟依凡却完全沒有；但他天生有一種敏慧，一種不可多得而不可求得的精微處。他與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在他座中常是這般得體，他自己便也漸漸覺得適意了。他不大講話，便是講起來也永遠不會說那些人人都講的老生常談。而他脫下水手裝，穿起一身很整齊的青灰服，帶上了一種色彩調勻的瑞典手套，那時，他海賊式的雄姿，高昂的頭，黧黑的皮膚雖完全未脫，但神氣之間已陡然十分豪大了。

我們帶他一同走，介紹他與些老誠人相見，他的沉默，他的肩項，都足凌人，而人家覺得他的傲慢，那像我

們便引爲取樂。次日看他重變作一個水兵，一個好好如前的勤務，那才滑稽。

……言歸正傳。却說家庭會議的時候，我與小比埃正在都爾文樹林裏找花兒。

我們採得不少，有淡黃的野蒿，有紫的‘班文蘇，’有藍的‘善拉蘇，’並有春天首屈一指的紅雪蘭。

小比埃儘量的抓，非常忙亂，他不知望那裏跑的好，還在喘着大口的氣，好像做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做的累了；他很快的給我一小把一小把拿過來，採得全不得法，一半兒已在他小手指裏捏皺，而花柄又摘的過短。

從我們高處望出來，一眼之中就只見是樹木；‘黑刺栗’已經着花；所有赭紅的枝桠，全滿綴着花苞在盼望春光。而那一邊呢，都爾文教堂灰色的尖頂，高高在這樹國中間矗着。

我們在外面耽着這般長久，直使他們叫高郎丁娜到綠草路上來探望着通報我們的回來與否。我們遠遠就看見她在跳，跳，戴着大兜頭，穿着紆領當着風，獨個人在鬼迷。她起勁喊道：

——‘勃拉斯’比埃和‘維恩’比埃（ Pierre bras et Pierre vienn，大比埃與小比埃 ）兩個人手牽手在那裏來了。



她就把這句話轉作歌聲，按拍跳躍着在一個很活潑的勃勒大尼調上唱道：

勃拉斯比埃和維恩比埃！

兩個人手牽手

在那裏來了！

她大兜帽與紆肩領當着風，跳得像個發了瘋的小玩意兒。而夜色已在罩下來，這三月間的夜，在老樹秃枝叢下，老是悽慘的。日間和暖的陽光過後，忽有一股冷風像怕死的戰慄般在樹上吹過：

勃拉斯比埃和維恩比埃，

和‘善瑞爾陀’維恩比埃！

兩個人，手牽手！

她以‘善瑞爾陀’（黑小团）這依凡的暱名，送給她的表兄弟小比埃，總是爲了凱瑪丹克氏這種古銅皮色的緣故。那時我叫她作 Moisel vienn pen-melen（黃頭小娃娃），這名字就給她定下了；與她卻也很合宜，因爲她的頭髮常常從她的兜帽裏散出來，好像一束一束的金色絲。

茅廬裏大家樣子很快樂，依凡扯我一邊告訴我說，他們意見非常的融洽。高郎丁老人給他們二千法郎，一個姑母零又借他們一千。有了此數，他們便可以買一塊地土，馬上着手建築。

午餐之後，立刻就須到都爾文去搭馬車，到巴那萊克去搭火車。依凡與我要回到勞里揚（Lorient）去，因為我們的‘珊佛兒’船在那邊港口等我們。

我們回到我們在市上隨便租的一個寓所裏之後，將近十一點鐘，依凡于睡前在把我們在都爾文採來的花兒插到花瓶裏去。

他做這樣的事情，生平還是第一遭；他看這些從未經心過的可憐的小花兒却美麗，自己也覺得奇怪起來。

——那我要是在都爾文有了所小房子，我便要放些到我家裏，因為我覺得那不錯呀。喂，這可還是你給我教導的這種意思……

## 六十九

次日是四月初一，在海中。——聖那讒爾航路上。——帆檣傾倒；西北風狂吹；天時極壞；舉目不復見光。進了晦明的港澳；碎了繫錨樁；後樓桅杆也已折斷。

初二是發餉日子。夜間醉漢落進了窰室，洞破了腦

袋。

意外有兩天小假。與依凡登程赴都爾文脫婁墨琉。這條‘珊瑚兒’船卻不差，牠永不會使我們日遠離鄉。

夜間十時，凱梅楠老人與瑪麗不期我們在月下來叩他們的門。

他們喚起小比埃來致敬我們，又叫他坐在我們膝上。他一覺未醒，十分吃驚，微笑着低低向我們請了個安，隨後他又不大張羅我們的新歸。他的眼睛不由的要合上來，而他的小腦袋也要隨處亂倒。

依凡看他垂着頭，眼望着底下，頭髮遮着眼睛，便很不快：

——我，我看他這副神氣……這副神氣……在妝腔！

他就望着我，先懷着鬼胎，憂沉沉探我的意思。

天下只有我這好依凡大驚小怪得這樣可笑。我使小比埃活躍起來，那時便又好好兒的清醒着，發着笑聲，一雙好看的大眼睛又在那些長長的睫毛間開得大大的了。依凡才放寬了心，覺得他的確已完全沒有妝腔的樣子。

當他母親把他脫的精光的時候，他便像是古雕刻的小兒，像是希臘的愛神石像。

## 七十

四月三十日，都爾文。

此節出於凱梅楠老夫婦的茅廬內，時在四月間一個晚上，夜色已暗下來的當兒。

我們齊夥兒一大班從散步回來：依凡，瑪麗，‘黃頭’小高郎丁娜和‘黑罔’小比埃。

茅廬裏點着四只蠟千（‘三只’是‘貓結親，’不利事的）。

那經年平滑的粗橡木的舊桌子上，已預備下紙筆與墨壺。人家在櫈上圍坐成列。很顯要的事情將近要發生了。

我們放下了收獲來的花草，在茅舍裏散出一股四月的香氣，隨後我們便就座。

還有兩個好婆婆帶個緊要的神氣進來；她們行個禮請晚安，使她們挺硬的紆肩豎的筆直，隨就在角角上坐下了。後來還有阿娜的未婚夫比埃凱勃拉。——最後人衆齊已入座，我們便計議起來。

這時是重大的整頓家務的一晚。凱梅楠老夫婦將在其時履行他們給兒女的成約。他們兩人一同站起身，去打開一只陳舊的箱子，箱子上鑄着薩克雷甘寺（Sacré's - Coeurs）幻成雄雞的圖案；他們翻動着紙張，衣

服，直翻到底下，才拿起一只神氣很重的小袋子。隨後他們走到他們的床邊，翻轉墊褥，望底下找：又是一個袋子！

他們把兩個袋子當着他們的兒子依凡面前，在桌子上傾倒出來，但見這些鑄着古人像的悅目的金圓銀圓，都露出來了；這些是五十年中一個一個檢得來睡眠着的。他們把來一小堆一小堆盤算：答應着的二千法郎就在此了。

現在要輪到那位老姑母了，她站起來傾倒這第三只的小袋：又是一千個金法郎。

那相鄰老婆婆最後一個上來；她在一只襪子裏帶來五百塊。所有這些，全是要借給依凡的，全堆在他面前。他在白紙上簽好了兩張借據，交給這兩位老債主，她們正作禮求去，人家正像世俗上的假意殷勤一般挽留她們和我們同喝一杯香酒。

完結了。所有這經過的一番，全不需莊書，不需在冊，不需爭論，只以都爾文所特有的一種信用與一種信託。

門上‘……邦！邦！邦！’泥水作頭來了，他來得正好。

與這個人，看起來要用那張印花的紙了；這個庚具（Guimper）地方的老流氓，只解得一半的國語，他雖

一副城裏人的習氣，但樣子却並不像狡猾。

我們晚間在船上計劃好的一個房子圖樣，裏面還畫着‘我的房間’的，要解釋給他聽，却是我負的任務。我爭論着幾點細小部份的建築和全部材料的價錢，神氣很像內行，咄咄逼着這老頭兒，但不幸我與依凡兩人的眼睛相逢在一起的時候，却引笑了我們。

我在一張價值十二銅元的印花紙上，細微屈折寫了兩紙頁：

“石砌房屋一所，‘河沙’水泥築，石灰雪白，栗樹樑，前有花園，頂有閣樓，前門框頂漆作綠色，等等，次年五月一日前全部落成，預定價格二千九百五十法郎。”

我于這番工作，這番心想，實在已心力交瘁了；我自己也很吃驚，我看他們也在驚奇我的精明與經濟！這班老誠人叫我做的事情却不是耳朵能聽得出來的。

最後名也簽過了，押也劃好了。我們便牽着手打個圈，喝起香酒來。現在依凡在都爾文是業主了。瑪麗與他兩人，神氣之間這般得意，我可勞而無憾，當然了。

兩位老誠婆娑現在行了她們當數的敬禮，而所有旁的人，便小比埃及情願不睡覺，都在月明的良夜中直送我到旅埠中。

一八八一年五月一日，都爾文。

依凡與我，高郎丁凱梅楠幫着，在用一條繩子測量那要賣的地土，正非常忙。

最先，就須得加一番選擇，那我們已費了整整昨天一個早晨。在依凡看來，那才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這所小房子的基地，他預期在那地方退休，老去，死亡的，便在遙對着一片奇怪而淒愁的遠景的地方定下了。

幾經往返，我們才決定了這個所在。地址是在都爾文邊口，通羅斯保屯的道上，地勢高突，前當着一片小小的村場，這早上正有一羣喧噪的母雞與紅顏的兒童鬧得很歡樂。一邊望見都爾文與教堂，一邊望見森林。

這個時候，此地還只是一片碧綠的麥田。我們已將其所有寬狹盡行細細量過；按方尺論價，凡千四百九十法郎，莊書公費外加。

真必須要依凡上進，好好兒節省，才好付這許多錢呀！他一想到此，便非常正色。

## 七十一

一八八一年五月，‘册佛兒’船上。

依凡年紀一忽兒就滿三十歲了，他請我在陸上帶一本整釘的簿子來要照我的樣子開頭記他的感想；他

並悔恨他已不大能夠記起往日往事來再做起他一生的回顧日記。

他的聰明，在許許多多次的覺悟中啓發出來了；他不加可否，只以我作則，或者就難免有一點蒙混得過當之處。但我們的親熱，却另外還發生一個意外的結果，就是我自己和他的相處中粗簡了許多了；我也變了，差不多與他變得一樣厲害……

一八八一年六月，勃雷斯德。

聖約翰節晚上六點鐘，我與依凡在一輛走鄉馬車的棚頂上從不魯加斯丹耳朝禮回來。

我們的‘珊瑚兒’五月裏直開到亞爾吉(Alger)，而我們這時倒覺得勃勒大尼境內的風趣好。

馬兒肚子拖着地的走，全身花帶，頭上插着旗子與綠樹叢枝。車子內部，他們在唱歌；上面我們近邊有三個醉酒的水兵在跳舞，軟帽歪到耳際，鈕孔上掛着花兒，花帶，喇叭，還要給貌相懦弱的人開玩笑斜睨過碧眼去，——這三個是姿勢活潑頭顱聰穎的青年漢子，他們其時正趕往上船出發赴中國。

市僧們正在折着項子。他們已喝得可以，悶口不開，像羔羊般發跳；車子還是由一個醉車夫趕着在車轍裏東顛西倒大踏步過去。



我們在不魯加斯丹耳所聞所見，有一片村會的鬧熱聲，有木馬，有一個矮女，一個高女，有耍戲，有酒攤。還有一塊四圍灰色茅蓬的孤場上面，有勃勒大尼的皮牛笛在吹一個單純而密急的古調，有服式古舊的人在應着這百年古樂跳舞；男男女女狂放的一長行在風頭裏牽着手跑，跑，跑得像在發瘋。這勃勒大尼古邦，那樣便是在勃雷斯德口上，便是在這市廛的鬧嚷中間，還在顯出牠的蠻風來。

起先我與依凡想鎮靜這三個水兵，叫他們坐下。

隨後我們自己看看，我們來向他們作這番開導，也覺得可笑。我對依凡說道：

——無論如何，我們另外還有許多事要為他們當心呢。

——呵！對的，當然的。他斷然回答。

我們就甘心伸出手來攔在鐵門柱中間，防他們掉下去。

……所有的路上，村間，全滿了從這次朝禮歸來的人，而所有的人見了這一車狂徒經過，見了這三個在這車頂跳舞的水兵，都在驚為奇觀。

六月風光，在這勃勒大尼全境都佈滿了興趣與生趣；青灰的天宇之下，和風又清又涼；修茂的蕎麥間，處處開滿了紅的花朵；樹色翠綠，滿樹的金龜蟲。

而這三個水兵，老是在唱着跳：別的在車子內部的人，每節唱個歌尾：

他順風而去兮，  
將逆風而歸來。

我們車子的窗都爲之震動，而這儘唱不換，反覆唱了兩法里的調子，原來是法國一個很老的老調，如此其陳舊，又如此其新鮮，有一種若此其真誠，若此其高尚的歡樂，到頭來直使我們也和上他們唱起來。

這勃勒大尼是多麼的美麗，多麼的翻新，在六月豔陽之下，又是碧綠的！

可憐我們這班弄潮兒，因爲在木板做的寺院裏過着僧侶生活的緣故，一見路上這片春光，便比旁人格外的要欣賞起來。依凡已有八年沒有看見他勃勒大尼的春光了，而我們兩人或在冬天裏，或在這薰耀一碧的大海上的無底長憂裏，又都已疲困得長久了，我們就沉醉于這些綠的蕎麥，這些清香，所有這無語可以形容的六月風趣之內。

原來人生還有良辰美景，還有青春與忘形的好時候。所有的愁思，所有悲苦詩人的魔夢，全給滾蛋！露天裏與同胞中最快活的孺子跑得好。原來世上所有真的，

就只有年青與康健，並這些水兵的歌唱與粗暴而單純的歡樂！

我們走得老是很快，在這一切事物中間的路上曲曲折折穿過老高如兩道綠籬笆的山楂，穿過叢密的樹蔭走去。

勃雷斯德一忽兒就見了，那輝煌的高大氣概，那石砌的高大城牆，那灰色的一樣也生着青草與紅連翹的高大牆壁，歷歷在目。這淒愁的城好像偶得有一個正色的夏日，一個清爽的夜晚，便已心醉了似的；滿城的是聲響，行動與人衆，白兜帽女子與歌唱的水手。

## 七十二

一八八一年七月五日。

海上。——我們從荒墟回來。‘珊瑚兒’在一片濃霧裏走得很慢，時時息息放氣笛，在這蒙蔽住我們的潮濕殞布之下響得像叫救命。海色的灰靜，圍住我們周遭，我們便有視之不見的感覺。樣子像我們頂些陰影的長篷在行駛；我們要穿透出去，我們便不禁要感到悶閉在那底下已經如許時間，而想到這簾幕之無邊無際，足使我們走了幾里，幾里，仍無所見，仍在這同樣的灰白色裏，這同樣的水氣質裏。海潮流得滯緩，

輕軟，有程次，有耐性，很激越。好像光滑的大背脊在穹起來，用肩膀肩你一肩，向你升起來，又向你落下去。

晚上忽地豁然開朗，突然出我意外的有一個黑的東西擦近我們突起在那裏，好像從海裏長出來的高高一個黑鬼。我們這勃勒大尼老領港說道：

——阿爾孟頭（Ar Men Du 即比埃諾亞島）！

同時霧的幕處處在破碎開來。威桑島（Ouessant）出現了；所有那些灰沉沉的岩石，所有那些礁石，都爲高潑的白浪頭打着，在一片沉重如鉛的圓鑊般的天宇之下，歷歷作暗灰色。

現在只有再行趕路的時候了，而‘珊瑚佛兒’很快的要于白亮的時候在勃雷斯德下旋，便不再放汽，帶一片到達的大希望趕緊着。但是簾幕又慢慢地合上來，罩下來。已看不出來，已入了夜，在勢必須在海面上下旋了。

三天就是這樣不見一物地過去。眼睛已睜得疲倦了。

我在這‘珊瑚佛兒’船上，這次是最後一次航行，我們一回到勃雷斯德，我立刻就須離船。依凡以他勃勒大尼人的觀念，看出來這在大暑天漲着好像要稽遲我行程似的濃霧，有點兒不尋常的地方。

那在他便似乎是一個警告，一個惡兆。

## 七十三

一八八一年七月九日，勃雷斯德。

我們方才還是到達了，這天便是我住在船上的最後一天；我明天上岸。

我們是在這勃雷斯德港的澳裏，那地方便是我們的‘珊瑚兒’所時時回來在兩面大牆中間一動不動定着的。陰鬱的建築物，高高的俯臨着我們；我們環周，有層層的野山岩上承着城牆，盤道，一片的岩石大叢台，透着愁氣與水氣。——這種種我在心裏——都記得。

因為時在七月，便連翹花，雪蘭叢，這些灰色的石上隨處都有得宕着。這些壁生植物，在這日光不到的勃雷斯德是夏日的記號。

我卻走時有一種歡樂……這個勃勒大尼無論如何總使我受到一種愁悶的壓迫；我現在還覺得到，而當我想到那在期待我的新地，那陌生地的時候，我便好像在一種黑夜將盡時要夢醒了似的……人家將派遣我到那裏去呢？誰知道呢？我明天即須去居住的這地之一角又叫什麼名字呢？不用說是個太陽底下的地方而我將在那裏以異樣的官覺變作另外一個‘我’，我更將在那裏——唉！——忘了些所愛的東西。

但是我可憐的依凡和我的小比埃，我要離開他們兩人呀，我才痛苦。

可憐的依凡是常常使人當頑皮兒童看待的，現在到了我的行期，却是他來給我周旋着千百種差不多是稱氣的小懇勸，更不知怎麼才使他給我稍稍顯出他的盛情來。而他這種樣子，在他那樣人是更有趣味，因為他尋常的天性中就不是如此着的。

在我們每天情同手足這樣一塊兒過的時期，我們之間並不免發生風波。不幸他過去駘馭不馴的記錄，總有一點兒可靠；現在可是一路平順，若使我能帶他在身邊，而且我還能救轉了他來。

飯後我們登甲板去作我們每晚慣常的遊散。

我向他最後一回說道：

——依凡，給我捲個紙菸。

我們就在‘珊瑚兒’這些地板上開始我們正步的百步。那上面，所有受着水的小穴，所有帶腳的木樁，所有礙步的鐵環，我們都記得清楚。

天宇於我們這最後一次散步時在頂上霧蓋着，月色昏濛，空氣潮濕。遠處勒古朗斯那邊，長有這水兵們不斷的歌聲。

我們談到許許多多的事情。我給了依凡許許多多的叮嚀；他呢，非常馴服，回答我許許多多的約言，而他

離我去在他的吊床上睡覺的時候已經十分不早了。

次日中午，我的行李才打好，我客都未拜就與依凡以及來送我行的‘大菜間’裏朋友上車站。我與衆人握了手，我好像並且還與他們親了吻，我便去了。

入夜之前不久，我已到了都爾文，我要在那裏耽着兩小時與他們告別。

這都爾文是多麼的綠，多麼的燦爛，這又陰又涼的區域，真是勃勒大尼最好的區域了！

那邊他們正在等我去爲小比埃薙髮。人家託付我做這樣一個事情，在我是永遠想不到的。他們對我說‘只有我來才能夠叫他鎮靜。’上一星期他們曾去喚了都爾文的剪髮匠來，但小比埃竟這樣見鬼，開頭就使剪刀傷了他的耳朵；只好回了他。我要使他們樂意，便還得去將試將試，却一心只想大聲笑了出來。

迨一完事，便想到要把那經我剪下來的淡黃小撮兒留小一撮，我就帶起走了，在那裏耽的這許久，却吃驚。

## 七十四

### 依凡來信

一八八一年八月一日，里斯鮑納，‘珊佛兒’舟次寄。

“愛哥，我在接讀你來信的那天，回答你一封短短的信。我寫來很草草，而且是趁早餐的時光，在大桅杆的圍欄上寫的。

“我們于昨夜進口來息在里斯鮑納。愛哥，我們這次碰到的真是一個壞天時；我們丟了船頭篷，大桅帆與大舳板。我還要告訴你，在狂大的顛簸中，我的鋪蓋衣櫥都滾出去了，我所有的衣服也跟了去；在所有這一番經過中，我差不多有百法郎的損失。

“你在十五天前那星期日問我日間做的何事。可是，吾的好哥，我就安安靜靜留在船讀完那本‘法拉加斯船長’(Le Capitaine Fracasse)。所以自從你去後，我只在上星期日到過陸上；我就安靜，因為我所有的月薪先全寄回家去；我入手六十九個法郎，我就寄六十五法郎給我女人。

“都爾文有信來，他們都安好。小比埃很活潑，而他現在又很會跑路了。但當他與我一樣，你當知道，在他‘海鷗小頭腦’不清的時候，便有一點兒淘氣；照我女人在信上給我說的，他把我們家裏的都搗翻了。我們房子的泥水工程已築好兩‘適當’多地方；如其完全竣工，而尤其在見你安住在你那小房間裏的時候，我便非常得意了。

“愛哥，你叫我常常想着你；但我敢給你矢言，我沒有一個鐘頭不想着，並且一點鐘要想幾回。你當想得



到，現在我晚上沒有人共閒話了，——而我又不復常有烟捲兒了。

“我們開船的日子，還沒有定期可說，但信請你寫到阿郎 Oran。聽說我們將在阿郎發餉，可以上陸去買烟草了。

“就此擱筆給你傾心地接吻。

“你忠誠愛你，終身不渝的

“依凡凱瑪丹克上。”

“再者，——我到阿郎後如錢多，我將蓄置大批的烟草，尤其要為你買那與土耳其烟一樣而你極所愛吸的。

“少佐給我還你一塊手巾，就是你最後在上席時用的那塊。我已經洗過，因此我便弄破了一點兒。

“至于你給我用來寫我歷史的那本簿子呢，也已在風浪大作時完全破碎了；于是我便完全擱開在一邊。

“愛哥，我再傾心給你接個吻。

“依凡凱瑪丹克。”

“再者，——船上一切如舊，司令官喊注意船橋清潔的老脾氣仍舊不改。他與中尉有了一次大爭執，這老是為那‘鸚哥帆’的事，你知否？但他們隨後又非常要好

了。

“我還有話要告與你，我料想七八個月內我又有一

個小孩子了。可是一件事使我不大快意，便是他來得太快一點了。

“汝弟依凡。”

## 七十五

現在我是在東洋接到依凡這些短札；牠們在其簡陋之中給我帶了些已經遠在勃勒大尼地方的氣息來。

我在勃勒大尼的記憶，已疎遠了許多。那邊熟知的礁石，海邊的燈火，非尼斯丹耳山角與那陰晦的巨崖，以及冬天晚上靠近威桑島的危險，十二月裏入夜時在陰鬱的天空下狂吹的西風，這些往事，我回顧起來好似隔着些夢幻的幃幙在過去。住在這裏，所有那種種切切都像是一個幽冥之國的幻影。

可憐都爾文的小茅篷，已在勃勒大尼叢徑邊頭十分細小，十分模糊了！但那邊的區域是梧桐的森林，灰色的岩石，蘚蘚與青苔；石砌的古禮拜堂與佈滿紅花的高幹兒蕎麥。這裏呢，一片深藍的天宇之下白塔與黃沙，以及那長生不老的登仙太陽……

## 七十六

## 依凡來信

一八八一年九月十日，自勃雷斯德寄。

“我的好哥，

“我要告訴你我們的‘珊佛兒’解散的事情；我們已在昨天將牠交還給‘司令部’，我講句良心話，我對於這事並沒有怎麼不快意。

“我打算上陸在市街上住一時；並且（因為我們的小房子造得不甚快，諒你也很想得到。）我女人也到勃雷斯德來與我同住，要直住到房子完工。愛哥，諒來你也覺得我們安排得很妥貼。這一次我們賃居在朋搭牛（Pontaniou）旁邊，勒古朗斯，差不多在鄉下了。

“愛哥，我要對你說，小比埃在上星期日我們在都爾文這天，在樹林吃多了“呂柿”，上了當大病起來；但現在他已好了。他又很惹人愛的，我就常常在家裏和他玩。晚上我們三個人一同去散步；我們出門總是一塊兒的，一個回來，其餘兩個便也回來了。

“愛哥，如其你能回勃雷斯德來，那我便毫無缺憾了；你現在看看我的樣子，你才會完全快意：因為我住在家裏這樣安靜從來也不曾有過。

“我仍願與你同船航行，好哥，仍願落在開往東方

的船上來找你；可是我要對你說到，像我現在這樣過的生活，我却極願繼續下去；但那也不是可能的事，因為我也太快樂了。

“我擱筆給你傾心接吻，小比埃附此向你致敬。我妻與我都爾文合家的親人謹向你致頌。他們盼望你很切，而我也由此同情。

“汝弟，

“依凡凱瑪丹克。”

## 七十七

一八八一年十月，都爾文。

……又是那秋陽底下蒼白的勃勒大尼！又是此鄉的古徑，梧桐與叢着。我似乎與此鄉告別已久，再來時却已帶一副愁煩的奇狀。我的回來是驟爾的，是在無意中的，正與我們弄潮兒來去的樣子一般無二。

十月中一個佳日，豔陽天氣，一片白色薄霧，張在田野上好像一個簾幙。到處是這近來幾個佳日所特有的一大片謐靜 潮濕與落葉的氣息，一股入秋的情調，早已瀰漫在空間。我又到了脫婁墨琉走熟的林子裏，到了那都爾文全境在望的高處。我足底的湖水，在這片平鋪的霧氣下死定着，遠處天際，樹木彷彿古代高魯時那

面坐在我身邊萬花叢裏的，便是我勃勒大尼的朋友，我弟依凡與他的兒子小比埃。

這都爾文現在已有點兒像我的故鄉了。只有不多幾年我在此是作客樣子，但我早給以兄弟之稱的依凡却並不這樣看待我。人生的狀態在變幻，到頭來一切又易形，又過往。

此間有如許楓堆，遠望去好似紅色的錦褥。晚花的野菊，長莖頂頭還開滿的花；第一次已下過的大陣暴雨，早已把枯葉撒滿地上。

依凡在信上對我說的倒確實：他已變得很好了。他調在勃雷斯德海邊一只船上，似乎又可使他在本鄉安住個兩年了。他的妻子瑪麗到勒古朗斯來住在她身邊，等造起都爾文這所小房子來；這所房子是很牢實很厚的粗牆，古式，造得很慢。她對於我的驟然蒞止，視如天賜；原來我到勃雷斯德他們身邊，將使她放下許多憂心。

依凡變得很好了，就因此，人家不知他實在由於那樣的環境使他有這樣的變遷，一時竟信不過！麗瑪就怯生生地以實告知我這片幸福；她那樣好像說着那些難靠而易逝的東西，生怕只要用話語一講出來就會脫手飛去。

## 七十八

一天，酒魔又在他們的路上經過。依凡回來，帶上了使麗瑪吃嚇的這副迷糊的眼光。

其時在十月中一個星期日。他是從船上來，據他說人家又在船上鎖起了他；他因為這不公平，便脫逃了出來。他好像很發怒；他的藍襖已撕破，襯衫袒開着。

她想與他非常和氣地講着話，鎮靜了他。這天恰好是一個好天氣的星期；正是一個秋光老後所難得的這種天氣，帶一片沉靜而甜蜜的愁意，煞像未到冬時太陽作一次最後的休憩。她穿上了漂亮的長袍，繡花的紆領，她給小比埃大加妝扮一番，打算他們三個人一同到這和煦的艷陽裏遊散去。路上有一對一對的居民走過，衣服一新，都像在春天一般走到路上，走到樹林裏去。

……但是一事也做不到；依凡說出了她所熟知的可怕言語：“我要去會我的朋友。”完了！

那時她既覺到她可憐的頭腦又要受苦了，便想着要用個極法門了。趁他正望着街裏，她就把門兒鎖閉了，把鑰匙藏在胸口頭。但他已知道她將才幹的勾當，便笑了起來，沉着頭，眼光黯淡着：

——開呀！……開呀！……你聽得嗎？我對你說給

我開呀。

他試把這門上的鐵梗搖搖；還像有什麼東西阻擋他破這扇門——他不難做到的事情。不，他要他那經手關門的妻子親自來開。

他以一副凶狠的神氣轉到這房間裏，反覆說道：  
——開呀！……你聽得嗎？我對你說給我開呀！

街上發出星期日的歡聲。大兜帽的女人，攙着夫婿或情郎的臂膀走過。秋天的豔陽以沉靜的光線照着他們。

他蹬着足，低聲反覆着這句話：  
——開呀！……對你說開呀！

她想強迫留住他，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她看看成效不佳，便害怕非常。如一眼不朝他看，便跪倒在一個牆角裏作起禱告來，聲極高又很急，活像一個女瘋人。她似乎已到了一個可怕時限，而眼前要到來的，將比在先的一切事情更加怕人。小比埃直站着，深沉的兩眼張得大大的，他也嚇怕了，但還不知何事。

——不開？你不肯給我開？……呵！那麼我要撤了牠了！你瞧吧！

搖一搖，地板都震動，隨就聽得沉重可怕的一大聲。依凡正從他齊身高處掉下來。他想要取下這扇門來時攀着的“握手”留在他手裏，拔脫了，那時他就一個倒翻

身掉在他兒子身上，他兒子的小腦袋已碰着了火爐上一個鐵墊的角。

呵！這真是一個巨變。瑪麗已停止了禱告；她站起身來，眼睛凶凶瞪着，撥開依凡想去抱起小比埃來的手奪他過來。這小孩子悶聲倒地，被他父親弄傷到昏過去了：他額上在流血，他一聲都不響。瑪麗緊抱他在懷裏，從胸口取了鑰匙，一手把門開了推的太大的……依凡向她望着，現在該他吃嚇了；她退了進去向他呼道：

——滾！滾！滾！

可憐的依凡，——他那才進退兩難了！他在尋思個究竟。現在已經人推開了的這扇門，他已不需要；他模糊感覺到這個門限跨出去便有點兒悽慘。而且他在兒子臉上與紆領上看見的這片血……不錯，他在尋思個究竟，他向他們走過去。他兩手摩摩自己的太陽穴，感到自己是醉了，竭力想解開臨頭的糾紛……天呀，他沒辦法了；他不得要領了……酒，在那裏等他的朋友，完了。

她緊抱着兒子在懷裏，老是向他反覆說：

——滾！滾呀！

那時他才轉過身踏上扶梯去了……

## 七十九



——咄！凱瑪丹克，是你嗎？

——是的，凱約翰先生。

——你一定是在軍艦上吧，我想？

——是的，凱約翰先生。

原來那是從他的服裝上看出來的。

——我想你已經結過婚了吧，依凡？是一個朋埠人，好像是那大胖子李斯巴芝吧，他告知我說你已成了家了。

依凡振振肩膀作個狡猾不經意的動作，就說道：

——凱約翰先生，你如其缺少人……那就讓我去；讓我到你船上來。

這個凱約翰船長招留逃兵，可還不是第一次。他懂事。他知道怎樣容留他們，隨後又怎樣教導他們。他的船“趣薔薇”號（La Belle-Rose）掛着美國旗幟航行，下一天就要開往加利福尼亞。依凡已與他接洽好了；像他那樣的一夥船員，這節卻是好買賣。

他們兩人一同躲起來低聲去擬他們的合同。

這節情形是他逃出家後第二天在商港裏發生的。

上一天他曾到過勒古朗斯，擦牆溜過去探他那小比埃的消息。他遠遠就看見他額上綁一條小帶在窗口看路人。那時他在還未消失的醉迷中已可放心，便又回

轉脚跟“會他的朋友去”。

這天早上，他在被他的‘朋友’們放着睡覺的一個碼頭上的棚子底下在日光中醒來。這次可是醉意已消，而且完全消盡了。天氣老是一個清涼的十月良辰；萬物仍如常態，好像天下本無事；他第一就一片柔腸想到瑪麗與他的兒子，預備站起來到那邊看他們去，求他們寬恕，總有一時使他又一一回想起來；他自語道，事情是完了，他是糟透了……

現在還回到他們身邊去？——呵！永遠不可以，——多羞呀！

而且犯了鎖銬從船上逃出來，接着又胡混了三天，所有這類事都是無可挽救的了。還是去下這同樣已下過一二十遍的決心，還是去道這些同樣的約言，說這些同樣的悔語……呵！不可！已經儘夠了！他對此帶個乏味而憐憫的冷笑。

並且他妻子曾叫他“滾！”他還記得很牢，她以含恨的眼光指着門說的，他白白的千百回看重她，他做慣了主人，高級的，那在他是永遠恕她不過的。她已趕出了他；好吧。他走了，他已順從了他的命運，她再也看不見他了。

他在觀感到一種極高尚的生活時那個真安靜的好時代過後，對於這次重墮魔障，也覺得極其卑鄙的；這

次重返苦海，在他看來竟有點兒是命該如此的。這時他看自己滿身是灰塵，爛泥與污漬，他就起手揩拭，腦袋于這次醒來，漸漸兒動起一種拗執而嫉恨的表情，昂了起來。

莽夫似的會倒在他兒子的身上，而且碰壞了這可憐小兒的額角！……他忽然對自己痛恨起這種無賴的行爲來。

他把近在身邊的一塊箱板在手裏弄碎了，不由的一眼看看有無旁人之後，他就帶一種諷笑低聲自語着水兵們的惡罵。

現在他以一副狡猾傲慢的神氣站了起來。

逃走！……只要有船能立刻帶他走！……船要停在碼頭上的；而恰巧這天停着的很多。呵！有了！不論如何，逃走吧，不再露面了！

他的決心已定得立志不移的了。他挺胸昂首向船走去，繃鎖的眉宇間，半閉的眼睛裏，帶着他勃勃大尼人的固執。

他自語道：“我是毫不關緊要的，我知道，我早已知道，他們大概都已丟棄了我。我只盡我所能，但我所以如此，這卻不是我之過。”

他或者說得有理：“這却不是他之過”。此刻他是倒行逆施了；他受了神秘的遠遠的從他血脈裏帶來的影

響：他被支配在全家全族的遺傳律內。

## 八十

同日兩點鐘，契約訂定之後依凡去買了商船水手的服裝，私下到碼頭上一家酒店裏去換了衣，便登上“趣薔薇”船去。

他先在這船上繞過圈兒，這船樣子並不好，有粗暴之相，但看去却輕快，健實，卻是經走而可受風波之材。

這條船在軍艦旁邊，看去才又短又小，尤其是空洞：一片廢棄之象，差不多上面闕無人居；便是在風浪中，這種寂寞也叫人心焦。三四個海賊住在那裏，在甲板上打轉；他們便是一船的全體人員，他們便時或且有好多年與依凡做僅有的伴侶。

他們未曾開口，彼此漸在見面了。

好天時整日的這樣沉靜而清涼，是這種使人意爲之奪的愁人的季夏。現在依凡的決心已成定局，他便也得了鎮靜。

人家指給他看了他的衣櫥，但他差不多沒有什麼東西放進去。他在涼海水裏洗了身，他新衣上了身，更加一番整理，便帶上了一種嬌態；這已不像軍服那樣常常使他覺到難過；他現在覺得掙脫了過去的一切束縛，差

不多從死裏逃出來的那樣自在。他正待享受他的自由之福。

次晨，來潮時，“趣薔薇”得開了。依凡揣想那洋面，那行將開始的海上生活，將換了一個他向往已久的新樣子。這逃亡的念頭樣子很怪的追隨着他！已有好多年了；而現在呢，竟成了事實。那樣已達到這一步，便使他抬起自己的眼來，那樣他覺得置身法外，便使他自大起來，他現在做了逃兵這時候，他走到他妻子前面去也無所羞恥，他心裏想，他這晚上趁船還未開，他有勇氣前去，至少給她帶他所得的錢去。

有時候，他一見小比埃的臉在他眼前經過，便心都碎了；這條又寂靜又空洞的船，使他覺得像是他將自己在那裏活活埋葬的一樁棺槨；他咽喉裏哽住了，一陣淚潮正要湧上來，但他以鐵硬的意志在想到別的事情上去的時候壓了下去；他不久就與他的新朋友講起話來，他們講到以這些微的人數航行的情形，或講到到處多着的用以替代人力而在他的意思以爲反使“趣薔薇”船上的器具加重許多的這些“轉圓”的玩意兒。

晚上，夜色已暗的當兒，他走到勒古朗斯，不聲不響登上家門。

他未開門先在聽，一點都聽不出來，他卑謙地進去。

桌上一燈亮着。他的兒子獨人在睡覺。他在他那小鳥兒的巢似的藤條籃上灣下身去，口兒輕輕地在他的口兒上再去聞一次他輕微的呼吸，他隨即在他身邊坐下，靜靜地耽着，使他妻子回來時他仍舊是個鎮靜的相兒。

## 八十一

他背後，瑪麗發着抖走了上來；她已看見他來了。

兩日來她就在破工夫當面去相視所有不幸者的相貌。

她不欲像胡鬧傢伙們的可憐婦人一樣去問旁的水手向他們探聽依凡有沒有回船。她于他的消息一無所知，她就一切都準備好了等着。

說不定他不回來了吧；極不然她也就此預備着，而她以如許無情去想到這上面，她也自驚。固不幸而料中，她的計劃也已定下了；她不再回這都爾文，就怕再看見他們已在動工的小房子；並也怕每天聽她那些曾經優遇她夫壻的親人在家裏罵她夫壻的名字。不，還是到那邊去，到貴羅地方去，那邊有個老婆婆，她相貌像依凡，而她的面目對她驟然現出一片極大的好意。她所要去叩的卻是她的家門。這位婆婆待她一定很仁慈，因為她

是他的母親呀。她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談這個遊子；她們兩個被棄的婦人將在那裏一塊兒過日子，守着這個小比埃，聚精會神地保住這着末一個，至少使他不'去做水手。

而且她似乎覺得或且在長久的年月之中，這逃兵依凡如其有一天要來省視他的家人，他回到的一定是這小小的地角，這不魯海士爾村。

上一夜她曾做了一個怪夢，夢見一次依凡回來：那事發生得非常遙遠，一直在未來的年代，而她自己且早已老了。依凡在晚上回到他不魯海士爾的茅舍，他也老了，改變了，窮苦了；他向她求恕。他後面有他的兩個哥哥古爾文與齊爾文，還有“另外一個依凡”，比他們都大，頭髮已白，兩腿拖着長條的海藻，他們都在跟他進來。老婆婆以生硬的臉來接待他們。她啞着嗓問道：

——怎麼回事，他們都會在這裏？可是我的丈夫似乎死在海裏已有六十多年了……古爾文是在美洲……齊爾大在他的墓穴裏……怎麼回事他們都會在這裏？

那時瑪麗驚醒轉來，知道她是包圍在死鬼中了。

但是依凡在這晚上却年青青活潑潑回來了，她在路上暗影裏已認出他直直的身裁與輕捷的步履，想到她將再去見他，將與他同命去，她所有的勇氣與一切的計劃便都化爲烏有。她登上梯去，一步一步在發抖起來

了……或者他這兩天簡單就在船上過去，就照常回家來吧，而一切事情或者將重番振作一次吧。她在這些起步上停住了在一段很快的禱告中間上帝確否。

待她開進門去，他好好兒在那裏，在他們的房間裏坐在搖籃旁邊，看他睡眠着的兒子。

可憐小比埃好夢正安恬，額上經鐵墊碰傷的地方還紮着綑帶。

她面無人色，心在大震中跳得使他不好過，一進門來，一眼就瞥到依凡沒有喝酒：他向她抬起眼來，他的眼睛是清醒的，隨即飛快驗了下去，還是斜在他兒子身上。

他低聲慢吞吞問，這鎮靜使人驚詫又使人怕：

——他病得厲害嗎？

——不，我已找醫生去給他紮綑帶。他說過那不用着急的。他也並不哭。

他們便在那裏相對默然，他總是坐在這小搖籃旁邊，她面無人色，發着抖站直着。他們已不復相恨；或者且已相愛了；但是現在大錯鑄成，爲時已嫌晚了。她看看這身她從未見過的服裝：一件黑絨短襖和一頂氈製的軟帽。這類衣服怎麼來的呢？還有地上他身邊有個藍領子一頭露出着的這個小包裏呢？他似乎已收拾起他水兵的軍服，永不著穿，好像這本來的依凡已經去世了



似的。

她敢發問了：

——那天你回上船去的吧。

——沒有！

又是一陣靜寂。她覺得心痛得更厲害了。

——依凡，三天以來你就沒有回去過嗎？

——沒有！

于是她不敢再講下去了，就怕那可怕的事情要聽得來；她要留住這幾分鐘，便是這疑慮與愴心的幾分鐘也得留住，因為他還在那裏，他呀，還在她眼前，而說不定是最後一回了。

未了，那碎心的問題吐出她口來了：

——你打算怎麼辦呢，現在？

他呢，以他在無可挽回的定局中這片沉靜低聲簡單吐下這沉重的二字：

——逃走！

逃走！……是的，這正對她看見這新換的服裝與這小心摺疊在一塊布袱裏的軍衣的小包裹的幾秒鐘間所料到的。

她于這二字的重量之下倒退了過去，兩手在背後叩住牆壁，咽哽住了。逃兵！依凡！糟了！她腦筋裏又瞧見他哥哥古爾文的影像，又有水手們一去不復歸的遠

處海洋恍過。但因為她覺得對於蹂躪她的這個意志之無能為力，她便這麼在那裏，茫然。

依凡以他陰鬱的沉靜態度指着他帶來小衣包非常和緩地向她講起話來：

——唉，我可憐的瑪麗，明天，我的船開後，你把這個送到船上去，你好好聽着。不家會人會捉住我呢……不知道！……不過帶了軍衣走，罪總是更加重大！還有這些是人家預支給我的，先拿了去……你就回都爾文……呵！我從那邊寄錢給你，所有我賺來的都寄給你；你要知道，我已不須用多少錢。我們從此不再見面了，但你不至于怎麼苦……只要我活着。

他要走的時候，她要用她的臂膀去抱住他，用全力去留住他，奮鬥，宕在他身上，寧可讓他一直拖到扶梯上，拖到街上……但不然，似乎有什麼東西把她釘住在原處：第一，她明知其全沒用處，而且呢，在那地方，在他們兒子前面的尊嚴……她就這麼靠着這牆壁一動都不動。

他在他近邊桌上放下二百法郎的大銀幣。這是他預支的薪金，他傾囊所有，他可憐的定銀。他現在非常溫和地深深向她望一眼，他就用他的絨袖來拂去了滾到頰上的眼淚。

這可就是他所有要對她說的話了。如今就是至高

無偶的一分鐘，就此要完了。

他再向他兒子彎下一次身子，隨即他高幹兒直挺起來，就起身要走了。

## 八十二

賽爾德人在一個棋佈着島嶼的海港之內，在一片漫雨的天宇之下，才要悔惜這三塊粗石頭了。

弗羅貝爾，“沙耶菩。”

……珊瑚海！——是在我們舊大陸的足底下了。——一片蒼茫。——無盡的蒼海，在緩緩前行的船兒週遭披展個完好的圓圈。海面在不老的太陽底下輝煌照耀。

依凡卽在那裏，獨個人由一種輕搖微擺的東西高高載在空中；他在他的桅樓上過去。

他一無所見，望着這無際的圓周；他好像已厭倦了空間與光明。他失神的眼睛，隨便盯盯，原來到處都是同個樣兒。

到處都是同個樣兒人類自以爲己身所自出的東西。就是這片盲目無情的光輝（註1）。水面有無人呼吸過的活氣在奔飛；光與熱是沒寸量的發散出來；所有的生命

註1 見基督教聖經舊約。

之源，都在這沉靜的寂境上開放，使全境都光輝得奇怪。

……海面在不老的太陽底下輝煌照耀。日中的大火光，在這蒼茫上好像一種空費而消失的奢華般揮霍下來。

現在，依凡像在那邊辨認出一帶藍色較淺的地方，他就把他方才本是沉靜閃耀的單調中迷惘着的目光凝視着：無疑是海水在珊瑚的白色上嘯碎，在不知名的島嶼上迸裂，散作從未有過一張畫張圖過形的水花……

……勃勒大尼已多遠了呀！——還有都爾文的碧草路！——還有他的兒子！……

依凡離了他的幻想，一手張在眼睛上，看這遠遠的長白的帶。

……他並無逃兵的樣子，原來他還是穿着手兵的藍色大領。

現在他已把這些碎花和這珊瑚島看得很清楚，他就向空中略略叩出一點，對住在底下的人喊道：“船左邊有暗礁！”

……不，依凡並未逃亡，原來載着他的船是“發黎莫該”(Primaugut)，屬於海軍裏的。

他並未逃亡，因為他老在我身邊；當他在上面宣告有暗礁近來的時候，却就是我登上桅樓去找他，與他一

同辨認。

他在勃雷斯德要別離我們的那個凶日，我見他帶了他摺得好好兒疊在一條包袱裏的軍衣，帶個逃兵的樣子走過，我就遠遠地一直跟他到勒古朗斯。我等瑪麗先走了上去，然後我也在後面跟上他們去！他出來，就看見我站在門口頭伸開臂膀攔住他的去路，——活像從前在都爾文時候。只是這一次已不在抑止一個小孩子的頑梗，卻要與他興個至高無偶的奮鬥。

這次奮鬥可又酷慘又長久，而我自己也覺得幾幾乎消失了勇氣，而捨他給帶他以去的晦運。隨即以他流出的善淚，流出他兩天以來就只需要流的淚，——任他的眼睛對於這種弱點如何牢硬也無能為力的，——就告了終場。那時人家將剛才夢醒的小比埃放到他的膝上，他一點也不恨他，一點也不恨小比埃，他馬上就兩臂繞在他的項上了。依凡結果對我說道：

——那末，好了，哥哥！我就照你對我說的那樣去辦。但是無論如何，你也很明白，我現在是糟了……

事情確實很嚴重，就是我自己也不知如何措手的好；——已經罰鎖又逃脫船來，三天不到，一種這樣的罪名！等他們相親過後，我幾乎脫口向他們說：“你們兩口子，三口子一同逃走吧，我的好朋友，使依凡在“趣薔薇”上出去，你們就在美洲相會。”

可不行，要永遠丟棄了勃勒大尼的鄉土，都爾文的小房子，和可憐的老親人，這太怕人了！

那時，我對於自己的責任也有點兒着慌，我却換個相反的決心：這晚上就去交還了預支的月薪，把依凡從凱約翰船長手裏拔出來，然後，明天一早港門開了，馬上就送他到海軍法庭。可慘的日子便接連上來了，就在奔走與候等中的日子，最後總算承多大的情面，這事情才這樣規定：一月的拘禁，遞奪伍長銜六月，並減俸至與普通水兵等。

我可憐的依凡所以與我一同在“潑黎莫該”出發，仍舊做着勤務，操他從前的艱苦生涯，原來就是如此。

兩人都站在後桅二層杆上，身子向空中叩出去，一手遮在我們眼上，一手在繩索上抓住了身，我們一塊兒向炫耀的蒼寂中望這些長在發白的沙床；那不斷的聲響在海上沉靜中好像遠遠寺院裏的風琴聲。

這的確是一個還未經任何航海家發現過的大珊瑚島；這島是慢慢從海底深處埂起來的；歷千歷百年來，牠就在耐心耐意發出石質的枝叢來；牠還僅僅是一個在海上最靜僻中作一種生物的聲音，作一種不絕而奧妙的嘯聲的白水沫的大花圈。

蒼海面上又到處一式，活健，深沉，無際；我們可以儘走過去。

——你可得“雙份”了，老弟，（我對依凡說）。

我所說的是船員午餐中雙份的酒。在船上，這“雙份”常常作為水兵們第一個宣告見一塊陸地或一個危險，——還有不用機器捉到一只老鼠；——再或星期日檢閱時能衣服穿得比衆好看的，那種酬賞。

依凡笑了，但他好像忽然回想起一件悽慘的往事一般：

——你須明白，現在酒與我……啊！但那毫無道理，我得送與人去，我席上的勤務儘管喝去好了……

原來自從他一次在勃雷斯德那邊把小比埃攆倒在火爐墊上之後，他就在喝水。他爲了這心愛的小小頭顱受傷了，就咒詛了這個，而這回就是他平生第一次最響亮的誓言了。

我們兩個人正一同在清潔無瑕的好空氣裏，在輕輕在日光下雪白地張着的帆布中間閒談，底下有一陣警笛響起來了，這一陣警笛非常特別，在船上的號語中意思是：“要叫後桅樓長，請他趕快下來！”

後桅樓長却是依凡；他四步一跨走下去看有什麼事情。——副司令官請他過去；——我就很明白是爲什麼事。

在我們航行的是些又遠又靜的海面上，水兵們與時季月日都有點兒惱氣；流光的情調對於他們是在時

間的單調中消失了。

原來，他們已沒有冬夏之心；他們不知道，是因為地方氣候在更變。便是自然界的事物也不來給他們指示；所有者，長是無盡的水，長是船板，而春天也沒有一物在轉綠回黃。

依凡一無困難就重返入他往日的起居，勤務的習慣，他當着風日，帶着他的刀與繩，慘澹過着的桅樓生活。他已不去估計他的時日，因為天天同一個樣兒，在例行的公事中，在長是熱的太陽與長是清的夜的更替中混過去。他受譴謫的時日是不算計的。

但他六個月的刑期卻就在今天告終，司令官叫他仍帶上他的袖章，他的銀警笛與他伍長的職權。他與他說出來時並且握了一握手，又親熱熱地；因為依凡經歷了許多困難，在行動上與奮勇上仍不失其為模範，而他的桅樓，也找不到同樣像這樣整齊的。

依凡帶個得意的好相貌回來看我：

——你為什麼不早對我說是今天呢？

人家還知會他，如其他長此下去，他的罪一忽就可忘記。——顯然是爲了他對於那可怕的黃昏深時碰壞了小比埃的腦袋所發的誓言，才使他有成功之望……

### 八十三



同日下午，依凡在我房間裏急忙急忙要在天未夜時把他的袖章重縫上袖去，以他海賊的大神氣在潛心針線；老是很滑稽。

他這些衣衫已不甚繚亮，已很舊了。因為他離勃雷斯德時，既歸還了這筆薪金，便沒有幾個錢在身邊；他要不去動用他的“回扣”，便也不想在“廠棚”裏多帶衣服。但是這些衣衫還是這般整潔，這些小布條兒在袖管的每個臂撻上，每個底頭上縫得這般好好兒，那已很可過得去了。這些新的旌章，已可使之帶上一種青春的光輝。而且何論穿的什麼，依凡的姿態總是很好；加之在船上不多穿衣，也難得上身，當然已儘可穿到征程完了。至于錢呢，依凡可沒有；他並已忘了這用處與價值，正如水手們常有的事，——原來他已盡把他所賺的餉銀在勃雷斯德交給他的妻子了。

入夜，他的工作也完成了；他細心把來摺好，隨又把掉落在房間裏的線頭掃去了。然後他去確確實實探知了月份與日子，點上了蠟燭，寫起信來。

“愛妻：

“我今天先在比埃君房間裏給你寫這數行。等到下個月我們到了海威夷羣島（其地在……我想你一定不

大知道牠在那裏)的時候去付郵。

“所爲是要對你說我今天已恢復了旌章，從此不再棄去，你可以放心了；我如今已把來縫得牢牢的了。

“愛妻，那麼回事可給我證實我們出發以來還只有六個月，那麼我們再見之期還遠着了。——在我呢，可早已很性急想回一趟都爾文來幫你佈置我們的房子；而且也並不盡是爲此，你想，最要是要在家與你同住幾時，看我們的小比埃跑跑。我們若回來，便須請個長假，至少得十五二十天；說不定二十天我還不夠，我直要請個三十天。

“心愛的瑪麗，可是我要對你說，我在船上也很得意，尤其是在能與比埃君同行赴這些海上；這是我所求之已久的事。這次征程真有趣呀，而且于我這個如你所知急須積集多金的人，又十分省費。我既與所有的長官們都很合得來，說不定在離船之前我還有遷昇的希望。

“我還要對你講，這些飛魚……”

廓落！……甲板上在吹警笛：“大家上來！”是要收篷；依凡出去了；而這飛魚故事的下回，便永遠沒人知道。

他與女人同居着或通起信來，總不脫他的稗氣。至于與我呢，那現在可不同了，他已換了一個新的依凡，比之從前的，便頭腦更複雜，更細緻了。

## 八十四

廣續上來的夜很清雋。我們在珊瑚海裏藉一陣涼爽的和風緩緩地駛去，小心着前進，就怕碰到白色的島，諦聽這寂境，就怕聞得礁埂在作聲。

半夜裏早間四點鐘，值差的時間，就在這澳大利洋奇怪的寂靜中看守着過去。

一切都帶一種藍綠色，一種“夜藍”色，一種深的色彩；月亮起先昇的很高，向海上投下些小小的在跳躍的光耀，好像這空曠的大平面上到處有奧妙的手，無聲在搖動千百面小鏡子。

半小時半小時靜靜地相接着過去，和風不斷，篷帆輕颺。值差的水兵，穿着布衣，着板睡着，一個嵌一個，一行行一頭躺着，好像一連串白色的木乃伊。

每半小時，他們總要聽鐘聲打響而跳起來；那時便有兩個人聲在船頭上傳來，用一種緩緩的節拍，一起一落地唱，一個道：“張眼看看鐵錨樁呀……船左邊的人！”另一個應道：“張眼看看鐵錨樁呀……船右邊的人！”這聲音却驚人，在這整片的靜寂中好像一個嚇人的呼聲，隨後人聲與鐘聲的振響一完盡，便一無所聞了。

這時月亮在緩緩沉下，牠那青光也黯淡了下去；現

在牠已擦近水面，劃出一大道長長拖着的光亮。

牠顏色轉變得更黃，已發不出光，好像一盞垂滅的燈。

牠慢慢地大起來，大起來，無限的大，隨即轉成紅色，變了形狀，沒下去，又奇怪，又驚人。我們不知所見何物：但見天邊水際，一片血紫暗滅的大火。說是月是太大了，而且現在遠遠的東西，在前面塗了大大的黑影：是圓柱形的塔，是崩潰的山，是宮殿，是通天塔（Babel）！

但覺得好像有一片黑幕壓上心來；真實的情調是已經消失了。所給你的，就好像蜃樓海市！紅色的濃雲，懸空的災禍的印象。便是恐怖的龐大，混沌的虛無，世界的末劫的感想……

奇景！……如今是完了！月也睡下去了。那一邊就只有無盡的海，與遊移的水氣，報曉了；現在月已不在背後，並又不辨一物。一切正在消失，才重見了夜，正色的夜，長是又清又靜。

這些蜃樓海市的地方離我們正遠着：因為我們是在珊瑚海裏，地球的那面，這裏就只有曠廓的圓周，無邊的水鏡……

一個舵工去在錶上看看時刻。因為要對月亮表示敬意，便須在這當作“船上日記”的長開的大表冊上注

出牠沒下時很準確的時刻。

隨後他回來對我說道：

——軍長，“報差”(reveiller au Quart)的時候到了。

已經到了！我夜間的四小時已經完了，——替班的兵官就快來了。

我發令：

——頭目與扛夫去報差！（註1。）

於是像白色木乃伊般着板睡着的人中間有幾個爬了起來，再去喚醒幾個旁的；他們一隊出發走了下去。隨後就聽得底下假甲板上有二十來個口音在一起一落唱——滔滔然唱一種很古的調子，又歡快，又刺人。

他們唱道：

“你聽見沒有，船左邊的人，站着值差，站着，站着，站着！……你聽見沒有，船左邊的人，站着值着，站着，站着，站着！……”

他們彎着腰在掛床底下走來走去，過路時又重重地肩動了睡漢。

註1. 軍法條例。——船上人員分成若干組，每組作為一砲座之軍隊。——該砲座之頭目與扛夫，應領導該組人員，並催報替班值差者。

過後我便發出森嚴的命令：

——船右邊的上來會隊！

他們半裸着身走了上來；他們有的在打呵欠，還有在伸懶腰，在發顛跛。他們一隊一隊排好在自己位置上，便有一個漢子張着燈球向他們的鼻子底下望着，點着數。另外睡在甲板上的便要到底下去躺在他們自己的原位上了。

依凡也上來了，他與才經人喚醒的這些船右邊的人一同上來了。我一年來從未聽見他的警笛聲，現在聽的很清楚。隨又聽得他在潑黎莫該甲板上第一次響亮起來發號令的口音。

那時我很莊嚴地以他方才經人還來的頭銜呼他：“班長！”

我呼他是僅僅要與他握一握手，要在我睡前祝他福祉，祝他一夜安好。

## 八十五

——拉船絳古爾文！

這次靠船很困難。我正用“潑黎莫該”上的小艇靠上一艘情跡可疑，不掛一個旗號的捕鯨船去。

老還是在澳大利洋上；在風口裏東加大浦島Tan-

ga Tabou 附近。——“潑黎莫該”自身就在一個島灣裏暗礁線內珊瑚圍蔽之下濕透了。那一艘鯨船呢，正停在外海，差不多已在海中央，好像停着在預備逃走，船周圍的海浪是很厲害。

我被征發過去辨個仔細，我們這行裏所謂去“盤問”（l'arraisomer）。

——拉船，古爾文！拉呀！

我向那所謂“古爾文”者的漢子抬起頭來；在這不明不白的船上拿着船纜正待向我丟來的便是他。這臉子，這已曾熟識的眼光可把我怔住了；這可又是一個依凡，不過年紀大一點，又似乎更黧黑，更雄偉，——面目更生硬，更經過傷心來的；——但他的眼睛，眼光，這般模樣，好像他的一半個人是在給我印感。

有的時候我確曾想着，我們在大西洋上風雨中遠遠望見的鯨船，看去神氣不佳，我們去“盤問”便在這些船上能遇這個古爾文老哥。

我不顧那頭顱如海盜，一片長長的濃鬚如海藻的美國人船長，先向他走近去。我如入征服之境，禮貌都不講究了。

——原來是你嗎，古爾文凱瑪丹克？

我就已上去向他握手！我已認得這般無疑了。

但他黧黑的臉也變了色，就退了後去。他怕了。

我就看見他起個野蠻的動作，握着拳頭，抖擻精神，好像爭鬥雖在所無望，還得抗拒抗拒似的。

可憐古爾文！聽我喚他的名字，又以我的裝束，還有伴我來的十六個武裝水兵，——這副驚慌！他當是我以法國法律的名義抓他來的，他就與依凡一般在威武之前奮激起來了。

不免要給他寬解一番；隨後他既知道他的“小兄弟”已變成我的，而且就在那邊，就在軍艦上，他便帶個與我在依凡面上熟知的同樣的善意笑容，求我恕他的驚慌。

一班船員都面貌奇怪。便是那條船，行動上品格上已像個暴徒。全船身都已為海水所剝蝕，震鬆，不靠文明的陸地在大西洋的波濤中已徘徊了三年，——但是還堅固，仍不失為經走之材。篷索之間，從頭到底每個繩梯上都掛着酷似黑色的長纓絡的鯨魚口鰓；據說牠曾鑽過水底，披滿了一蓬海藻。

船內部裝載着所有他們捕得的大魚身上的油與脂。那已可當一份家產，船長就打算即刻回美國，他的埠頭加利福尼亞便是。

一批雜種的船員：有兩個是法國人，兩個美國人，三個西班牙人，一個德國人，還有一個中國人管廚房。再加一個秘魯“小拉” Chola（婦女）——與男子一



般半裸着身的，——便是船長的妻，她正在給一個在海上懷胎，出世兩個月的小孩子喂乳。

這個家庭的住屋是在梢上，板壁厚如城牆，門上包着鐵皮。屋內却是一個手槍，匕首，鐵鎚的軍械庫。小心得預備着；在必要時，我們還可在那裏圍困全體的船員。

好在執照是合法的。不掛旗是因為旗沒有了；最後一面已被虫蛀去，並把碎塊給我看了求諒解；的確是美國的色彩，紅白條子，星角兒。沒有話說；總之是準對的。

……古爾文問我認不認得不魯海士爾；我便同他講我曾在他老母簷下睡過一夜。我說：

——你就永遠不回去了嗎？

他對於這個回憶，還在苦痛，而且很慘酷；我看得很明白。

——如今已嫌遲了。入國境便要受國法，而且我已在加利福尼亞結了婚，我在沙克拉曼多已生着兩個孩子。

——你想同我去見見依凡嗎？

——同你去？……（他對於我的建議很吃驚，用個陰慘的嗓音低聲接一句。）同你去？但你當很明白……我是逃兵呀，我？

這時他是如此像依凡，這句話他說得如此像依凡，使我不好過。

總之我曉得他對自由之身的恐懼與自由之寶愛；我尊重他對法國國土的驚怕，——一只戰艦的甲板原來就是法國的國土；——在“潑利莫該”船上，我們就有執住他之權，國法如此。我說：

——極不然你想不想見他呢？

——我但願見他呀！……我可憐的小依凡！

——好吧，算數，我給你帶他來。他來的時候，我只求你勸他求上進。你懂得我嗎……古爾文？

這時却是他來握我的手了，就握緊在他的手裏。

## 八十六

我已接受了這鯨船船長家裏明天請的午餐。我們間竟出于意外的合得來。他雖全沒一點文明人的樣兒，但却也毫不庸俗。而且這在我尤其是帶依凡到他船上來唯一的方法。

昨日晨，我在日間等了一回子，尋這艘像野鳥般隔夜已飛去的鯨船。可沒有飛去，有人已看見牠仍在外海牠原住那邊，仍篷索間掛着所有的黑纓絡，赫然在大圓鏡的水面之上；這一天水花不揚，沉定平滑，如鎔

銀質。

這回請酒可非同小可，他們已在等我了。司令官爲謹慎起見，要叫載我前往的船丁都武裝起來，並隨時跟我就在那邊。恰巧那回事又經着依凡，我便叫他做船主。

## 八十七

船長穿着還算整齊的“洋鬼”(註1.)服裝，在船門口迎我；“小拉”變樣了，她穿一件紅綢袍，帶一條輝煌的卜莫陀島珍珠頸鍊；我不禁要驚嘆她多麼的美麗，她的身裁又多麼的完好。

現在我們已在包着鐵皮的牆壁驚煞人的居屋裏面。光線陰鬱而沉重；但打從那些厚厚的小窗口頭，我們還可看見些如在仙境的事物在炫耀：一片乳藍的海，平滑如凝翠，一個遠島，紫如霞彩，還有橙黃色的纖雲，在金綠的深天裏浮游。

隨後從開着的那些小窗口，從光線裏的這些凝眸處回過眼來，才又覺得這低矮，不正，在粗大的樑項之

註1 洋鬼 Yankee，英人學印第安人呼 English (英國人)之訛音以嘲美國人者。

下的屋子，並其中手鎗，匕首，鐵槌，鐵條，鞭子的軍械庫，更加奇怪。

這一餐中吃的是從檀香山保存下來的東西，東加大浦島的美菓，還有熱水海裏一種所謂“針魚”的細小魚兒；喝着是法國的平酒，祕魯的“比思谷”（Pisco）與英國的露汁。

伺候我們的中國人穿着一件天青色的綢袍，一雙厚紙底的靴。“小拉”唱一闕智利的柴瑪貴架（Zamacueca）一面搖着一串鈴子作和，其聲如一只細步的騾兒單調的擺搖。砲台的門兒大開着。幸靠我十六個武裝人員來前，臨下一番穩定，一番安靜的自在，真是極可感的事。

船頭上，“潑黎莫該”上的人與捕鯨漁夫們喝酒唱歌。到處都成好日子的樣兒。我就遠遠看見依凡與古爾文兩人並不喝酒只在閒談着散步。大一點的是古爾文，一臂擱在他兄弟的肩膀上，他兄弟呢，攔腰抱住他；他們倆離開了旁的人，散着步低聲在講話。

酒杯在奇形怪狀的舉杯祝福中處處在空了。船長起先是好像一尊不動聲色的河伯或海若的石像，現在活動了，帶個有力的笑聲笑了出來，使他全身都在抖動；他嘻開嘴來像一只大魚的嘴，而他就在那裏用英語講些奇事，這講的可已與我相忘了；他的談話又輕輕

轉到海盜上去……

那“小拉”回進她的房間裏，人家便去喚來一個刺花的水兵，叫他當席解了衣。這是要指給我看這刺着的花，刺的是一個獵狐圖。

從頸項起：騎士，狗，繞着胸軀向下馳奔轉來。

——你還沒有看見那狐狸吧？船長笑得更加歡快地問我。

看去要發現這一隻狐狸，那一定很可笑，所以使他未見先絕倒了。他就叫這早已醉了的人旋轉來，旋了好幾轉，按着這儘望下去的狩獵景子看過去。到了腰限近處，那就停住，預料那就要完了。

——喂！狐狸在這裏了！長髮的船長叫了起來，他野蠻相的歡樂已到了極點，前仰後合地笑的舒快得絕倒了。

被逐的野物已回入牠的地洞；我們只看見一半兒。這就是收梢時一大驚奇處。人家邀這個水手與我們一同觸樽飲酒，酬他祖示之勞。

這時要到甲板上去吸點兒清氣了，去吸一點晚上又雋蜜又新鮮的空氣。海老是這麼平靜而沉定，閃耀到遠處，反射出西邊最後的光輝來。現在人們在按着一支吹着水手舞曲的笛聲跳舞。

捕鯨魚夫跳着舞，向我們這邊射過貓兒似的眼光

來，一半兒有探奇的卑謙意味，一半兒有野蠻的輕蔑意味。他們自有弄潮兒從原人傳來的這些面目上的把戲；手勢則無往不滑稽，一種過份的花臉戲，好似野獸在自由中一般。他們是或仰後翻，翻得彎彎的；時或借天然的柔功，以狡詭的習慣，像大狸奴在白天光亮裏走路一般弓起背駝了下去。他們又應着這小小管樂聲，應着這稚氣的顫動的小笛聲，大家都轉了過來；纔有很正經，臂位莊嚴，腿作圓步，做出漂亮的舞者樣子來。

但古爾文與依凡儘是互抱着在散步。他們知道我快要走了，便趕急把所有還要說的話說出來，緊迫着作他們最後再難得的談話。他們在十五年前，當古爾文到不魯海士爾來像個放逐者似的躲起身住着的一天，曾經見過一面，那時依凡還小。現在不用說他們是永無重逢之日了。

忽見這班舞者中有兩個攙着腰的，滾倒地下，而彼此仍是扭結着，接着鬥打起來，咕嚕起來，驟然瘋狂起來；他們正待把們的刀互相向腰裏戳，而血水已在地板上染出殷紅的印色。

長髮的船長扯開了他們，把兩人都用海牛皮的鞭子來抽。他說：

——No matter, they are drunk! (沒有什麼他們是醉了!)

時候是應該走了。古爾文與依凡親了吻，我見古爾文在流淚。

我們正在平靜的海上回來，澳洋上最初幾個星已在放光，依凡和我說起他的哥哥：

——他不大得意。可是賺的錢倒還不錯；他在加利福尼亞有一所小房子，他就想回那邊去。但是那思鄉病把他攪糟了。

這船長曾矢言下一天同他的“小拉”到我船上來用午飯。但是隔夜那鯨船已開出洋面，消失在渺茫無際中；我們已看不見牠了。

## 八十八

——你也來拿你的“經家費”的嗎，苟梅那太太？

——你也爲這回事嗎，該同糾甫太太？

——你的丈夫在什麼地方也在航海，苟梅那太太？

——在中國，該同糾甫太太，“凱干郎”上面。

——我的那個也在那邊，苟梅那太太，他是在“薇虞施”上面。

這一段是在勃雷斯德伍德街（Des Voutes）上細雨之下，由兩個聲調驚人的混雜口音唱出來的。

這條伍德街上滿街的是婦人，都是從早上起就在一所難看的石砌房子所謂“海上人銀櫃”（la Caisse des gens do mer）者的門口等候着的。勃雷斯德的婦人，雖冷雨也倒不了她們的興頭，她們在晦霧之下擠緊着靠着愁人小巷的牆，足踏在水裏，在閒談。

這是一節的第一日。她們相率來領餉，而時候到了！大城裏所有這些黑暗的住屋裏又正在缺少錢用。

有丈夫在遠方航海的婦人，便來領她們的“經家費”，領這些水手捨給她們的餉銀。

領到手，她們便去喝酒。對面有一家特意來開在那裏的酒店。便是彼大文太太家，所謂“主母來”*À la mere de famille*者。在勃雷斯德就稱之爲：“經家費酒店”*le Cabaret de la delegue*。

苟梅那太太，臉子扁平如哈叭狗，大顎，凸肚，穿一件雨衣，戴一頂黑網藍底的軟帽。

該同糾甫太太，不干淨，面有菜色，樣子像個肉蒼蠅，在插着兩朵帶葉玫瑰的帽子底下露出一張瘦小的臉來。

時刻愈在近起來，這醉婦的人堆也在增大起來。銀櫃已圍困住了，門口還在發生爭鬧。櫃子窗洞將要開了。

依凡的妻子瑪麗，一手牽着小比埃，也在這骯髒的人堆裏。她有點兒畏縮，自己也覺得悽愁，她對於所



有這些婦人都有一些混糊的怕懼，她讓性急的走了過去，自己在落不着雨的一邊靠牆站着。

——進來罷，我的小太太，與其由着這趣小孩打得誰麼樣濕，不如進來吧。

原來是彼大文太太滿面笑容走到她門口來：

——要用點兒什麼嗎？淡一點的好嗎？

——呵，謝謝，太太；我不會喝，（瑪麗回答，她見酒店裏還空着，還是走了進去，生怕小比埃傷了風。）

——但是，不會攪擾你嗎，太太……

決然不會的，她一點兒也沒有攪擾彼大文太太；彼大文太太心很好，還請她坐。

現在兩個最先領到的，苟梅那太太與該同糾甫太太在進來，放下雨傘，入了座。

——太太！太太！“一開”放兩杯，立刻拿來！

不用說一開什麼：講的已很明白是酒了。

——這班太太在開談：

——那末，你丈夫在“凱干朗”上當什麼的呢，凱梅那太太？

——當桅樓頭目，該同糾甫太太。

——我的那個也一樣，他也在當桅樓頭目的，凱梅那太太！喂！（頭目們的夫人便大可以交杯共飲了）…

…那末，祝你，費克多依芙娜！

她們已在用小名相呼了。酒鍾空了。

瑪麗向她們轉過她清亮的眼來，忽然以一大番好奇心向她們打個量着，活像在看動物院裏的野獸。她隨即想走了。但是路上雨下得正大，而銀櫃門前，還有很多的人。

——祝你，費克多依芙娜！

——祝你，法蘭蘇亞時！

好了，酒壺要轉過來了。

這些婦人在談說她們的屑事：要兩頭接得上可還是很爲難呵！但是管他的！麵包店家先大可以等到下一節。肉鋪子的呢，可給他先付一點兒。今天是領餉日子，爲什麼不行一點兒樂呢？

該同糾甫太太帶個充滿了絃外之意的嬌笑說道：

——我而且還不算大苦，因爲，你要知道，我有個留在家裏的“退伍兵”（Veteran）他是軍港裏的伍長。

這已可聽得懂了。苟梅那太太臉上有個同樣的笑容。

——正與我一樣，我有個軍需官……祝您，法蘭蘇亞時！我的軍需官卻是個滑頭呢，你才不知道！……

而這一回體己話是公開的。

瑪麗凱瑪丹克站了起來。她有沒有聽得很明白呢？其中有許多字眼她顯然是不懂的，但那意義却很透澈，

而且還幫着手勢。可真會有婦人可以講這一類的事嗎？她就頭也不回，謝也不謝，出去了。臉兒羞紅着，覺得全身的血都在湧向她頰上來。

——你看見那人嗎？像蒼蠅子釘了她。

——啐，你要知道，她是鄉下來的；這人還戴着巴那雷克的兜帽，這人是不經慣的。

——祝你，費克多依芙娜！

酒店滿了。門口，雨傘在放下來，舊雨衣在搖動着；所有的婦人都進了來，酒壺在篩轉來。

而家裏呢，有小鷄作野狗遭災般的聲音在叫；有蒼慘的小孩子在呼飢號寒。——管他媽的，祝你，今日是領餉日子呀！

……媽麗走了出來，她看見一堆大兜帽的婦人，正站開在一邊讓些無恥的性急過去；她急忙向她們中間去站着，以便得個好伴儕。這其間却有城裏的好老婆婆，她們是來領她們孩子的經家費的；她們帶着像進城的鄉婦妝出來的這類莊重，冷峭的面相，站在她們的紙傘底下。

她在等候自己的份兒的時候，結識了一個名叫凱梅若的老太婆，這人跟她講她的兒子，“阿斯脫來”上一個砲手的故事。聽去似乎他年青青的時代，也曾犯過與依凡一般的毛病，後來一上年紀，他又頭頭是道

了；所以對於水手，總不用灰心……

不相干，瑪麗以她瞧不起這些勃雷斯德婦人的癡氣，正已打定了主意：無論如何得回到都爾文去；明天可去，明天就去。

她回到家裏，立刻就寫一封長長的信給依凡，說明她的決心。確實，就使勒古郎斯的房租再付三個月，而都爾文的小房子要完工還差得很遠；但她全可靠勤工儉用賺得回來；她又可以出工去，去摺縫本地的大紆領，雖是一種難的工作，但她用一種很細的蘆桿玩意兒的方法，便很做的如數。

然後她在信中把小比埃所能說能做的的新花樣一起講出來；她又以很天真的語氣說着她切念征人的情意；她放一掇從一個活潑的金絲小腦袋上剪下來的頭髮；隨即一起放入一個薄紙的信封，面上寫了：

巴拿馬法國使館

煩按程轉南海瀝黎莫該號桅樓頭目

凱瑪丹克先生 依凡收

可憐小信扎！誰知道她會不會寄到呢？那是辦不到的，看也可以看得出來。在五個月六個月中，她已骯髒而打滿了美國郵印，那或者才如數寄到，而給依凡把他

婦人的一片深情與他兒子的幾根髮帶將來呢。

## 八十九

一八八二年五月。

這晚在澳洋寂靜中，風漸在响起來了。在“潑黎莫該”所居的這動蕩的渺茫中，但見長長的蒼浪接連着在奔跑。南風潮濕而有冷意。

底下艙裏，笨徒勒希兒正趕緊要在天未夜時把一個屍體縫進帆上碎下來的灰色布片裏去。

依凡與巴拉大懷着恐怖站着看守他。這間屍室由一個手握苗刀的砲手守門，用別的帆布張起來的，地方很狹小，他們在裏邊便不得不擦近他站着。

這縫進這些灰布中去的就是巴拉才耳。他才死在一種從前在阿爾吉時一個尋歡作樂的夜裏染來的病裏……他已經痊愈過好幾次；但是沒救藥的毒還存留在他的血液裏，時時發作，終竟奪了他去。最後幾天，他已滿身惡瘡，他的朋友已不敢走近他身旁了。

還是勒希兒來縫他；所有旁的怕他的病，都不願意幹。他看人家答應請他的“兩開”酒面上，便擔當起了。

船的顫動在他工作中來搖撼他，攪擾他，又來混亂他手下的死屍，他真把這要喝的酒等得不耐煩了。

最先是那兩腳；人家曾命令他要縫得很緊，因為落死人時要在這上面纜繩的。隨後他才沿着腿縫上來；在幾重硬布包紮之下，屍體是已看不見了；只看見個淡白的頭顱在死後安息着，帶個沉靜的笑容仍舊很好看。隨即在勒希兒蠢然一起手處，他狠心地把一塊灰布扯了上來，而這個臉便永遠的蒙住了。

這個巴拉才耳，還有老親人在法國的鄉村等待他。

完事之後，依凡與巴拉大便出了尸室，在後面推着勒希兒的肩膀，推他到船頭上去，叫他在請他喝酒之前洗淨了手。

他們對於死的觀念，當然已改變了，因為巴拉大出門時以他的濮爾鐸腔調說道：

——啊！咄！人，你見嗎，就與畜牲一樣：行爲雖不同，但死了的還是一樣……

而他就以他所特有的笑聲來收梢，響得又深又沉，好似一聲咆哮。

在他的口裏，這句話並不算沒虔心；不過他總說不出好口氣來的。

他們兩人也很心痛，他們在哀悼巴拉才耳。如今這使他們生怕的病已經封固，已經忘去了；死者在他們的紀念中已脫去這臨終時的穢惡，已突然崇高起來；而他們再看他時，他仍如在強健的時候；他們想到了他，便

心要爲之軟起來。

## 九十

沒有個講究服裝的人  
得及一個水兵  
他要洗他的皮囊  
要經五六次水過……

次晨朝日初昇，風依然是清涼而活動。“潑黎莫該”以這跑步大漢有勁而柔軟的擺臀樣子，在征程中搖動着，跑得很快。船頭上值班的船員在唱着歌理他們的晨妝。他們赤着身，伸着有勁的臂膀，像是古代的人，正是在冷海水裏洗身；他們頭與肩膀沒在澡池裏，胸前鋪滿了肥皂白沫，隨即天真瀾漫地兩兩搭檔，彼此好擦背。

忽然他們想到了那死者，他們歡快的歌聲便停止了。而且他們已看見另一班人正奉了值班軍官的命令在走上來，向後轉排了隊，好像要檢閱似的。他們料到是何事，便大家走了過去。

一塊嶄新的大木板，橫放在遮簷上面，翹出着，在海面上作個稱盤，人家正帶一個樣子很重的悽慘東西，一個近似人形的灰布包稱碼放了下去……

待巴拉才耳躺上那塊新的大木板，所有水手們的帽子一時便盡行脫下，行個至敬的禮；一個領港誦了禱告，手做了十字，——然後，我一發號令，木板落下，但聽得水裏重重一個大浪花的聲響。

“潑黎莫該”仍舊在跑，巴拉才耳身體是已葬入這深闊無垠的大坑大西洋中了。

于是我輕輕像埋怨般向身邊的依凡重提昨晚的一句話：

——人就與畜牲一樣：行爲雖不同，但……

——啊！（他回答）說這句話的並不是我；是他。（他——就是巴拉大，——聽了這句，便回我們回過頭來。他在流着熱淚哭。）

這時我們担着心望着後面，因為浪洄裏如其有沙魚在那裏，便都一團血漬會浮到海面上來。

沒有，一點也沒有什麼形跡；他已安然沉到海底下去了。

不停的下沉，起先是像掉下去時那麼快；隨後慢起來，慢起來，在逐漸濃厚起來的沙泥層裏一點一點滯緩下去。這是在不可知的深窟裏作幾法里的神祕的旅行；太陽在其間暗起來，看去似乎是個淡白的月亮，隨即蒼黯起來，抖動起來，消失了。于是永恆的黑暗開了頭；水就在升起來，升起來，堆到死旅行家的頭上，好像一片



直上星辰的洪水狂潮。

但到了底下，掉下去的死尸却已沒有恐懼；物質本永遠無所謂絕對的污穢。在黑暗之中，水底深處不可見的動物將來包圍住他；奧妙的 madreporae 海藻便向他伸過牠們的枝極，以牠們活動的花朵千萬只小嘴巴來非常緩慢地吃了他。

這個水手的墳地是沒一只人手奈何得牠來的。下去睡得這麼深的人，便比別的死人更死；永沒有可以拔出他來的了；永不會再到地面上來夾雜進永遠在努力求復活而迎合着的這片陳古的人灰土中了。他已屬於海底的生命，他將在無色的石樹中，在無形象無眼睛的滯緩動物中過去了……

## 九十一

巴拉才耳海葬之日的晚間，依凡已帶了他的朋友巴拉大與他到我房間裏來。他們現在是全個舊夥伴中的碩果僅存者了：凱善爾，勒黑羅，長眠在海底久矣，他們亦然，也年青青就下去了；別的呢，或出洋經商去了，或回他們鄉村裏去了；都已如風流雲散。

依凡與這巴拉大兩個是很老的老朋友。走到陸上，他們會在一起，要一不合他們的意可不是玩的。

我這時還看見他們兩在吾前面，他們因為居處偏僻，兩人合坐在一只椅上，手仍舊照散步時的習慣牽着，眼睛用心地看着我。原來我今晚想給他們解說“人並不與畜牲一樣”，給他們講神秘的死後……他們呢，還簇鮮鮮有個死在記憶中，聽我講就驚詫，拘束在這片海靜後的一個晚間非常奇突的沉寂中，拘束在正打算諦聆祕奧的沉寂中。

我給他們抒說的這些小學裏早已講厭的老道理，還能使他們的青年頭腦得到印感……這魂靈不滅之說，或者已非常呆笨；但是那倒不會攪壞他們一點的。

## 九十二

浮着“潑黎莫該”的海，差不多長此碧青的：是好風佳日，無有盡時的區域。

有的時候，從這羣島走到那羣島，我們便須跨越赤道，經過廣大的死境，沉悶的光輝。

過後，待蘇人的熱帶風在這半球或那半球又吹動起來，待醒後的“潑黎莫該”又放開步跑起來，那時才翻然深感到走得快的趣味，深感到置身在這個顫震着，傾側着，宛同生物而聽命于你，活潑潑地長在行駛的大東西上的趣味。

當我們向東奔馳的時候，在這些熱帶區域是更逆風的；於是“潑黎莫該”一天到晚不厭不倦地與魚兒戲水般歡快地微搖着身體激着熱帶洋中滔滔捲捲的波浪前進。隨後我們掉轉了脚跟，順着風，遍體是帆，所有我們白色的篷一體展開，我們的步履還是這麼快，但已這麼輕捷，這麼滑潤，直使我們更覺自傲；我們前進如飛，我們行動兒像鳥兒揚着翅。

在水兵們呢，日子依舊是很相似的過去。

每天早上，起先是一陣注意清潔的費話，一打雜務就把他們忙住了。他們才睡醒，就見他們跳着，跑着，急忙開頭去大洗刷。他們精赤，帶一頂有絛子的軟帽，或者穿一件“打仗衣”（Tricot de combat 是圍在頸上的一小塊針編品，與嬰兒的紆項近似），就趕緊全身沒入水中。噴水管，水桶，都使勁的潑。他們趕緊着，潑到腿上，潑到臂上，混身淋漓，混身透濕，混身滾轉來，使混身都洗到；接着便把已經很干淨的甲板來，擦，揩，掃還要使牠干淨。

要差他們到桅杆上去做點早上工程，或者去放鬆帆纜，或者去扯正篷布，那時才打斷了他們；於是他們為禮貌故，便急忙于上去之前穿起衣來，而這奉命的工程結束得很快，就因為要緊要回下來在水裏玩兒。

這一行的人，臂膀有力，胸部團團；便是兩只脚，因

爲赤裸着攀爬慣了，也像猴子一般有點抓了。

將近八點鐘光景，聽得一有鼓聲，這個澡便須完事。其時熱烈的太陽正很快把所有被他們攪濕的東西都晒乾了，他們才開始去揩擦器械：銅的，鐵的，甚至簡單如環兒，都得明潔如鏡。每人都對小小的滑車，小小的物件站着，那些東西的整妝是特別可以信託他們的，他們用心用計揩擦着，時時退後去以一副專心的神氣看看亮不亮，好不好。而這班大孩兒周遭的世界，常常是這藍的圓圈，這不屈不撓的藍圓圈，這不盡的一無變化又一無物跡的炫耀而深沉的岑寂。

一無物跡，有的就只有箭一般行動的飛魚，快的使人只看見翅膀的亮光，就盡于此了。飛魚有多種：第一，頂大的，顏色閃青灰；其次是極小又極少見的，色彩如花團錦綉；看了牠們混紅的飛過，那才要奇怪；但你若想注視牠們一下，却已嫌太遲了；小小的一塊海水還在爆響，而且在閃着日光，好像是在一片大冰雹之下；牠們就在那地方沒入水去，但牠們已不在那地方了。

有的時候一隻海鷹——長是單獨的神祕的巨鳥——在極高處掠過空中，用牠薄薄的翅與剪刀似的尾巴直駛而去，急忙得好像有事情去似的。那時水兵們發現了這奇怪的旅客，便兩眼釘住牠直跟牠到看不見，而牠的路過便記上了船上日記。

但船隻是永遠沒有的；南方的海太大了；我們不會碰得見。

有一次，我們看出一個大洋洲的小島，四面圍着一個珊瑚白圈兒。在那兒住的婦女乘着划子在靠過來，司令官料到她們所爲何來，便讓她們登了船。她們身裁全都可驚，眼睛很粗蠻，在極厚的眼皮兒間半開着；齒很白，笑時直露到底。紅銅色的皮膚上，刺花非常複雜，好似藍花邊的繚絡。

她們的過從，就把水兵們守着的節操破壞了一日。隨後這才始入眼的小島，與牠白色的沙灘和綠色的棕樹，便彌小的在大洋之中逝去，我們也不去想着了。

在船上並不煩惱。工作與消遣儘夠送着時日。

有的時分，有幾天預定的日子，照“海上服務表”規定，准許水兵們去開他們貯藏瑣物的布袋（那就所謂：“袋邊去”者）。於是他們把所有他們在裏面以一番看了發笑的苦心摺疊着的小小事件一一陳列出來，一時“潑黎莫該”的甲板活像一個雜貨攤。他們打開了他們的針線盒，理出了些剪得細碎的小布塊兒來補縫他們在筋骨的力氣與不斷的行動中費得很快的衣服；有的水手脫光了身子正正經經在修理他們的襯衣；還有的用很特別的方法來燙他們的大領子（久坐在上面）還有的從他們文具箱裏拿了些可憐見的蓋着勃勒大尼及沿

海地方各處偏僻所在的郵遞的焦黃小紙兒來唸起來：這些是他們住在彼方鄉村裏的母親，姊妹及未婚妻寫來的信札。

後來，一聲警笛響了，——很特別，意思是：“收起袋子來！”所有這些東西如有神助般失了蹤，都摺疊起，包紮起，回下了艙底，放入標着號碼的格子架上，由可怕的憲兵用鐵鍊來關上了。

如其你沒有熟知他們，你見了他們，便會誤會他們聰明忍耐的態度；看他在這些小女兒的事情中，在這些嬰兒的展玩中這般認真，你才想不到這些青年怎麼一經放到陸上又可能變成原狀呢。

只有一個時分免不出是悽愁的，就是在晚禱將作，勃勃大尼人的十字手勢將完結，太陽已歿的時分；在這個時分，顯然他們有許多在思鄉了。

便是在這種光明動人的地帶，也總有這日與夜之間摸不定的時分，這時分可愁人。此刻但見水兵們的頭顱不能自己地轉過來對此注在西方很低地擦及水平線的最後霞光。

一片雲霞是總有着的；天邊水邊，最先是晦紅的，帶一點淡綠，帶上面帶一點橙黃；隨後散了便帶着暗灰，一條鱗黃，帶着淡影以至深黑昇了起來。最後一種慘黃色的反照仍剩於海上，在未有黑夜混糊的情調時還到

處在閃耀：這“白天”最後向曠大的深海上斜睨的一眼，好像有點兒淒慘似的，使人對此海水無邊，不由的要感然。這是心焦意亂的時分；這是水兵們發生個模糊的心思，覺得他們生活的奇怪與反乎自然，是他們想到他們僧侶式虛擲的青春的時分。有個遠處的女人影子在他們眼前經過，繚繞着一種醉人的風趣，一種雋蜜的柔情。再或者他們感覺上忽然混亂，夢想着最近一回陸上分散的以酒色來自娛自亂的胡鬧歡聚……

但過後便到了那真的夜，清涼而佈滿着星辰，而剎那的印象也就忘却了去；水兵們大家都到船頭上來坐着或躺着，唱起歌來。

有的勤務會唱很美的長曲，歌尾是合唱的。在這些夜間清朗的幽靜中，聲氣顫動而悅耳。

還有一個老兵官常常對一小圈傾耳的人衆講沒斷頭的故事：講的是從前美貌的勤務很確實曾碰到過的奇遇，說多情的公主帶他們到宮殿裏去。

“潑黎莫該”呢，儘管在跑，背後在暗中劃一條模糊的白線，步步消滅，宛如一條亮的尾巴。牠不睡也不息整夜的跑；不過牠的大帆在晚上已失去了牠海鷗般的白色，而在混糊的天光中，忽見其像影子戲般顯出蝙蝠的翅缺與翅尖來。

但是牠跑也徒然，牠總是在這一個像永遠跟着牠

移動，在開展的大圓圈中央。

有時這大圓圈是墨黑的，到處很明顯地劃着牠一點也曲牠不來的界線，齊着天上第一行的星辰，或者這曠大的圓周爲同化一切的霧氣所融和；於是我們覺得在一種色作青灰，星辰密佈的圓球裏跑，而以永碰不到這逝去的球壳爲異。

海面到處是輕微的水聲，海面隨時在響到無盡處，但是樣兒沉着，差不多是鎮靜的！牠發的聲音雄壯又不可捉摸，好似一張千萬絃的箜篌，拉弓在大不可思議中微微擦着。

有時南極的星放出很驚人的光芒；大的星堆閃閃如一片潔甸的粉屑，夜間一切的顏色都像在透明中照耀出奇異的光亮，我人疑是在這些神法時代，一切都因一個浩蕩洪恩而在放光；便會自問：怎麼難道萬物竟這個樣子炫耀嗎，將要發生出什麼來呢，怎麼回事呢……？可是一點也沒什麼，永遠不會有什麼；這是很簡單的，熱帶上就是這麼個樣兒呀。一無所有，有的就只是浩大的海，而長此的圓海面，絕對是空着……

這種夜分，是很美的暑夜，雋蜜，雋蜜，勝似我們六月間最雋蜜的夜分，但對於所有這批最大不過三十歲的人兒却不無有一點心亂……

這種和煦的黑暗，不禁會動人春思。我人在神魂繚



亂的夢兒裏自覺百骨將酥；感到兩臂在需求向一個渴念中的人形伸開來，以一片清涼難耐的無限柔情擁抱將來也！不行，沒有人，毫無……你得挺直身來，仍舊孤單着，回上這甲板的硬木板，隨就想到旁的事上去，唱起歌來……於是美麗的歌兒，或歡或悲，在海空裏振得更其着力。

可是當這種外洋面守夜的時候，在這船頭上却是舒服；那時露天受着夜間的清氣，這原質的和風從未在陸上經過，一點微生菌都不帶，一點氣味兒都沒有。當我們躺在那裏時，便漸漸失去了一切的意識，只有那速度，雖在我們無有目的，也不知在向何處去的時候，總是悅人的東西，——又當別論。

這班水兵沒有目的，也不知道他們在向何處去。而且人家已無論怎樣總不許他們足履陸地，那又有何用呢？這趨疾馳的方向與他們所處的無限深海的寂境，他們都不知道；但在淡蒼的黑暗中很快地向前直去，而自覺在行駛，那就是娛悅他們。他們唱着歌，一面望着這長此闖上前的船尖桅，及其二小角與上弦箭的姿勢，在海上面躡動，像飛魚的樣兒很快地拂着作聲的水。

### 九十三

在這“潑黎莫該”上，我的好依凡是一如他與我們所約，無暇可擊的。長官輩因為他的行為態度業已與衆不同的緣故，便也特別另眼看待他一點兒。而他在這勤苦的一行人中總居首列，使船主也自豪而道之：

——那，半個兒就是沙魚；那不怕的。

他又有了從前的習慣，在晚上我特爲他化費的時間內以狸奴的細步走到我房間裏來。他知道他一切都可以看的，便坐着念我的書本與紙頁；他要學會海軍棋來，便去放着子兒，量着拒離玩兒。他常常給他妻子寫信，而每每他那些被工作打斷的小信札兒混入在我的信件裏。從中我有一天找到一封，當然是要封固寄發的，信面上他寫着這樣一個怪地址：

勃勒大尼地界，都爾文，脫婁墨琉村，  
狼的居域，松鼠的教區，靠右在最大  
的樺樹底下，她母家

### 依凡凱瑪丹克夫人收

真想不到這個大幹兒依凡會寫出這些小孩子的東西來。

這次是他婚後第一次久離家園。他於這個已吃了他這許多的苦又把他這麼愛的少婦，遠遠地在切念起

來；現在她在這遠方在一個新的態度之下現到他眼前來了。

## 九十四

七月，——南洋冬天最壞的月份，——我們出了熱帶，回下直駛華爾巴來索（Valparaiso）。

我就得在那地方離“潑黎莫該”，搭一艘已在世界環行一周正待回勃雷斯德的大帆船。

此船名那伐崙（La Navarm）並有所有我們船上服務期滿的人們也奉命搭着；其中即有巴拉大在，他帶了他裝着金幣的腰帶上濮爾鐸娶他的西班牙小妻子去了。

我正如往常一般非常突然地向依凡告了別，司令官又向衆人說一遍，我就從好納角大道向法蘭西而去。

## 九十五

一八八二年十月二十日

.....

我記起在勃勒大尼這天了。瑪麗，阿娜，我，我們三人在灰色的天宇底下在都爾文這些樹林裏跑。

我頭腦裏還裝滿着陽光與碧海，而這快至在幾小時內忽地到來的勃勒大尼，完全如在我們海上做的夢裏……這地方的風光，我覺得似乎是第一次領略到。

依凡呢，仍在那邊，仍在大西洋上。但覺他是這般遙遠，使我感到孤單單在都爾文叢徑之間！

我們三人在這些綠徑中，在這灰色的天宇之下，跑的像發狂，她們的大兜帽兜着風。夜色立刻將暗下來，我們是要趁這日裏最後的時光去採集些羊齒葉與勃勒大尼的楓枝，我明天早上要帶在身邊帶到巴黎去的。呵！這些次行也，常是忽忽，萬物變色，對行將別去的東西勾起了離愁，而後來又將你丟向不知不識中去了！

兼之這一次晚秋悽絕；雖清涼還在，濃綠動人，差不多綠得有熱帶上的氣概，但是這勃勒大尼的天色，長此灰暗陰沉，而寒冬與枯葉的氣息又已經來了……

我們留小比埃在家裏，好跑得可以快一點。路上我們摘了最後發花的連翹，最後發花的紅雪蘭，最後發花的雛菊。

在窪徑之間，綠陰之下，我們遇見些長髮的老人，蝴蝶眼繡紉襖子的婦人。

這些樹林中有神祕的岔路。遠望有蒼翳的邱陵，起伏作單調的線狀，老是都爾文地方這無可紀年的地平線，就是這塞爾德人所曾得見的一個地平線，最後展望

出去，便都消失在晦暗中，消失在入夜的蒼茫情調中了。

呵！我親愛的小比埃，我一到這都爾文的路上時，把他抱到緊得怎麼似的呀！老遠我就看見這小哥兒在走來，我是不認得了，而他跳得像小羔羊般跑來迎接我。人家對他說：“那兒來的是你教父呀，”他就這麼跑起來。他已長大了，好看了，有一種更會混纏更會胡鬧的樣子。

我在這次旅行中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看見依凡的女兒小依芙娜，她是我們出去後誕生的，而她只到人間來在數月中倜促一現。如酷像他的樣兒；一樣的眼睛，一樣的眼光。一個這樣小的小傢伙與一個漢子的相像真像的奇怪。

一天，她忽然被一種嬰兒病所召，回到她所自來的神祕之國去了，這種病連那聰明老婆子和都爾文的大“女哲”（Penseuse）都不識。人家就把她帶到那邊教寺的牆腳邊去，而她酷肖依凡的兩眼從此長瞑了。

我們在這些樹林裏住去兩個鐘頭。晚餐之後，我與瑪麗才去在月光中看看他們的新居。

去年六月間我們丈量過的麥田的地址，現在已經高柱起依凡家屋的四壁；還沒有門簷，沒有地板，沒有屋頂，而在月光中就宛如一個殘址。

我們在中間的石上坐下，我們相對二人者還是第一遭。

我們就在講起依凡，那是不用說的。她以為我對於她在不明白中帶一種恐懼敬愛着的夫婿，知道得比她要深切，便黯然向我問起他，問起他的前程。我呢，就叫她放心，因為我也切望着：這海賊對於她是有良心有義氣的；那時既把他說到這樣，我們未了當很圓滿。

阿娜忽然出現，她來得無聲無息，要來偷聽，又要來嚇我們。她說道：

——呵！瑪麗，趕快換個坐位；你只要看看你背後多難看，你的影子！

我們實在沒有留意。原來只有她的頭是照着月光，帶着迎風搖曳的兜頭撲翅，在後面簇新的牆上印出一個很大很醜的蝙蝠影子。這于我們可大不利的。

都爾文有皮牛笛在響。他們倆送我回旅店，而此去我們必須經過一處月光中期不而遇的喜慶地方。這地方是有錢人家在結親，人家就在場地上露天裏跳舞。我與阿娜及瑪麗站定了看這一長行嘉伏德舞(Gavotte)跟着角喇叭(Cornemuse)的銳音打着轉跑着。婦人們的兜頭在風中與速度中飛也似的經我們前面過去，美麗的月亮照着，便顯得更白；在男子們的胸膛上，只見繡花披肩與銀鑲邊很快在閃光。

都爾文的那一頭，還有人衆。夜間村子裏有這片熱鬧，那便不像尋常的。還有兜帽兒在跑，在趕急着要去看個仔細。這原來是一班朝禮的從羅特（Lourde）回來，唱着聖歌進村。

——那邊兒發生兩樁奇蹟呢，先生，有人今朝從電報上聞得來的。

我回過頭來，就看見阿娜的未婚夫比埃凱約翰，他給我這個消息。

朝禮的在走過去，頭頸裏都有大串的念珠；背後有兩個病弱的老婦人，她們不曾痊癒，少年人便在臂膀裏帶了她們走。

次晨，高郎丁老人，阿娜和小比埃，穿着出客衣服用比埃凱約翰的坐撓馬車來一直送我到巴那萊克的車站。

我搭的一節車房裏，已有兩個英國老太太坐在那裏。

他們把小比埃，把他熟桃色的好臉兒送過來給自由車窗口接吻，而他看見了這兩位太太帶在她們雙開蓋的旅行篋中的一隻小團圓狗，便發聲笑了出來。可是他却因我要走正在不高興；不過這個口篋裏的這只小狗，他看去又覺得這般滑稽，使他不能回去了。老太太們却也在笑，說小比埃是 A very beautiful baby（一

個很美的小囡囡)。

隨後，勃勒大尼久已完結，我在那裏住上二十小時，次晨牠早已離我很遠了……

## 九十六

### 依凡來信

一八八二年九月曼爾浦

“愛哥，

“我要告知你，我們已到了澳大利亞；我們這一次橫航非常完美，而明天又須開船赴日本；因為你須知道我們已接到命令要赴該邦小轉一轉。

“我在此得你兩封信，得我女人的也兩封；但你在過都爾文時給我寫的一封，我唸得尤其要緊。

“愛哥，你船上的接替人完全像你；他對水手也很和氣。至于卜隆凱德先生的接替人就不無難攪了，但與我倒沒有關係。卜隆凱德先生的時候曾對我說他已舉拔過我，這事我很相信。大佐和別的人常常如舊；他們不時說起你，並問起你的消息。

“自從這可憐的尼司人馬沙諾在一天早上打雜務時經人在他的吊床裏發現出被殺之後，司令官就給我



做次官長的職司。我很歡喜這個職司。

“愛哥，在檀香山，水手們曾有兩次被派上岸去遊散，你想，沒有你在，我並不報名與他們同時上岸。我同時要對你說，勤務們在第二夜曾對德國人大開釁，有的受了刀傷。

“我也得要對你講，愛哥，你房間門上的名片還沒有除去，我想他們現在是忘記了。于是我晚間從後面底甲板上轉一轉去在前面走過。

“明年我們回來的時候，我希望得個恩假去望望我的女人與我的小比埃，以及我的小女兒；但這總是很傷心，然而我在未得退休之前，當然是永遠不會安靜的。從另一面講呢，我到了丟去藍領兒的時候，我的小比埃也將近要輪着去服役了，或且水澤這邊靠禮拜堂的地方我已有個位子：你當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位子。

“愛哥，你以為我也與你取同樣的觀念吧？不然，我好好兒對你講，我想的仍如我一向所想。

“至于那些‘可可頭’（註1）呢，我深信已沒得了，因為我們將不在加婁陀尼亞經過；但以後我或者能夠到那邊，我終于要買將來的。你如經過尤翰海峽為我到華羅

註1 很難看的人頭；加婁陀尼亞的流民以可可為之，上加眼睛，牙齒與頭髮。依凡想把來在都爾文放在他的扶梯上。

里去買一對，該地所出有‘法國八哥’（註2）頭的蠟，台那便使我樂極了。像那樣子的放在我家裏，便非常使我樂意。老哥，我正急于要佈置我的小房子呀。

“各種使我在夢醒時起愁思的事情中，最使我爲難的，便是我母親已絕不願意住到都爾文來。我覺得如其我自己能請一次假去看她，她與我，或者靠得住會來的。但從另一方面着想，那時我在不魯海士爾將沒有一人，而那樣，又是一件我覺得還是不去想的好的事情；因爲不魯海士爾完全是我的故鄉，你當知道。如其我能相信你常常對我說的，人死後會轉生這一點，那我自己一定還算得意。但是，喂，我看得很明白，便是你自己，你也不見得怎麼相信。可是我覺得很可笑，我又怕鬼，而哥哥，我還可確信你也怕的。

“我切求你恕我寄你的紙葉污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由于我之故；你要明白，我現在已沒有你那裏的公事桌使我像軍官一樣在桌上修書了。我還算安靜，是在我夜班末了在船頭上的坐箱上給你寫的，而這時笨徒勒希兒又給我碰倒了蠟燭。我沒有工夫以我時或用的方式作你覺得好看的小楷了。我寫得草草，我切求你恕我。

“我們明天早上一天亮就出發到日本這些地方去；

註2 桌狀的蠟台。

但我的信是請一個行將帶我們出去的領港遞送的。我攔筆開懷吻你多回。

“汝弟依凡凱瑪丹克”

“愛哥，我說不出多麼的愛你。

“依凡。”

## 九十七

一八八二年十二月

……我在濮爾鐸碼頭上經過。有一個穿得很漂亮的在向我走上來，脫下了帽子，伸出了手：巴拉大呀！——巴拉大改變了，他的黑鬍子已薙去，他的三十一歲年紀已揭下，他的藍領子不用說同時也揭下了；兩頰細心刮過，鬚芽新生，一個二十年華的少年郎君氣概。

仍舊是這般完美而高貴，但臉子更見和善，好似有喜星高照着在。

他才娶了那西班牙小娘子；他腰帶裏的金子已給他立了家業，他就在做“裝船司務”，似乎是一種很賺錢的行業，他的大力氣與他“整理”的才能在那上面用得很得法。他還逼得我矢口答應他于“潑黎莫該”回來的時候與依凡過濮爾鐸去看他。

這個人哪，他才得意呢！

而這弄潮兒的結局，使我起了一番思量。我在心裏自問，我這可憐見的依凡，既也以這麼好的心腸，于道義上絕沒有怎麼虧損，難道他結果不能一樣也有一天得點兒幸福嗎……

## 九十八

“電報”——勃雷斯德，“潑黎莫該”船上，交依凡凱瑪丹克。——  
一八八三年三月三日，都爾文。

“你已任命為副官。

“吻你，

“比埃”

這是歡迎他的喜報，他到來的吉辰；原來，“潑黎莫該”從牠大西洋上遠行歸來，在法國的風雨之中不過二十四小時。

而我從電報裏寄給他的金徽，却不似他從前的絨徽般給他打濕了的。——否，時候不同了；他躲到他視如自己的家室而放着他的衣櫥與袋子的下層甲板的一個角裏；他趕急走到那底下去獨個人與這堆上他身來的喜事相對，把這張為他開一個嶄新的新紀元的小藍紙條兒重番展誦起來。

以他過去的劣行，後來竟會如此美麗，如此出于意

料的！

我在巴黎爲我這把兄弟担保着他以後的行爲，費盡心計去請這個恩典。有一位好心腸的女子極肯爲我施展她很有力的手腕，於是依凡升級的事，雖然困難，也急升直上了。

而依凡所見他的幸運，各方面都不禁要看過去……第一，他本來要請個短假，說不定人家還大賣人情而准許了他，帶着他的金徽直赴都爾文；現在要遣他“候補”，起碼有三個月，四個月也說不定；他有整整一個夏天可在那已經竣工而正等他去佈置一切的小屋裏和他的妻兒一塊過着……其次，他們要是毫無差歉，正大可多錢……

可憐在他常常困窘的遊子的生平，從來沒有一個這樣美滿的時候，從來沒有像他的比埃哥才從電報裏寄給他的那樣一件深切的喜事……

## 九十九

當長風吹度我返勃勒大尼時，正是五月將冬，勃勒大尼春光最明媚的日子。

依凡在他都爾文的小房子裏安排好我的房間，一切齊備好等我到來，已有六星期了。

我搭的船離了地中海重入大洋，向北方的海港行去，到勃雷斯德來解散。

海上，五月十八日。——我們已覺到勃勒大尼近來了。天氣還好，不過總是沉靜而陰鬱的這類勃勒大尼好天氣。平定的大海作淺碧色，空氣含滷而新鮮，又有海藻的氣味，萬物都像蒙着一片很透明，很單薄的淡青灰的霧之幕。

早上八時，繞過奔馬克半島。玲瓏的花岡石，淒切的大懸崖，漸漸出現，漸漸近來了。

現在這些才是真的霧區，——不過很薄，是暑霧，——天邊遠處，到處都蒙着。

一時，我們經都倫口 Toulinquet，旋即入勃勒大尼。

五月十九日。——得八日之假。中午，我搭火車登程赴都爾文。

一路勃勒大尼鄉間都有雨。草坪上與陰山谷裏，無處不是水滿了的。

自巴那來克至都爾文，穿過樹林的馬車須一小時。我望前瞪着眼，向碧綠的天邊找教堂的石尖頂。

在露出來的便是了，在底下死沉沉的水潭中深深映着。晴好的天氣與一片淡藍的天色重又露出。

都爾文！……車停了。依凡一手牽着小比埃在那裏

等我。

我們倆相對而視，——起先，因為我們的鬍鬚之故，我們在那裏同時同樣的想發笑。那東西使我們變了相，我們相見覺得滑稽。自從水手們可以蓄鬚以來，我們還沒有見面過。依凡的意思以為那東西使我們的神氣格外活現。

然後我們接吻。

小比埃又變得更好看，更加大，更加強了！……我們一塊兒出發：經都爾文，那裏的老誠人認得我的，便走到門口來望我到來。我們在夾着百年古屋與粗石牆壁的灰色狹道上接連走去。我認得那側影像一只貓頭鷹的老太婆，她就是參預我“教子”的生辰的，這時從一個開着的窗口向我打招呼。大兜帽，紆肩領，襖子的鑲條，在深深的洞口，在黑暗的背景上顯出來，凡此種種，使我在路過時勾起了勃勒大尼所特有的這些已死的舊時代的印象。

小比埃，我們牽着他的手，現在走得像個大人了。他還一句話都沒有講，重見了我便有點兒感動了；可是原因却在此；他向我抬起他圓圓的臉來望着我，已像一個須要特為放在心上的朋友。和順的小小嗓子，我還不大聽得懂。他帶得好一口勃勒大尼腔呀！

——教爹，我的羊兒你給我帶來了吧？

幸虧我記得去年這個成約；這只爲我小比埃帶的輪子腳綿羊在我行李裏。我還爲答應過我另外這個大孩子——依凡——爲他帶了“法國八哥相兒的”蠟台來。

房子到了，暢快而白亮，簇新全新，連着四面勃勃大尼大式窗子，綠色的窗簷，開窗的閣樓，而背後呢，林木蔥蘢的天邊。

我們走了進去。瑪麗與小高郎丁娜在底下大灶廚房裏等候我們。

依凡立刻請我上去，原來他急于叫我觀看上面，觀看他們美麗的白色房間，紗的簾，櫻木髹漆的傢具。

隨後他就打開另外一扇門：

——現在，老哥，你這裏了！

他望着我看，留心着察視他們夫婦兩人迎合我的口味，費盡心血所得的結果。

我意感心動，走了進去。我的房間裏是雪白的，還聞着一股雋美的香氣，處處都是花，都是他們老遠去爲我找來的；爐台上的瓶子裏，插着留叟達 Reseda 花束與大簇的香荳花；爐子裏是塞滿了楓枝兒。

此外，至于置備舊傢具與勃勃大尼古玩，他們還決不定，好看些，潔淨些，合他們意的，他們一點也找不到，便很以爲歉。他們曾到庚貝去爲我買了一張床，與



他們那張一樣是清爽的櫻木，微紅的快意顏色。桌子椅子也都同個樣兒。最微小的瑣屑物件，無不細心陳設；牆上的塗金框子裏有我從前畫的圖，和我在我們同在“霧海”上航行時送給依凡的一個聖保德隆日光鐘塔的大影片。

底下，地板清潔如新木。依凡曾親自着意揩抹過，而且他每回上來，總換上了拖鞋，免使踏髒了他的扶梯，他說：

——你看，哥哥，這干淨得如像在船上。

還得到遍，看遍，便是裝着番茄與過冬用的木柴的開窗閣樓，便是像水手在聖母院掛的之願物一般掛着依在凡“潑黎莫該”桅樓上暇時編的一只小船的樓梯頂棚，都也沒有遺漏；此後看花園，水晶桃與菜秧都沿着嶄新的步道漸在茁芽。

現在我們上席了，依凡，瑪麗，小高郎丁娜，小比埃和我，圍着雪白的台毯，上面就放着餐事。依凡，我的弟弟依凡，忽然自己覺得滑稽，不好意思居於主人的地位。於是還是我不得不用起刀來，這因為是我平生第一遭，我也亂了。

這一餐我大嚼着使他們樂意；但這樣完滿的幸福，我覺得近在我身旁，而且我也有點兒份造成的；這片圍繞着我的如此深切的德意，所有這些，都使我感印得非

常奇怪。住在這些罕見的东西中間，那種種，如一種雋密的新鮮味兒般使我驚奇。

係凡像和我講私心話般低聲說道：

——你要知道，現在我和她禮拜日去做禮拜了。

他就向他女人這一邊微微做個小孩子聽話的腔調兒，以他素來嚴肅的神氣，便非常滑稽。而且他對瑪麗的態度也完全改變了，我一進門就看得很仔細。愛情終竟已好好兒來到這新屋裏來駐下。現在我這幾個好朋友在世上已不想再祈求更好的了；正如依凡說的，只要看“停止了那時鐘”，使他們這片好夢已圓的大歡快不再逝去。

他們在自己的幸福中也沉靜着，好似生怕話說得太響太快活，便會把幸福嚇走般的。

隨後我們又講起些死者。講起這小依芙娜，她是去秋不待“潑黎莫該”回來，依凡也不及一見就去世的；接着講起她的外祖父，那可憐的老高郎丁，他是在十二月寒天壽終的。

瑪麗這麼講：

——他這人本來這樣溫和，但是在末了變得非常難攪。他說我們不會服侍他，他但求叫他的兒子依凡來：“啊！要是依凡在這裏，他就會幫助我，他就會將我抱在他的好臂膀裏攙我回上牀去。”最後一夜，他無時

無刻不在喚他。

依凡就接口說道：

——最使我想到的我們的父親要難過的，便是恰正我走的那天，我們有點兒氣，就是會那分家的事情，你總知道吧？你才想不到呢，哥哥，這次與他說的話，我心裏常常要想起來。

餐事完了；時已黃昏，是五月中溫涼的長黃昏。依凡與我向教堂這邊走過去，去望那有花的土堆上一個白十字架：

“依芙娜凱瑪丹克，十三個月。”

——據說她完全像我。

依凡這樣說。而這小小的死者與他的相似這回事，又使他沉思不置。

看了這十字架，看了這着花的土堆，我們兩人都在思量這個奧妙：小女孩是他遺傳下來的血肉，有他那樣的眼睛，還有呢……差不多一個魂靈也同樣的，而已經付與勃勃大尼的黃土了。這猶如他自己身上的一點什麼東西已回下地去；猶如已經付給黃泉的預定金……

四年之間，遠遠在望的這個十字架將不復存在：人家將移去了依芙娜，移去了她的土堆與她的花。便是她的小小骨殖也將在教堂底下的積骨窩雜亂在別的骨殖中間，雜亂在古人中間。

能夠看見這十字架，讀出這小女孩子的名字者，還有四年……

這十字架就擦近在水潭邊上；映在眠靜而深沉的水中老高的灰色尖頂影子旁邊。土堆上，茉莉花開的雪白成簇，已在暗下來的夜色中模糊了。水潭似鏡，色蒼黃猶同晌晚日光垂滅時的天色；四望中，森林已黑成一片。

墳上的花卉，散出晚上的清香。——一片清靜向我們裹了起來，似乎又在深沉……

但聽得遠處梟聲，依芙娜的白茉莉花已模糊莫辨……夏夜已深入了。

那時，我們正想到死者時的這片沉靜中，忽地有巨聲一響，使我們吃了一驚。這是晚禱鐘很近，就在我們頂上鐘樓裏打起來了；空中就佈滿了沉重的振金之聲。

可是我們沒有看見一個人走進這關閉着的黑暗的教堂裏去。

依凡不安着說道：

——誰在打鐘？誰會在打鐘？……我是永遠不願幹這種事……我立定主意不准時去進教堂，便用滿天下的金子也買我不到！

……我離去了這塊墓地；顯然因為是聲音太大了；晚鐘在湖水中，在冥地中，在黑夜中以突然的響聲驚醒

人來。我們並不是怕茉莉白花的可憐小墳墓，但所怕的是在旁的，是我們周圍這些青草塚，這些陌生人的土堆……

十時，——我是第一夜去在吾弟依凡的簷下睡覺。

十時響了。——我們已道過晚安，但又有人來開我的房門。

——想起那些花了。牠們或者會使你不舒服；我們才想到了這上面……

他就全都帶去了，留叟達花呀，香荳花呀，便是楓枝束兒也帶走了。

## 一百

“時鐘”仍舊在走，而且走得還很快。我與人家說定的一星期一忽兒就要完了。

天天在樹林裏。——天氣是明朗的。——叢棘，連翹，紅雪蘭，全都開了花。

星期日此間有個大朝聖會，這在勃勒大尼這一帶也是最著名的；地址是在聖母堂四近，——這聖母堂孤立於樹林中央，好像睡熟在那裏，自中世紀以來就被人忘却了似的。

上一天，星期六，依凡，小比埃與我，我們恰巧在日

中謐靜的時候，來坐在這禮拜堂旁邊的影子裏。地方非常幽寂，高頭有上百年的老樺與梧桐，渾苔的粗枝灣拗似臂。

有兩個女人在到來，一個年青的，一個是很老而龍鍾了；她們穿着羅斯保塘的衣式，看去像是遠道而來的。她們手裏帶着大鑰匙。

她們此來要打開那長年關閉的古聖堂，準備起明天致敬的祭壇來。

我們從樹下與窗洞半暗的綠陰中看過去，見她們正在陳舊的男男女女聖像四面忙着拂拭，揩抹；然後打掃積滿塵埃的石版。

聖母堂跟頭，有一個死人的頭顱，是人家從樹林裏檢來好心放着的。這凹陷的頭蓋，已綠朽透了，正在廟堂裏面用牠兩個黑洞眼望着我們。

——教爹，你說，這是什麼東西？……人家在地上檢來這臉子，你說呀？……

是小比埃在模糊中懷疑這從未經見的東西，這于他好像在地下所居的悽慘事物中第一次的發現……

在這朝禮的日子，天氣稍覺陰鬱，然不失為佳日。

十點過了，皮牛笛已在廟堂前面大橡樹底下吹起來，——嘉伏德舞也在青苔地上旋轉來了。

勃勒大尼夏天的這種我不知什麼是悽然的，不知

怎麼說的好，總之是萬物都在其中的一種混和：有這種涼爽長日子的風味，最不可多得而又最快過去；有鮮嫩的茂草，開得紅花無限；更有一種“往昔的情調”，沉眠着，到處在發散。

都爾文這古邦，森林中就已有北方的黑皮松樹，夾雜在老樺梧桐之間；勃勒大尼的鄉野，在昔日是人家所常常特別提到的……

大石上鋪着有灰色的霉菌，雜如老人的鬚鬚；平地上，紅蓬樹的平地上，有岩石頂着古土露面。

這種種便是此邦給我沉靜與鎮謐的印象；也是一種羨慕林中廟堂跟頭青岩底下這一種安息之為最美的感想。至于在依凡看來，所有這種種便更其模糊，更其難以抒說，但又是更其深入，正如我在孩時看出來的一樣。

看了我們這樣兩個人坐在這些樹木間，坐在這些晴明的夏日的沉靜中，人家才想不到我們從前會是怎等樣的少年人，我們過的是怎等樣的生活，也想不到往昔我們兩個初時很不同又很相像的癖氣彼此衝突，兩人間演過怎等樣的把戲……

每晚很短的一段未睡時間，我們與小比埃玩一種都爾文的遊戲，非常有趣，就是兩手執住下巴，不准笑，從頭到底背誦一節長故事：“我掇住你小猫鬚鬚。我兩

人看誰先笑，等等。”這種遊戲，小比埃總是得法的。

此後就是“體操”。依凡用他的兒子來操，旋他，轉他，頭在下，腿在空中，握着他的臂膀，把他舉得很高：“你說，我的小比埃，你的臂膀幾時與我的一樣？回答吧：永遠不會！呵！永遠不會有你那樣的臂膀，我的父親；我一定不見得有這樣苦的。”

待依凡弄得頭髮蓬亂，鬧了這一陣子鬼疲乏了，便整整衣服，帶副老正經神氣說道：“算了！小比埃現在體操完了，”於是小比埃帶了這一臉使人見了便無求不應的笑容向我走來。“那要輪到你了，教爹，怎麼樣？”這體操便再開場。



鐵面無私的大時鐘還是在走；幾小時內，我就要去了，而我弟依凡，也一忽兒就要走，兩個兒都要遠行到不知何處去。

其時是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晚上。依凡，小比埃與我，到凱梅楠老人的茅蓬裏去，我要去向這瑪利阿娜老祖母辭行。

她現在獨個人住在這些成蔭的巨橡之下，那滿頂苔痕的蓬子裏。比埃凱勃拉與阿娜在春天結了婚，在村



子裏造下了一所與依凡一樣的石砌真房子。所有的孩子們全走了。

可憐的茅廬，洗禮那天是美麗的兜帽，白色紆領，多麼熱鬧！一切都已烟消雲逝；如今是又空洞又靜寂了。我們坐在橡木的舊凳上，臂撐支着我們從前大歡宴過的桌子。這位祖母坐一只小凳，低頭在捲她的紡錘；她的狀態已經是龍鍾而迷惘了。

太陽雖還不甚低下，但這裏已暗了。

我們環周所有的就只是從前的東西，都是可憐見的，粗毛的。很蠢的唸珠，掛在石砌牆上粗陋的石塊上；隱僻的暗角裏，見有在冬天檢拾來的橡樹皮，和墨黑而積着灰塵的古式的粗陋的家用舊器具。

我們從未對此一切的多麼過時而離我們多麼久遠，感覺到如此其深切。

這是往日的老勃勒大尼，一忽兒就要死了。

天光從烟鹵裏散下來，綠的色調，自高處落在灶石上，從開着的門口望出去，看見勃勒大尼的小徑，羊齒蘚蘚之間，帶着一片夕陽。

我們到這祖親家裏來的這回拜訪，我與依凡是想的呆了。

這位老祖母瑪利阿娜又只會講土白。依凡時時以這種古語來問她話；她回答起來，帶着笑，神氣像看

着我們而得意的；但是談話很快就煞住，靜寂又回復了……

晌晚來捉摸不定的愁緒，在這快就要倒在路邊，要與其舊主同歸傾圮而不復再興的老住屋中的沉夢。

小比埃也與我們在那裏。他很愛這個茅舍，很愛這位由他頑皮而帶敬意的老祖母。他尤喜這上世紀的作品而他生時曾放在那裏面的橡枝小搖籃。現在他比他的搖籃長了，但他坐在裏面當個搖椅，張開清醒的黑眼睛來四顧自得。現在祖母區偻着腰，紆肩領下駝起了背脊，親自來搖着他逗他樂。她唱着歌搖着他，他呢，時時在這輕輕的歌聲中發出他小孩子的笑聲來。

善度兒，茄來兮香！善度兒，茄來兮雲頭！

唱吧，可憐的老太太，用你破啞的嗓子顫抖着唱着古搖籃歌吧，唱着你的小孩子們已不復懂得的遠從已故的世人的黑夜裏傳來的調調兒吧。

善度兒，善度兒！茄來兮香，茄來兮雲頭！

我們就在向烟鹵裏借着自高落下的亮光等着看矮魔與仙女。

外面，太陽老在把橡枝，羊齒與蘚蘚塗金起來。

裏面，這孤另的茅篷裏是一切都奧妙而黑暗。

善度兒，善度兒！茄來兮香，茄來兮雲頭！

仍舊搖你的小孫兒吧，白紆領的老太太呀。勃勒大

尼歌一忽就要完了，而老勃勒大尼人也將同歸于盡。

現在小比埃拱起了雙手在做他的晚禱。

他以一種和順而夾着許多都爾文音的嗓子，望着我們一字一字重述所有他老祖母知道的國語：

——吾主，吾慈悲的聖母，吾慈悲的聖阿娜，我求你們保佑我的父親，保佑我的母親，保佑我的教爹，保佑我的祖父母！保佑我的依芙娜妹妹……

依凡莊重其聲接一句：

——保佑吾在海上很遠地方的古爾文伯父。

還有更注重者：

——保佑吾不魯海士爾的祖母。

——保佑吾不魯海士爾的祖母(小比埃重述一遍)。

隨後他不要等別的句子來重述，兩手仍舊拱着。

但依凡回想到這刺心的事情上，他的母親，他的茅篷，他兒子才認識一點而他說不定不復重視的不魯海士爾村子，一一都想起來，他眼淚也幾乎出來了。他們出了門，海上的紀律將他們與他們親愛的父母生生分開，父母者只稍稍會給他們寫寫信，往後他們就不復再見；海邊上的兒郎，水手們，就只有如此樣的一生。

我望着依凡，而我們好像能在無言中彼此會心，我預先就很覺到他所思何事了。

今天他在夢想之前是很得意着，許多悽慘的事情都

已拋開，已解除，可是，以後呢？他在那裏又忽然沉落在不知什麼對過去與未來的胡思亂想裏了，怪愁的，而以後呢？

善度爾，茄來兮香！善度爾，茄來兮雪頭！

老太太白紆肩底下駝轉了背，在唱。

以後呢？……只有小比埃正在發笑聲。他壯健，黧黑，又活潑的腦袋左右轉着；他漆黑的大眼睛裏還有那歡快，那簇新的生命之火。

以後呢？……廢棄的茅廬裏一切幽暗；看去好像器物都帶着往日的奧妙在相對談說；夜色將在大樹上罩下來包圍我們。

以後呢？……小比埃大起來了，在海上跑了，而我們，吾弟，都將過去了，而我們所愛的一切也都與我們同歸于盡，——最先是我們的太太，——隨後是一切與我們自己，茅廬裏的老太太與城裏的老太太沒有分別，老的勃勃大尼亦然，而一切，而一切世上的東西！

善度爾，茄來兮香！善度爾，茄來兮雪頭！

夜已至，一片驟來的深愁，襲住我們的心……可是今天我們却得意。

—〇二—

賽爾德人在一個棋佈着島嶼的  
海港之內，在一片浸雨的天宇之下，  
才要悔惜這三塊粗石頭了。

弗羅貝爾，‘沙爾普’。

我們兩人走了出來，把小比埃留給他的祖母。我們  
踏着綠草徑，在老樺與梧桐的濃蔭下走去，在晚來响曉  
中遠遠聽得古搖籃擺動的聲音，老催眠歌和小孩子發  
笑的聲音。

外間還在大白天；已很低下的太陽，儘在沉靜的鄉  
野上塗金。依凡道：

——我再到聖愛羅娃廟（註1）去吧。

此廟一直在小山高頭，爲時很古，苔痕斑剝，霉菌  
成叢，在樹林中央關閉着又奧妙，長此是孤單單的。

牠一年只一度開門，作這“馬朝聖”會，四面八方的  
馬兒爲牠們唸的彌撒懺時候便都到來。這時朝聖會已  
截終，路草還被這些到來的畜牲足踐過來。

這晚上，這廟堂的四近沉寂得奇怪。樹木葱蘢的天  
邊，安安靜靜伸展到遠處，似已入睡；這又似乎是我們  
生命的响晚，而我們只有在長眠中睡着，看着夜色在勃  
勒大尼的鄉野上罩下來，把我們緩緩地蠶滅在這片睡  
着的自然界裏。

註1 聖愛羅娃 Sainte—Eloi 卽聖母。

依凡呆頓頓說道：

——……不相干，我以為我歸老的地方還是在“那邊”，（“那邊”是指不魯海士爾）使人家放我在凱葛理斯德禮拜堂近邊，那地方我指給你看過的，你知道吧？是的，我一定要死到那邊去。

那凱葛理斯德禮拜堂，在貴羅地方，陰沉的天宇之下；那鹽水湖，那湖心的石島，睡在灰色的平面上的伏獸……若干年前一天我看見的這個地方，現在都重現到我眼前來了。是呀，我記得那邊才是比埃的故地，才是在等候他的鄉土；當他遠踏重洋，在夜裏，在遇險中，他所痴想着的，就是這個墓地。

——依凡，我的弟弟呀，我告與你，我們都是小孩子。常常無端的會非常快活，我們在不期而得的一個平安而幸福的時光，忽然又惶惑起來，又愁慘起來了；這還是我們失于缺乏習慣之故。

“看了我們這樣子，誰會疑我們僅僅爲了夜的來到與樹林裏的沉靜，竟開着眼在做夢呢？”

“你想吧，我們差不多已各有三十二歲的年紀；我們當前，壽數正還很長着，而正還有行程，險遇，悲痛在來；我們每人正還有陽光，有愛情，有甜醉，誰說得清呢？說不定我們兩人中間還有把戲，有反抗，有決鬥發生呢！”

如上所述，極少有字句脫漏去的；所有這一番話，全落在他夢想的中心。

於是他以悽然相責的神氣答道：

——哥哥，你須明白，我現在至少已經改變了，像有點兒“什麼東西”已告完結；你所要講的不就是那回事嗎？

我呢，就握着我弟依凡的手，正想如傾心相與的人一般微笑起來。

生活的史蹟，也大可以與書本的史蹟般隨意中止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6424B



No. 0404

我弟伊凡

實價九角

原著者	譯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出版者
張人	洪雪	現代印刷公司	現代印刷公司	現代書局
FOH				
權	帆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漢口	廣州	北平	南京
香港	廈門	重慶	杭州
洛陽	福州	鄭州	開封
雲南	汕頭	成都	九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0, 11, 15, 初版

1933, 4, 10, 再版

1001—2000 冊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廿一日出版

\$0.90